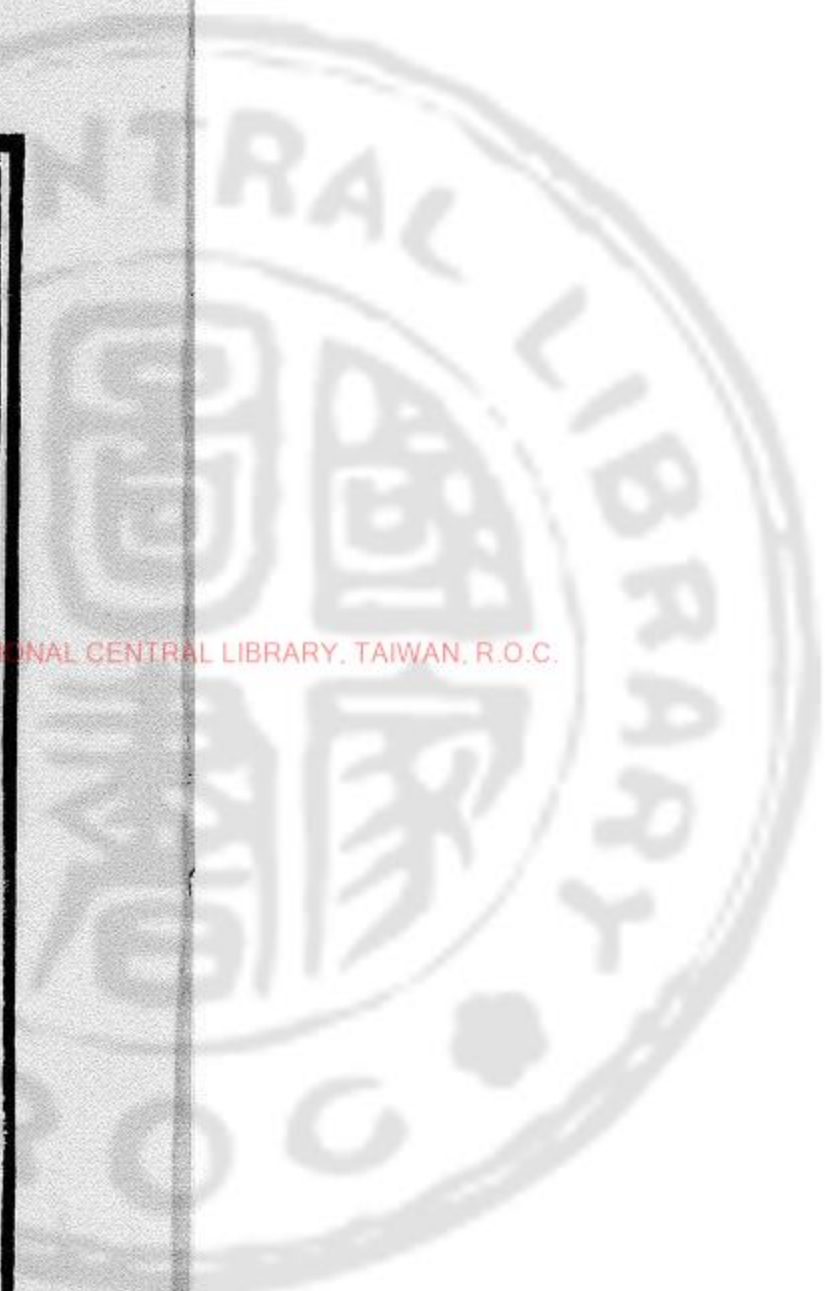


敬鄉錄

提要

謹案敬鄉錄十四卷元吳師道撰師道字正傳
婺州蘭溪人至治元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以
宋婺州守洪遵東陽志所記人物有遺闕因集
錄其鄉賢梁迄北宋每人先次其行略而附錄
其所著詩文亦有止著其目者明正德間金華
守趙鶴有金華文統十三卷蓋祖是書為之然
較之是書既多複出復有闕遺如是錄載潘良
貴矯齋記靜勝齋記答雷公達書君子有三戒



說四篇而文統止載矯齋記及答雷公達書三篇刪汰殊無義例是錄實為博要金華代出碩行師道所錄全在元人以前文獻傳流尤可貴惜若宋方符所編宗忠簡遺集師道謂不及見故集中封事諸篇此錄不載然此錄有贈雞山陳七四秀才五言一首輯諸賢小傳猶在宋史未成以前故多有異同參互之事若謂梅執禮密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入金營劫二帝歸范瓊以為無益獨吳革與趙子方結軍民得衆數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懼使瓊泄謀于金師宋

竊香窈窕

史及東都事略本傳俱不載其詳附見於此又若宋史載嘉定十四年三月丁亥金師破黃州知州何大節棄城遁死己亥金師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死是錄載李誠之死事與宋史合而于何大節之遁是錄初護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復自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金師擁入大節死于赤壁磯下則大節實未嘗遁此事與宋史頗異亦可以資考證元好問中州集為世所重以其詳于篇章並核于事師道此書又豈出好問下歟

敬鄉錄序

宋紹興二十四年婺通守洪遵修東陽志其記當代人物僅僅數人蓋斷自渡江以前理則宜然而其所記有下及紹興者又不盡用此例則所遺固多且仙釋之徒與賢士大夫孰愈若滕章敏宗忠簡輩又皆出乎其前而不見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稗官小說怪誕猥褻之事涉于婺者悉不棄博則博矣無乃詳于所不必錄而略于所當錄者乎按吾婺昔隸會稽後為東陽郡以至千今千幾百年矣晉魏以前如江洽中王徽士非劉孝標之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亦失考而賴是以傳然猶

不得其名信乎記載之不可闕也況自宋中葉以來材
賢繼出其顯于靖康矣紹之際者皆生于嘉祐以後涵
濡之深風氣之開豈苟然哉忠義功名宗公當為第一
下逮乾道淳熙呂太史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代
視前世又遠過焉于是名卿賢相牧伯大魁碩儒名人
偉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公魯齋
王公則又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
盛矣哉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
不遂泯沒無俟纂集可也特沈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
道殆絕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真逝者有知豈無憾于冥

藕香菴鈔

冥耶愚不自量既集錄蘭溪諸賢因及一郡茲事體重
而聞見單寡不能盡知故所錄僅止此方且與同志博
攷而具載之非敢有所取舍也然初意主於表微而并
及顯者其或人文俱顯錄所弗及者亦不無微意焉吁
士之傳世視其所立而已是編不因予錄而傳者固多
因予錄而傳者間一二然亦非區區之愚所能使傳也
夫何嫌于僭哉

敬鄉錄

卷一

元 吳師道 撰

梁劉峻字孝標平原人隱金華山事見本傳及文選注
孝標所自序郡志山之紫微岩乃其講授處清修寺
即故宅也峻嘗撰類苑一百二十卷不傳世說注行
世諸文間見文選獨山棲志一篇傳云其文甚美近
出金華智者寺經藏函中人罕見者按柳子厚龍城
錄記隱金華山者漢劉仲卿也愚考昔人謂龍城錄
唐志無之乃王銍偽撰或云劉燾今志中敘近代江

治中王徵士而不及仲卿尤足以表其妄也但其間
有云帝鴻鑄鼎山號雲雨師乘煙者且三國以來處
屬臨海縉雲為章安縣地方不與婺相涉何為引此
赤松乃皇初平之號非神農時雨師竊謂吾邦以文
名前代者寔自峻始而此為金華山作既足證偽書
之外他奇古清麗之語甚多不當以此微疵棄也

山栖志

夫鳥居山上稽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
蓋其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
行藏紛紜顯晦踏駁無異炎火水流員動方息斯則廟

藕香菴鈔

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
足謂毛衣瘡痂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
雲臺水屋望絕高蓋青組且沾濡霧迷彌願間逸每思
濯清瀨息椒邱寤寐永懷其來尚矣矧專溢壤民欲天
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山金華東陽實會
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臯壤塊鬱若其羣峯疊起
則接漢連霞喬林繞澗則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
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嶮神居奧宅是
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烟故澗勒赤松之名山
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

龍蟠鳳棲咸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
華山右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牒左元放稱此山
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岩山
山色紅紫遂以為稱靡迤坡陁下為深渚噴岈隱嶙上
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進曲路迴隘魚貫而升路側
有絕澗閑聞哮壑俯窺木杪焦石色匪獨危懸至山將
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隱脈予之葺宇寔在斯焉所居
三面迴山周遶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矣
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清流泉清澗微雲滴漉生嚮白波
跳沫洶湧成音漕漕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于軒甍激

寫香窈鈔

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羸楓椅櫪之樹梓
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鍾結朱寔包綠果搖白
蒂抽紫莖楠蠹萃蹲捎風鳴籟垂條欄戶布葉房櫳中
谷澗濱花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水動則有菴梁
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蓉紅花照水臯
蘇縹葉從風憑軒遠眺蠲憂忘疾邱阿曲陵衆藥灌叢
地髓杭荃山筋抽節金鹽重于素壁玉豉貴于明珠可
以養性消疴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
翾禽翔鳥風胎雨驚綠翼紅毛素肉翠鬣肅肅切關關
好音馴狎池園旅食雞鶩若乃魂日伺晨響類鐘鼓鳴

竚候曙聲象琴瑟玄猿薄霧清轉飛梧乘烟水吟嘈噴
颺曉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黃宅東起招
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列景邃宇凌空博敞間虛納祥生
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
覺詆訶五塵郁烈戒香浴茲定水至於薰爐夜爇法鼓
旦聞予跼履摠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每聞
此河紛更彼岸永寂熙然若春臺而出宇宙惟善是樂
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雨蕙棲茵
榭隱暖林篁飛觀列錢玲瓏烟霧日來却粒之氓歲次
祈仙之客餐餐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雲裳乘龍馭鶴

藕香窈窕

觀下有石屏聳峙中局刻削頗類人工濯流淥瀉洑涌
決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修竹檀欒蕭颯
被陵綠阜竹外則有良田區毗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
腴鄭白史漳莫之能儼紅粟流溢鳧雁充厭春蟹旨擅
碧雞冬簋味珍霜鷄角中升於邱嶺短褐出自中園苑
蔣逼側江湖菅蒯駢填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
阜寔藩籬充伊崖嶽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齊清
觴新熟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樽置爵
酒酣耳熱屢舞謹叟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嗚喙謳歌舉
栢相酬人生樂耳此懽豈訾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為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非辱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嵇生齒劍揚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古風

自昔厭喧囂執志好棲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耕鑿石窺嵯嶢開軒望蕝薊激水欄前流修竹堂陰植香風鳴紫翼高梧巢綠翼泉脈洞杳杳流湫下不極彷彿王山猥想像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曉吸雲霞色將御六龍興行從三島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右靈岩古剎聞昔乃孝標之故宅此地上接紫薇岩

藕香窈窕

雙龍洞天想其一時飛屐上下千峰紫翠之間左浮邱而右洪崖風致猶目前也雖遺迹不可追企而泉石景響常存寺之法堂重葺以山栖志舊文鏤之此文雖齊梁間餘體而古雅特可喜中所謂流湫者蓋洞天之水也

咸淳丙辰良月之三日北山何基識

右兩篇詳略不同而詩又前篇所無或者何先生節取天文抑別有所傳耶兼其題引文字特亦小異今並存之以伺知者師道識

唐駱賓王義烏人仕至臨海縣丞事見唐史本傳及郡

志有集十卷類說本事詩紀宋之間遊靈隱寺夜吟
得首聯有老僧坐大禪床上續之終篇遲明訪之不
復見寺僧曰此駱賓王也徐敬業之敗與共逃將帥
慮得罪求類二人者函首獻故敬業為衡山僧賓王
亦落髮徧遊名山按傳稱賓王亡命不知所之蜀本
集序亦云廣陵起義不捷遁逃其說皆合云

靈隱寺

鷲嶺鬱宮堯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桂
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
花更發水輕葉互凋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

鷲香窈鈔

在軍登城樓

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

挑燈杖

稟質非貪熱焦心豈憚熬終知不知潤何處用脂膏

易水送人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詠塵

凌波起羅襪含風染素衣別有知音調聞歌影自飛

玩初月

忌滿光恒缺乘昏影漸流自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鉤

螢火賦 并序

余猥以明時久遭幽紲見一葉之已落知四時之將終愴然客之為心乎悲哉秋之為氣也光陰無幾時事如何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務嗟乎緇袍匪舊白首如新誰明公治之非孰辨臧倉之愬是用中宵而作達旦不暝觀茲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夫類同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而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苟有會於精靈夫何患於異類況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物之萬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知也

藕香菴鈔

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沿情而動興理因物而多得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爾

伊玄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順陰陽而亭毒資變化而涵養每寒潛而暑至若知來而藏往既發揮以外融亦含光而內朗若夫小暑南收大火西流林塘改夏雲物迎秋忽靈虛而赴遠乍排叢而出幽如火色之宵映如夜光之暗投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槐榆而焰發若改燧而還周繞堂皇而影泛疑秉燭以嬉遊點綴懸珠之網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興或聚或散居無定所習無常玩曳景周流飄光凌亂泛灑乎池沼徘徊

徇乎林岸狀火井之沈熒似明珠之出漢值衝颺之不
烈逢霖雨而逾煥炤灼兮若湛盧之夜飛灼爍兮象招
搖之夕爛與庭燎而相炫然重陰於己昏共燭火而齊
息避太陽於始旦爾其光不周物明足自資偶仙鼠而
伺夜對飛蛾之赴燬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
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隨隱
顯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
遷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煙不貪熱以苟進每和
光而曲全豈鎔金而自鑠寧膏火之相煎陋蟬蛸之習
蛻怵螻蟻之慕羶匪傷蟬蛸之夕不羨龜鶴之年搶榆

蕪香菴鈔

飛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遙之異
筌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乃若有來斯通無往
不至排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自致匪偷光於鄰壁寧
假輝於陽燧終拘己以致能靡因人而成事物有感而
情動迹或均而行異響必應之於同聲道固求之於同
類始未明於趨舍終詎識其指意子尚不知魚之為樂
吾又安知螢之為利高明兮有融遷變兮無窮牛哀倏
而成贅呼火反羽泉忽兮生熊血三年兮藏碧魂一變
兮成虹知戰場之化燐悟冤獄之為蟲役翩翩之弱質
尚矯翼而凌空何微生之多躡獨宛頸以觸籠異壁光

之照廡同劍影之理豐覬道迷而可復庶鑿幽而或通
覽光華以自照顧形影而相弔感秋夕之殷幽嘆宵行
之熠燿熠燿飛兮絕復連殷憂積兮明且煎見流光之
不息愴驚魂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同奔電兮忽焉倘
餘輝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然

為徐敬業討武后檄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亮太宗下陳曾
以更衣入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
後宮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
能惑主踐元后於葦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

竊香影鈔

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神
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
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
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
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
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
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
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歸心爰舉義旂以清妖孽南連
百越北盡山河鉞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
積靡窮江浦黃旂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

氣冲而斗斗平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室或叶周親或因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勲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上吏部裴侍郎書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

竊香窈鈔

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覺前事每讀書高堂九紐曾與有北向之悲積粟萬鍾李路有南遊之嘆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哀事荷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惻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乏毛薛之游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伯衡才揚已歷試公卿不汲汲于榮名不戚戚于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儼人即多慚阮瑀入幕則高謝郝超夫聶政荆

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威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于下官見接以國士當隔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德所以遂巡于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糗無甘旨之膳松楸缺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必天地故寢食夢想夢想嚙指之戀徒深歲時丞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逾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輿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與哀者哀

藕香菴鈔

聲可以應水石感于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王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者哉倘有乾沒為心脂韋成性舍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馳驅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以自效則明公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門之望就令懼

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賞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
君侯情深錫類道切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倘矜犬
馬之微願閔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
有望老母知歸賓王知罪再拜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著玄真子十二卷及大易十
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嘗居越州東郭又往來苕霅
間事詳見唐本傳及郡志

漁父辭

憲宗嘗求詞李德裕為潤州刺史得之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
風細雨不須歸

鷓鴣香籜鈔

釣臺漁父褐為裘雨雨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
江白浪不曾憂

雲溪灣裏釣漁翁舴艋為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
看荷衣不歎窮

松江蟹舍主人懽菰飯尊羹亦共飡楓葉落荻花乾醉
宿漁舟不覺寒

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魚父棹歌連釣車子擺頭船樂
在風波不用仙

馮宿字拱之東陽人父子華廬親墓感靈芝白兔號
孝馮家宿與弟審寬並擢進士宿終東川節度使贈

吏部尚書諡曰懿定字介夫左散騎常侍致仕贈工部尚書審字退思終秘書監寬為起居郎宿子圖字昌之中進士宏辭終戶部侍郎判度支審子鍼字宗之歷京兆河南尹事詳見唐史本傳及郡志

蘭谿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部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和勤故事濟未期月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峰亭之遊背城之闌半里而近初屈佛刹刹之上方

藕香窈窕

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闌闌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之繁顧步之際忽焉如失但山風颼颼嶺雲峨峨飛軒憑虛澗壑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壑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陳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絜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一何易也崇山峻谷佳境勝概綿世伏匿一朝發明又何能也君

在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軍興賊寇壓境供億倉卒賊平人和王質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僚每號之曰精金百煉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于君之分不為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為記刊于石而附諸地志焉貞元十七年歲在辛巳十一月己未朔七日乙丑建

馮宿拱之東陽人在唐有顯名韓公嘗與之論文則其文亦槩可知矣作蘭谿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修詞清麗敘述有法釋乾覺書亦佳靈隱今為聖壽寺

藕香菴鈔

亭在其東偏舊置研學宮背刻嘉定中朱呂二先生祠記蓋亭廢久矣石斷為二相傳趙氏子自負博聞或以問之不能對怒撞之中殘缺凡五字今文粹本

多異而義舛參校以補其四

其邑其字利下利字他館字館字王寔王字

悉從之文錄焉獨罕邑洪君名亡適當碑首行最下處字滅非斷裂致然紹興時洪遵修東陽志已云無所考矣按蘭谿自唐咸亨置縣歷五季而宋凡數百年其間豈無賢令若拱之之稱洪君在時當為曹成王臯盧羣所知則其才其政信有過人者又托顯人之文以傳而竟無傳惜哉然洪君之名雖亡而實

不泯則因馮文而著猶不亡也吾邦記德頌政之碑
非無大書深刻顯列姓名者而碩無一人道之則其
幸而存曾不若不幸而亡者之為美世之是非未嘗
不公也而又豈係乎文哉使凡為史者修其實而不
務乎其名則碑之有無皆在所不論奈何其為之者
之不已也適足以發笑而貽譏耳吁盍亦因是而知
所警乎予又嘗考郡志令洪君以下有張綢周顯德
有陸光餘皆無紀近世壁記未亡時聞老老談其賢
者遠則舒邦弼江文衡近則孫度高參不過數人是
數百年間所稱道者止此可勝歎哉因併志之以俟

藕香窈鈔

來者吳師道識

敬鄉錄卷一

藕香稿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敬鄉錄

卷二

元 吳師道 撰

胡則字子正永康人宋端拱二年進士調許州許田尉以幹聞補蘄州廣濟宰又補憲州錄曹辟貝州節度觀察判官改知潯州尋提舉二浙榷茶事兼知睦州又知温州遷提舉江南銀銅場鑄錢鹽江淮制置發運使入為三司度支副使除京西轉運使廣南西路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乾寧初出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入判流內銓以舉官累責知池州未行後知永興軍
領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入權三司便出知陳州
再知杭州踰月授工部侍郎再遷兵部侍郎致仕所
臨皆有惠績事具范文正公所為墓誌墓在杭州錢
塘縣南山龍井源夫人陳氏祔亦范公誌今縣之方
岩廟食甚盛郡志以為公嘗奏免衢婺丁身錢民被
其惠所致云

別方岩詩

有序

端拱元年春僕與湘湖陳士闕束書居方岩僧舍暨
命駕求岳牧薦應舉將與僧別率為五言詩十二韻

藕香菴鈔

書於壁下卜商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僕罔敢
知而復為或言之者無罪紀懷矣如我者無所隱焉

仲秋月朔書

寓居峯頂寺不覺度炎天山叟頻為約林僧每出禪虛
懷思往事宴坐息諸緣照像龕燈暗通宵磬韻全冥心
資寂寞琢句極幽玄拾菌寒雲外烹茶翠竹前遠陰臨
岳樹清響落岩泉僻道無來客深秋足亂蟬松風生井
浪溪雨長苔錢自省浮塵世終難住永年偏遊曾宛轉
欲別重留連明日東西路依依獨黯然

及第

金榜名傳四海知太平時合稱男兒五言似劍裁鱗角
七字如刀斫桂枝御苑得題朝帝日家鄉佩印拜親時
小花橋畔人人愛一帶清風雨露隨

題紫霄觀

綺霞重疊武陵溪溪嶺相逢路不迷白石洞天人不到
碧桃花下馬頻思深傾玉液琴聲細旋煮胡麻月色低
猶恨此身閒未得好同劉阮灌芝畦

滕甫字元發改字達道按蘇長公代張文定公作墓
誌云東陽人性疎達姿度雄爽九歲能賦詩范文正
公其父之舅也奇之教以為文從安定胡先生學詩

藕香窈窕

文英發妙麗舉進士宋子京擢為第三以聲韻不中
法罷後復為第三通判通州孫沔一見之曰後當為
賢者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屢轉為同修起居注
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十年不遷英宗未及用
書其名藏禁中神宗召見問天下所以治亂公對治
亂之道如白黑東西所以變易者朋黨亂之耳又問
問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對以君子無黨云云帝以
為名言擢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
知無不言安撫河朔地震還復留開封府除翰林學
士而夏秉常被篡公言時不失之宜擇重將經營分

裂之此百年之利策不果用執政方立新法忌之出
知鄆州移定州入覲言新法之害歲旱求言又疏乞
罷新法不報移青州留守南都徙齊鄧婦黨李逢為
逆言者因擠之湖州元祐初建守蘇揚鄆真定太原
治起知湖州元祐初建守蘇揚鄆真定太原治邊威
行名西北有名將風以懼讒求去除龍圖閣學士知
揚州未至卒年七十一葬蘇州後諡章敏按公一世
偉人惜累困於讒不得盡其用其文亦罕傳惟安州
謝上表見文鑑筠州表王萃代作見其子鉅所記論
西夏及辨謗二書蘇公代作見蘇當宋東都特吾東

竊香籀鈔

陽顯者未有如公其居葬蘇州則以從范公故從必
非甚久也安州謝上表以公所自作今載於此

安州謝上表

屢致人言固宜竄殛曲蒙大造尚賜保全雖易守符仍
叨善地士民純秀幾同廣魯之流風里俗驩康正值元
豐之樂歲安閒事簡尸素為慚伏念臣本以愚儒出逢
直聖首蒙國士之遇最在衆人之先便欲碎首以酬恩
未知死所故嘗指心而自誓惟有天知況事任既以徧
更在人情寧不愛惜豈有固為緩縱自取顛濟仰日月
之至明諒肺肝而必照於憐舊物收置近藩而朝廷難

廢於公言故君父特存於大體稍從遠外終不棄捐顧
臣何人愛惜若此茲蓋伏過皇帝陛下聖神徧物清明
在躬閭閻歌樂利遠邇荷生成化覃無外之封疆仁及
何知之草木況臣屢更器使粗效愚衷眷此遺簪嘗辱
提攜之末辟之行葦更收踐履之餘臣敢不祇奉簡書
服勤吏役惟桑榆之景景將逼暮年而犬馬之微誠猶
思後效

徐無黨姓名見歐陽公送歸序文知其出東陽為公
注五代史者也蓋其自署云東陽海徐某著其望族
郡志不收可謂失考矣無黨蚤從歐公遊後舉進士

竊香影鈔

稱其文詞日進如水漏山出將推其盛氣而勉其思
則其才亦銳矣公胥氏夫人墓志無黨所作也當
時豈無他門人而獨屬筆於無黨推重可知弟無逸
無欲皆見公所與手帖中又有帖云官下無恙知且
權河南澠池本邑自可讀書為政何必來求府中據
此則常尋河南屬縣也史注甚簡或終卷不出一字
間特發明其書法而已咸林吳鎮作纂誤稱公以授
徐子為注而牴牾缺略者不能辨釋以是為其過又
洪興祖至五代史歐陽公未及考正而薨其家遽以
進御後人傳刻舛繆增多今按其說良是亦不得獨

過徐子也或謂續父師孟以不與修唐史故作舛繆
及此書洪适兄弟又斥其非作唐書補過以駁之則
吳亦不能無過歟無黨之文罕傳今訪求得烏傷侯
廟碑并胥夫人銘錄於左

漢烏傷侯趙君廟碑

烏傷侯趙君祠者自後漢立載於祀典久矣按其傳云
云侯諱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療人疾病抱朴子
云侯能拘執虎豹召至魚龍乃道士也蔚宗謂立祠於
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吳分烏傷縣始為永康蔚宗宋
人在其後則立廟之初乃在烏傷之縣其俗相傳龍為

竊香窈窕

烏傷侯者予按其始封之時而問諸故老皆曰不知也
又無碑碣可考而圖經亦缺焉獨廟門有古隸書數大
字甚奇古亦曰烏傷侯不可為何時人也烏傷縣碑云
漢孝烏傷顏烏所居之鄉有羣烏銜玉而來其口皆傷
因即所立縣而名焉唐武德中始改為義烏然風俗所
傳為烏傷侯者豈在隋唐之前乎章懷太子賢謂俗呼
為趙侯祠亦尚矣又云祠在其縣東今乃在鬪牛山之
下西距縣五十餘里豈其故時之遺址歟每歲炎旱吏
民奔走禱祈之不暇為國家亦往往致祭焉每至朔望
鄉之耆耄咸相率拜祭邑之鄉所謂太平者皆能造紙

鑿錢以售衣食於廟者數十家多由此富者其地無風
雷之灾他鄉雖隔車轍而時或有焉若祭不潔與黷慢
者竟禍以震動之故民事之如嚴吏也予嘗求先人葬
地馳走縣境月餘而卜之不從乃陰禱於侯是日自廟
之後行約五里渡水之北得地而卜之曰吉以問其人
則曰吾夕夢侯告我於是葬焉乃為紀其事使刻於石
立之廡下所以報神之貺也嘉祐五年歲在庚子八月
望日東海徐無黨記治平二年六月將仕郎守縣尉徐
滌書並題額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顏復立
復立石

藕香菴鈔

胥夫人墓誌銘

公在夏制舉稱望之
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修年二十餘以其
所為文見胥公於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於
世因留置門與之偕至京師為之稱譽于諸公之間明
年當天聖八年修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
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為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
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為時名臣為人沈厚周密
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
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
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

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其為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於吉水縣沙溪之山修既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為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並刻而藏於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為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為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又先

藕香窈窕

於下土昔事姑兮今從於此邱同時之人兮貌同予留
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風松
露草兮閱此千秋

俞紫芝秀老弟澹清老名字見王介甫黃魯直集中
二人志操修潔為諸公所稱然秀老恬靜而清老頗
使酒好歌嘗欲為僧不遂而止葉石林以為揚州人
按秦少游俞紫芝字序作金華居山魯直作清老寒
夜三詩末一首云牧羊金華山早通玉帝籍至今風
低草氾氾見白石金華風烟下亦有君腹迹何為紅
塵裏頰鬚欲雪白蓋黃上世亦出金華也張公詡青

溪國秀老子手書一詞後題云金華俞紫芝石林所
記誤矣二人詩亦少傳如南澗月夕旅中諭懷二章
文鑑取之夜奏童子喚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
不見全篇餘詩今錄于左

松風

萬壑搖蒼煙百灘度流水下有騎驢人蕭蕭吹凍耳

戲作

鬱鬱襟懷怨別離鳳樓西角正斜暉洞房風細春華暖
落盡碧桃人未歸

寄杜宣卿長官

藕香菡鈔

長憶逢君歷水隅生中談笑見醇儒當年許我入詩社
別後有誰為酒徒頭想白如潘騎省家應貧似范來蘇
相思不可能相得蟬老西風海樹枯

水村

畫橈兩兩枕汀沙隔岸煙蕪一望賒翡翠間居眠藕葉
鷺鷥別業在蘆花溪雲漠漠迷漁屋野旆翻翻露酒家
一幅江南真水墨無人寫得寄京華

臨江仙題清溪圖

弄水亭前千萬景登臨不忍空迴水輕墨淡寫蓬萊莫
教世眼容易洗塵埃收去雨昏都不見展時還似雲開

先生高趣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却重來

漁父詞

許衷
情詞

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裝衣未必請貴不肯換
金章河草畔浦花傍靜鳴榔自來好個魚父家風一片
瀟湘

秋閨晨興

遠寺一聲鐘簷樞驚宿鳥拂衣風露清月落半山曉

冬日

茆舍竹籬短梅花吐不齊晚來溪徑側雪壓小橋低

南澗月夕

藕香窈鈔

華髮念青晚青燈憐夜長香團菊花露寒看橘林霜月
在北窗底人行南澗傍婆娑不知去身世兩俱忘

旅中諭懷

白浪紅塵二十春就中奔走費光陰有時俗事不稱意
無限好山都上心一面琴為方外友數篇詩當橐中金
會須將爾同歸去家在碧溪村樹深

潘祖仁

七進

奕方作真游子賦相酬答意若慕古人作者念其無所
依依戲為七進以示之

歲在荒落月紀中呂竹隱老人晝卧於家愴恨鬱悒
眇寐嘿沈吟增歎寤寐太息兒曹憂之聚而謀曰翁之
戚甚矣盍相與寬之於是推次序列搜意屬詞長跪稽
首造於燕私

奕奉觴進曰切聞夫子若不釋然今視玉體無恙也而
戚見顏聞夫憂能傷人耗氣損膚悒然不樂無以為娛
孺人不敏薦壽可乎老人曰汝將何以語我哉食味所
御必以其鄉宣城之醞美聞四方色若沆瀣味若瓊漿
盛以黃金之注酌以白玉之觴濡唇歷齒酷烈芬芳雖
雖夏禹惡旨酒姬公詰妹邦咸歆馨而吻燥悔初論之

藕香菡鈔

詳愚聞惟酒可以忘憂請得與翁嘗之老人曰酒之為
禍大矣吾不願也

玳以盤進曰玩好所薦當以其家有美芍藥自洛之涯
方春闕艷既夏敷葩朱朱白白掩日韜霞於是東方作
矣朝露未朝摘以纖手貯以金盤璀璨煥爛清芬若蘭
桃李不敢矜其豔色芙蓉失志而摧殘此亦天下之麗
觀也可為公發一笑老人曰物之為累深矣吾不願也
京操匕以進曰客有西來自彼河涓遺我雙鯉纖鱗細
鬚揮刀紛紜膾如縷絲毫以秋橙清以醇醢吉甫嘗其
旨否張翰視其調脔不必三牲六禽五鼎八味本筋大

嚼雲飛雪落可以頤神養精蠲疴去瘼為翁計之莫如此樂老人曰味之為毒厚矣吾不願也

方奉甌進曰世有美芹產夫甌闕厥色底貢貴於上春其始至也天子先嘗之而後頒於六宮旁及四鄰遺緘餘篚既乃庶臣則有翔龍之品密雲之珍負不方寸價兼百金隱以金推碾如玉塵薦以建安之盞烹以惠山之泉蟹眼始泛浪華已翻可以析醒可以除煩可以輕身可以延年劉伶嘗之而削酒德之頌武皇啜之而棄承露之盤此故高山之可宜耽也老人曰茶之為功薄矣吾不願也

竊香窈窕

奇奉奕局進曰萬事之間憂來無端敬效薄技請為翁懼夫分疆畫界先王所以正封域也設白置黑君子所以辨賢愚也合伍相耦有成周藏兵之制焉克敵禁暴得三代用師之法焉深謀遠慮批亢擣虛伊呂之智不能逾也解鬪潰圍應變出奇賁育之勇無所施也方其踵進爭先摧鋒直前勝負未決怒膺拂然雖疾雷破山而恬若無響飄風震海而晏如不聞樵夫於是爛其斧柯牧奴於是喪其羊羣況直纖芥眇小惻愴酸辛者哉翁又樂此其何憚云老人曰圍碁擊劍眩目疲精少或有之壯夫不為也

亮以博具進曰日云暮矣孺子須矣今我不樂祇自癡
矣博雖小道亦可娛矣夫喑鳴叱咤則怯者靡矣左拏
右攫則慳者忘也成臬呼盧吁可喜也一擲百萬了不
計也俄無有而倏富也貧振膺而一呼則劇孟失色馮
陵大叫則劉毅喪精夷甫不得輕其阿堵首陽於是喪
其清明固足以破難舒之慘聞易結之繫矣請翁強起
臨之翁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吾又憶甚所
不願也

於是幼子育進曰羣兒之輩皆非也夫厭湫隘之意者
必異高明之宇若煩暑之酷者必喜清冷之風夫子無

藕香影鈔

事終日不怡是有隱憂者乎而兒曹之邀以酒漿玩之
以戲劇是猶汨泥而濯土也祇以增其汗漫爾盍亦雅
言靜樂娛夫子乎清薦其巨麗也惟南有竹焉夫子之
所種也其下有屋焉夫子之所廬也聚書其中夫子之
所儲也明窗淨几夫子之朝夕燕坐而起居也六經情
情足以醉夫子之心不必麴蘖之昏惑也諸子百家摘
英採華足以悅夫子之目不必草木之妖艷也飽其德
足以實夫子之腹豈若鱗介之腥羶也哉味其辭足以
滌夫子之慮豈足芽蘖之滴苦哉探春秋攬戰國考論
秦漢逮及隋唐有安有危有敗有成其於奕孰多積萬

卷於胸中聚千古於目下王侯將相猶此出也其于博
孰富諸子曾不是察宜夫子之厭聞而倦聽之也盍去
強往游矣於是老人釋然而笑曰有是哉吾子育也俄
而起既起而病良

師道嘗作潘氏七進圖記曰七進者畫金華潘氏父
子也竹隱老人名祖仁字亨父子奕女玫次子京方
奇亮育七人首畫一竹床老人衣冠卧文簞上右手
支頤左手撫膝熏爐塵尾置傍草履陳下六子一女
環侍次畫奕舉觴進一隸袒裼右提壺左持其格次
畫二女御踵行次人背面捧盤中芍藥前人以右手

鷄香窠鈔

扶盤花隱其手女玫在后自持花一枝重叠臺特起
異于盤中者次畫京拱而行從隸以竹枝貫雙魚于
盤置刀一帶葉橙一醞器一捧以獻次畫茶具引陳
供事者數人一童跪地垂手持碾困睡或燃紙觸其
鼻微腫欲嚏方坐瓦具上以甌授附於爐者將淪茶
也次畫奇導行一老奴左襁負碁局右手挈籃中二
圓器廚子者也次畫亮捧五木以趨次畫竹間一室
簾牖明整几格積羣書育迎立以請竹風蕭然老人
舉兩手整巾而行子六暨童奴八人導從前進後蓋
竹隱自為文云畫卧於家愴恨鬱悒兒曹思有以娛

之推次序列各持一物屬詞以進自酒而下至於博
老人皆却之最後幼子請至竹間室觀所儲書於是
釋然廣也予既從潘氏借觀錄其文因略記畫之次
第併附六人者之官位名字而切論默成公之淵源
焉使世之未見是圖者於是有致焉尊賢尚德之心
悚然而生願不美歟

默成先生名字官位略見前文集十五卷朱子為序中
云自宣和時為博士不肯托昏富貴之家嘗論斥大臣
蒙蔽之奸及為館職人不肯游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
不肯與中官同席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樂康恪不可

藕香菴鈔

用恐誤國事以是謫去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為
右司諫首論亂臣逆當置重典及當時用事之奸邪大
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去紹興入為都司又忤時
相以歸復為左史直前奏云今日所行當務合于大公
至正之道勿以私意曲徇人情言甚切直服喪還朝以
廷叱奏事官忤旨去自後秦檜擅朝廢不起平生廉介
出入三朝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
雨郭外並無尺寸田經界法行獨以邱墓之寄輸帛數
尺清若貧約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熺暴起鼎
貴勢傾內外亦未嘗與通問也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

無欲真可謂剛毅近仁者矣朱子於公稱重極至今節
取其槩如此按公嘗受教於龜山楊文靖亦喜從釋子
遊往來北山諸寺遊歷題詠遺跡尚多有之又嘗見其
遺像風神如仙稱其胸次之勝至今人目其後為清潘
家云

鄭亨仲作亭面西山名可友以書來求詩為賦一首
君不見子猷嗜好與俗殊種竹不可一日無又不見謫
仙清狂世絕倫舉杯邀明月獨相親風流二子去已遠
塵埃那復聞高人鄭侯未過身更聞躬耕自樂岩谷門
亭容膝日寄傲坐友嘒嶢嶒之岬之西山西山蒼翠如

藕香窈窕

堆玉松奏笙竽雲作屋澄鮮爽氣日夕佳不學時情易
翻覆田文唾面良可嗤翟公署門真小兒悠悠權利悲
一世樂哉此友誰能知鄭公與我論心久年少相從今
白首對山勿著絕交書要須招我成三友

夜坐聞竹聲示姪

空明窗有燈夜暗天無月跌坐依蒲團竹聲助清絕初
疑小雨至蕭蕭俄復息忽然變軒昂風湍散岩穴聽久
耳根靜萬慮皆瑩徹塵凡不待掃境妙心自潔奇哉不
二門欲倩維摩說

和季成弟中秋不見月

經年等待中秋月一夕陰雲掃不開高樹時驚疏雨過
空山那復故人來夢回時憶霓裳戲老去愁聞水調哀
與子相逢長得醉何須佳節始銜盃

朱教授見寄七言二首戲用其韻

賢哉蘧瑗晚知非此道吾今亦庶幾囊之一錢聊自哂
家無三徑不妨歸冥鴻久已離矰繳野馬由來免勒轡
溪上月明船正穩有時簪紱換蓑衣

等閒長嘯倚孤松雲破天邊見碧峰架上殘書猶可讀
瓶中儲粟不堪春生涯幸有千峰秀身世何須萬戶封
僧榻寄眠無一事覺來深省聽晨鐘

鷓鴣香彩鈔

僕讀沈約倩怒其緩頰賣國髮上衝冠然古今人每
每壯東陽八詠文辭未有少之者因次登卿登樓新
什輒效立春體制和且總所懷云

隱侯文治知何用千古羞墮淚碑國危忍助神鼎覆
身免猶嗟擊帶移登覽寒烟縈遠目淒涼夕照謝高樓
傷心往事君須賦恐有道人來採詩

夏日

四月天氣初鬱蒸碧桐空照門巷清何人解助隱君樂
為我喚取黃鸝鳴

掃地焚香避濕蒸睡餘茶熟碾聲清風來梧竹傲傲舞

雨過階除瀟瀟鳴

錯落星河天未明太虛涵露氣全清東方隱約生光耀
更覺林間宿鳥驚

娟娟疎竹拂雲長門巷無塵氣自涼多病無情如嚼蠟
卧看風篆博山香

夜與仲嚴叔倚季成三弟同坐聞笛各賦一絕

西北干戈撥不開今宵聞笛更清哀堂高親老髮垂白
與子買船歸去來

法清晚步分韻得夕字

有生能幾何避亂不謀夕聯翩二三子晚步縱所適田

藕香窈窕

野無人聲牛羊斷歸迹時有墟曲中寒煙裊修碧誰誰
南飛雁北信杳難覓不知二聖君泣然淚沾臆小臣直
蟣虱持顛顛何力殘臆行當除青陽來已逼衰骸分填
壑公輩宜強食

矯齋記

君子知強為善而已矣惶恤其他而世之忌人修者無
以蓋之則羣聚譁笑目之曰矯特立獨行之士固不為
變而中人思其加已也往往媮媚軟熟不敢出一善言
行一善行卒至於無所忌憚為小人之歸而後已予自
出仕見士大夫習以成風敗壞天下人材不可勝數心

甚憚之中庸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
哉矯凡四言之不以為煩考之六經未嘗若是之諄諄
也故是矯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忌古人以為訓
而今人以為病也近世老師宿儒為中庸傳者以十數
未嘗以斷然發明子思此意猶可歎也夫均是人也性
近而習遠所以相遠正在矯與不矯耳情動於中物誘
於外擇之不精執之不固鮮有不喪於物者詎可一日
日不用力於矯耶視聽矯之言動矯之一切維禮之行
義之由道之適久則若性之自然矣故勉強行之與安
而行之者成功則一予謂中庸一言之曰矯二言之曰

藕香菴鈔

勉強皆聖人忠恕進學者之道也吾宗伯益端雅而尚
志求予名所居之齋因榜之曰矯蓋予弦韋子思之訓
今老矣俯仰而樂之而無愧故以勉子子其懋哉

靜勝齋記

凡人自平旦而起目視耳聽手持足奔其心念之所經
營離然無一息暫止及夜而安身可以休矣又有夢焉
飛揚沈墜得喪悲懼與夫恐怖之事往往失聲而泚汗
如是汨沒至老死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故常為靜者
之所憐憫曾君用晦異時與予同鄉校游上庠今餘二
十年矣屬過予言曰昔誠有意於功名官既不偶乃得

更儒冠為武此世事之不可必而其可笑者也頻年不
喜事事寄傲僧廬闢齋於是廡以自適幸為名之且予
一人之身也方其膏車秣馬馳逐乎通都大邑何所見
而其心如此是必有靜於中而勝於外者矣然予觀醉
者顛迷錯亂既醒而病病而悔且言曰終吾之身飲誓
弗入于口忽一旦尊俎設於前歌舞在其側又欣欣起
而赴之不獨亡其身之戒反嗤醒者以為妄人于懲於
前既也靜矣其益進此道視醉者以為鑒戒

答雷公達書

諭以聚書飲酒為樂此吾人之習氣也然酒不可多飲

鷄香齋鈔

大率此物入口則昏過量則病聖人于書獨作誥一篇
易六十四卦終以濡首為戒禮使人飲酒終日而不得
醉蓋禍患多生于此既作郡尤宜節慎也老而讀書不
須務博當妍味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礪行則老而益
精明士人至晚年倒行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正為不
解讀書爾僕自喻為昏鏡喻書為摩鏡藥當用此藥揩
摩塵垢使之通明瑩徹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施揩
摩之功反為鏡之累故知托儒為奸如張禹孔光之徒
曾不若愚夫愚婦也公以謂如何萬里通書不敢效常
人作諛言以孤遠意此狂友故態也幸一笑納之

君子有三戒說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予謂此言如大醫生之治病其歲砒足以起死人而肉白骨但方其病時不過此歲雖過之而不受者滔滔皆是也予少出見紛華而悅及壯好勝多忿色鬪二病纏痼餘二十年矣莫覺莫知朋友莫予告也今老矣二病不藥而去獨患得之心早夜熾然非問舍求田則憂子孫而慮妻妾曰如是則可安吾身也如是則可以適吾意也歲得貨財若干則可以足吾用度得穀粟若干

藕香籜鈔

則可以飽吾宗族官棄當擇優厚之地祿當為蓄積之資橫心所念莫非惟得之從嗚呼誠可哀也已夫夜之所夢多晝之所為也臨事而不懼皆平昔之所習也今患得之心不戒如是脫遇有可得者能辨禮義而受之乎其貪冒無恥為小人之歸必矣乃知得之一字痛鍼老者之膏肓非聖人不能言也予既犯其二戒幸而未死尚可奉其一以周旋自今以始當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為憂其餘流行坎止一切付於自然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尚庶幾其無愧焉

潘時字德廊受教于仲父中書公以公任為登仕郎
李莊簡公光之子壻也初調袁州分宜簿次監臨安
府造場船提轄雜買場知興化軍除提舉浙西茶鹽
平江庫錢失漏守誣富室取償公檄罷之守怨構以
他事坐削一官趨江西未行又趨江東劾池守走粹
中不法坐斥起提舉湖北茶鹽改南路提點刑獄有
盜殺人而誣指賈人者白其寃出之除如廣州兼主
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捕殺大惡梁氏兄弟
號四彪者改知潭州安撫湖南進直顯閣知太平州
未上除尚書左司郎中辭不受以疾卒累官中大夫

竊香籀鈔

金華縣開國男德廊遊張宣公呂成公間晚學彌篤
前後居官咸著風績當時號精史道有科指而猛大
小適宜者無出其右以嘗與朱子雅契遣子友端等
從遊故朱子為墓誌云孫履字坦翁亦朱子門人仕
至奉議郎通判江陵府

鄭氏北野記

大凡遊觀必有偏勝之患江山之勝得於雄偉而陵危
驚遠者病焉園林之勝得於盛麗而蒙奧繁雜游觀者
局焉苟其二者咸無缺焉是游觀之最鄭氏北野距城
六七里依秀江為園將至其所必舍車馬扶杖由小徑

南入數十步先至所謂悠然亭者則曠如豁如奇觀競出大江橫其前疊嶂距其外堆螺染黛互相映發如欲排闥而左右前後嘉花美木幾數百本皆鄭氏手自封植高下錯雜若列綺秀自亭下再折而東行二十步又得二小亭其一聚怪石為堪岩而言榜曰擬峴其一隱竹間外四合可一畝餘寂寥蕭疏無復纖芥翠陰茂密風寒棲人榜曰綠霧其餘小軒曲楹松窗竹門皆幽邃靜深清絕異甚鄭煮茗相延徘徊竟日井邑之聲漸絕於耳使人心舒氣爽浩然有隱居之興鄭有和扁之術而不務於貨苟貧者以病告雖無資必得良藥益善視

藕香菡鈔

之人以是無親疎咸愛之如昆弟其樂善好施未見其倦又善儒書通內典幸一二日無病者及門則遊宴乎此以自休息余觀近以藝術自豐其家者年且老必終日困頓惟利之役甚者至於忘寢與食其有知足不辱若鄭者乎其有積而能散若鄭者乎余愛其地又樂其人乃為之記鄭拜首曰吾願也請刻於石鄭名居仁義夫其字云紹興二十五年春三月壬子書

敬鄉錄卷二

藕香簞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敬鄉錄

卷三

元 吳師道 撰

錢適字德循浦江人中熙寧丙辰進士第五人任洪州推官累遷殿中侍御史中丞以豐稷論調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為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罷之而蔡京遂相閱兩月進中丞轉戶部侍郎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潁昌府言者疏其罪黜為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宣州復為吏部尚書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又奪待制久之

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朝散大夫工部尚書文安
郡開國侯宣和辛丑奉祠家居睦冠犯蘭谿公集衆
趨之過於靈泉寺力戰冒陣死贈大中大夫梅尚書
執禮銘墓識其詳揮麈錄務方德聞見手記云適為
侍御史有長子之喪聞曾肅失眷亟上彈章脫施行
馬后謁告尋遷中丞執法吳伯舉天用嘗制其詞云
思寥寥以匪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幾以劾罷鄭亨仲
去臘寇犯浦江境適具衣冠迎拜道左對巨魁痛毀
時政以倖苟免寇謂適受朝廷爵秩之厚如此乃敢
首為訕上之言亟命其徒殺之亨仲在浦江目睹其

竊香稿鈔

事江彥章詔旨中作適傳亦甚誠之

秋宵

南鄰燈火冷三嘆愁夜永北里歌未終已驚初日紅不
知晝夜誰拘管一等秋宵有長短

東山椒湖記

余家之東有山渾然而中峙者曰觀崑崙之頂有泓沛
然而不竭者曰椒泉二者獨鍾一方地氣之秀故山色
長青而泉味尤甘嘉祐中吾祖與先考大夫嘗議建防
瀦水以待歲早中間更事齟齬未能也大觀戊子適自
視無所用於時乃上書告老於朝天子從其請退而經

理生事以為終焉之計然欲脩灌溉之利以追成吾祖
考之志亦未逮也越四年蒙恩起自田野進直禁嚴又
命廟宮祠於亳社雖備從官食厚祿而猶竊里居因得
以其閒暇閱月之良涓日之吉發積粟捐餘俸鳩材募
工鑿石積土築為長堤瀦為巨浸而名曰椒湖蓋取爾
雅山頂曰椒之義也是役也始于辛卯孟冬甲子成于
壬辰季春壬申工徒勸事土功堅密實無前比隄繚焉
而崇厚水瀾焉而廣深天清風止虛明下徹可鑿毛髮
過歲大旱則可大決之小旱則可小決之其勢無異居
高而建瓴水也余家農畝日被潤澤而餘波浸浸旁及

藕香菴鈔

者未以一二數也於斯泉未始有加損焉亦奚愧於井
德之地也歟環湖益植以杉木佳竹蔥青蒨鬱掩映西
山之間萬籟作止鳴禽上下四時殊景物態無窮樵蘇
耕牧提負往來前者歌後者和各隨其適余每杖藜隄
上周覽旁聽以窮山林之趣而萬慮銷隕飄然若遊方
之外行者有過其下莫不駐足仰視恍如虬龍之橫空
蝮蝮之下飲皆善喜慕而稱嘆大暑流金暍者造焉不
待解襟揮簞自生清涼之思而忘疲茶音孽疲貌之煩
矣況於均被灌溉之利者哉此區區又樂與鄰里鄉黨
共之也平居窮伏自念材智朽薄分遠跡以自匿老死

於寬閒之野矣而皇下燭國恩橫被進有以榮其衰退
有以成其私何其幸哉彼既成矣旁郡比邑或苦旱暵
而吾里並田之田歲獨大穰鄉人咸以德予於乎非聖
天子加惠小臣而使其私豈能及是哉為吾鄉人宜其
息爭訟時貢輸無犯於有司庶幾圖報仁天子之萬一
顧欲以虛名委於不肖豈所望也哉政和五年乙未正
月記

錢億年字伯壽適之孫紹興初以蔭入仕乾道初以
右朝散大夫致仕五年落致仕除利路提點刑獄不
果上淳熙甲辰轉朝議大夫卒年八十有五有詩號

竊香稿鈔

雲巢集魯齋王先生嘗稱其初冬及重陽二詩云

和唐子固見寄初冬晚步韻

淒風滿寒谷廣陌照落日繁霜排草岸疋瘁怯寒慄塊
坐閱殘編十日九不出時為孤憤吟嗟嗟類蟋蟀岐路
多阻艱煙霞成痼疾保是千金軀他慕無終畢遠覽塵
垢外無得初無失溺忘膠復開踰踰信匪一阮生亦有
言異視中虱呼童洗破觥一醉真可必耳熱即嗚嗚鄙
野誰訶詰浩歌莫予知奚用聆清瑟

重陽

商飈驚秀水松桂不受秋萸菊有光輝芬芳滿金甌古

來賢達人逢時聊解憂龍山孟參軍落帽初不差東籬
陶徵士得酒更何求若人不常有至今稱風流節物自
爾殊生滅同一漚浮世夢幻身適意是良謀山翁未嘗
樂而亦未嘗愁吾獨可奈何任渠自悠悠

避暑椒山呈潘師清

涼風生層巖炎日遮疊嶂我來茲地遊心焉樂清曠為
吏即華顛愧臨士民上老醜畏近人筋骸非少壯知止
遠弁辱奚敢謂高尚齷齪方自持良心未容放促柱有
繁音龍蛄無清唱卻暑御締綌自修終弭謗居閒無適
莫且免縈重恙俯仰心不慚無言亦疏暢

藕香菡鈔

次太守李侍郎和郡博士包文芍藥韻

栽花未免惜花殘忙裏應須護小欄何似長松與修竹
不妨耐久靜中看

艷草妖花理易殘無勞太息撫雕欄終年廢盡壅培力
能共樽前幾日看

呈盛逢時

倦翮知還心已休無窮世事懶回頭是非不屬閒人耳
月自當空水自流

次遊玉虛洞韻

茂松修竹畫陰陰澗水幽流一徑深未必山中無外事

須知靜躁總因心

陳闕字德固金華人靖康間為京城守禦司屬官嘗以守禦策獻之朝議者沮之京城失守督將士與敵戰而死默成潘公以詩哭之曰邊騎臨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闕君獨死南門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泪落桂酒與招魂此紀實之作也德固之子岩肖字子象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晚路從官為時聞人有庚溪詩話二卷中亦載此詩云

洗竹和陳亞惜竹韻

竊香籜鈔

直幹解新籜低枝蔽舊叢芟繁留嫩綠引月更添風
詩話云亞詩曰出檻亦不剪從教長舊叢年年到朱
夏葉葉是清風其兼收並蓄使物各效其用深可尚
也予詩云云其去冗除繁使物無所壅蔽則亦自有
味也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
為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
堪訪懶趨舟令喜延之訓子後入太學登崇寧五年
進士第調衢州常山尉內翰葉少蘊嘗為婺教授知其
才薦試學官未試除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遷

九域志編修官除武學博士或言於丞相欲令公見之公不應除重修勅令刑定官改秩為軍器監丞避親嫌改丞鴻臚歷尚書比部員外郎度支員外郎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除右司員外郎又為左司召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論罷林摠及繳納內批權幸忌之尋擢禮部侍郎忤王黼意以集英殿修撰出守蘄復落職責守滁宣和末郊恩復微猷閣待制靖康初起知鎮江府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召改除吏部尚書兼侍講改戶部尚書金人破京師固邀二帝詣營公力爭不聽乃謀於諸將謀奪萬勝

竊香稿鈔

門夜擣敵營劫二帝歸范瓊以為無益獨吳革與趙子昉結軍民得衆數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懼使瓊泄謀於敵帥是時命公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結事中邱扶搜括金銀至是敵以數不發問罪誰為長官意在公也扶恐其生之進曰皆長官也遂見殺秉哲捕子昉遺敵革獨以一隊奪瓊誘殺之建炎二年贈公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再贈資政殿學士謚節愍文安集十五卷文安者所封開國縣也執禮從父溶宣和中攝處州公陽丞死方臘之亂執禮為請於朝贈其官制詞曰放處州助教梅溶頃

者寇攘驚擾州縣之吏棄官守委城邑望風逃遁往往皆是爾以助教攝丞品非正員乃能忠奮激揚節義自許寇至不避用死其官朕聞而憫之且喜其身殞名彰肆命遂以京秩官二人非徒忠義之士聞風益厲庶幾苟免幸生者少知愧焉

滁州希真堂並蒂菊堂久無菊頃念文忠直手植之語為致數本遂皆並蒂而花作四韻記之前輩風流掃地空秋香無復伍春紅旋培數本當幽砌忽作雙英滿翠叢可但斷金私雨露故應連壁傲霜風得來稱瑞無輕剪留比甘棠壽醉翁

藕香窈窕

宣和四年東陽梅某出守蘄州以五月十九日宿齊山谷黎明奉親朝謁真源萬壽宮少休五雲寺

賦此

滯高風折抑好想嗟末員邂逅一麾出安輿奉華顛駁駁涉勝境獲締香火緣徘徊慶基殿稽首頌堯年徐步俯松杪幽尋值靈篇軒窗散急雨四座屯非烟向來玉京夢了了墮目前恍疑雞犬資今在第幾天平修無愧忤自賒應得仙儒子審可教凡軀佇加鞭

吳彥成墓誌銘

宣和二年冬承信郎吳翁待次京師聞青溪盜日熾亟

命舟東下或挽而留之不可曰吾母垂白與盜近其忍
一日安此乎比渡江杭州已陷遂間關浮海道明以趨
東陽距家僅一舍許卒遇盜不得歸蓋三年二月庚午
也五年其孤馳介乞銘於滁不果作明年又以書來曰
先公生負氣節喜從賢士大夫游其志非淺者而不幸
死於盜必弗得銘無以葬矧公謝一切金久矣何諛墓
之嫌於是為攷次虔州會昌丞宗壬所狀行而敘銘之
翁諱圭字彥成世家婺之義烏曾大父造大父堯父袍
皆隱德不耀翁資侗儻形貌魁偉遇事廓落無所阿私
有以急告者不問疎戚貴賤悉怡然濟之倉卒值人健

竊香窹鈔

敏可用輒盡諉以金帛初不立券任也人亦感勵自效
無肯負諉者鄰里有爭辨率就質焉無不得其平而去
或議別居多紛紛不決須翁居間乃曲聽後無復間言
大抵其外和易謙恭而中實嚴重不可欺犯縣官吏豪
右有為一非義必委曲摧沮使不得騁以故毀譽常相
半而翁固行其志不奪凜然有古任俠之風三舍法行
州歲貢士多困於聚糧翁每夙致厚贖不俟其有謁也
他日比郡預貢士有聞風而踵見者太學程生績家貧
而窶其親大事未舉從故人貸錢三十萬將有營於浙
而同舍王漢臣悉受之使持券取償於兄績信之不疑

也既達娶出其券兄輒給曰是非漢臣書須其歸面質耳翁恨績留滯名漢臣兄諾之不變即日出私帑代償如其數縣作浮屠繡川湖中以奉雙林大士又作神霄玉清萬壽宮棟宇像設所費皆不貲翁一一樂施不以累衆州檄縣急須米數百斛縣均賦於民民囂甚翁發諸廩所藏米以白令曰米方騰貴取於民必擾而難集願併代民輸之嗣請其值信宿米達州州大驚喜以令為才初入國門道過鄉士葉祖信者方僕僕為故太學陳生哀具棺斂翁處曰暑溽如許須衆則事緩矣立如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出於天成種種類此翁由孤童

竊香影鈔

承家料理生事得所以操縱取予之術坐致千金凡老於貨殖者皆自以為不可學而諸弟若姪詵詵振振舉陷繩準相與為善浸成望族矣俄歎曰吾念大姓辛勤立門戶不一再傳輒蕩析不能守者常有婦問之白縣世為義居如其請遂刊石志不朽晚治第闢館延納四方之游士雖甚寒暑無倦容又方列治三閣收置儒釋道之書使子弟賓客周旋其間此其為善之志殊進進未已於是弗得其死而死聞者惜之焉方東下時余嘗與論今日之盜當以術取而不可以急攻徒擁大兵從其後驅之則浙以東將大殘躡萬一有窮迫且散而之

海之閩不易得矣如漢所必取項氏也然舍項不取而先使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審項已孤一舉而得正如善採焚者必先毀旁近屋以絕其延乃易撲滅今盜據睦山谷而陷其官府即出入跳梁不過一郡間若姑置勿問而分命大兵屯浙東西州使他道不得相因而起盜亦畏縮不敢出巢穴徐遣所募鎗杖手輩迭進而撓之可以旬月而擒矣翁喟然曰此圭所以歸之意也盜負險隘非鎗杖手不可以深入然此曹烏合仕氣不相下則心不一心不一則力不齊惟啖以厚利而擇一二猛士總帥之庶幾人人用命吾州有屠

藕香齋鈔

大防者強力絕人少習為儒生不得意棄去習武技而精平居飲酣無所施其勇往往公取牛羊殺食之數近刑輒有天幸得脫圭實遇之有恩歸致此人盜不足破矣其後盜平問所謂屠大防者果嘗馳保翁家久之弗去自言當殺身以報翁轉海上淹回而翁之弟待弗盡禮忽謝去自遮護其所居左右鄉盜無一敢近既而破滅數十洞斬獲不可勝計軍前功第一以白身授官至武功大夫其子弟其奴並入賞典誠使翁在鄉里不出出而亟歸必且大捐金收召武勇而用屠為之倡威著遠近盜必不敢窺婺守令必不逸他盜必不起而平民

肝腦必不至於塗地其為功也又豈止如屠而已哉翁在京師賓遊接武爭願出力為翁用有善中貴人者功欲使因已而翁笑曰男兒通塞固自有命數何至折腰屈膝事中貴人乎判大宗正事普安郡王仲忽聞而高之薦出門下春秋五十有四卜以六年二月丙午葬縣東縉雲鄉永昌村前山之陽娶陳氏子男三曰寵司越州士曹事則乞銘者也曰顏老早卒曰康老尚幼女四適太醫助教宗公璋順昌府汝陰尉王鑄餘皆在室孫男一曰克昌女二銘曰

竊香稿鈔

有微意豈其崇進奸雄之勢齷齷文士鮮足與議必也狂狷奈何擯棄吾銘若人以是無愧

敬鄉錄卷三

藕香菴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敬鄉錄

卷四

元 吳師道 撰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母劉氏夢大雷電光燭其身翌
日生澤幼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調大名府館陶
縣尉攝邑事治呂惠卿趨帥廊延欲辟不就歷衢州
龍游萊州膠西晉州趙城令以薦改秩知萊州掖縣
通判登州所至剛峻有風績境內官田積荒陪輸澤
奏免之宣和初奉祠家居會高延許公改建神霄宮
不當林靈素主之褫職羈置鎮江府坐廢四年郊恩

復職就差鎮江酒官靖康初御史丞陳過庭薦之召
赴闕時金人再陷河朔假宗正少卿奉使以公剛方
難合而止除朝奉郎直秘閣知磁州條畫邊防及勤
王策進秘閣修撰金要康王議和勸留王王充兵馬
大元帥公為副遷集英殿修撰率兵先至乞進援京
師汪伯彥沮之遂獨進逾河屢敗敵衆駐於近甸王
承制除徽猷閣待制二帝北遷公聞之自臨濮趨滑
州抵大名城欲徑渡河迎取乘輿而勤王之師無一
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討之趨檄京師且勤王
早定大計還屯衛南康王即位入對南京除龍圖閣

竊香窈窕

學士知襄陽府時方議割河東北蒲解地上疎諫止
改知青州尋知開封府七月抵官宣布恩威豪彊斂
縮盜賊屏竄河東王善最為巨寇公單騎說降之王
再興李揚進王大郎等皆相繼命即上疏乞車駕回
京時欲幸維揚金陵公復以疏諫不聽除兼京城副
留守又陞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府尹次年
金人自鄭州趨京師未至數十里諸將部伍乘城公
命解甲歸休毋事張皇時已遣將劉衍率兵在外大
敗敵衆又遣王宣敗適滑州進朝奉大夫資政殿學
士既至逾年修宮禁治城壁增武備有衆百萬盜賊

皆為用流亡復業商賈輻輳前後二十餘疏力請上
還為黃潛善汪伯彥等所沮憂憤疽發于背七月卒
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時年七十贈
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後諡忠簡子穎終兵部郎中
坐與李光交通降責孫如珪纂公行實十卷行世公
又有文集京口教授方符嘗刊于學今無之詩文絕
少見公之磊落軒天地者固不係此然其存者皆當
寶愛也贈陳秀才詩載岳珂法書贊中雄渾質實可
以想見其餘

贈雞山陳七四秀才

藕香菴鈔

渥洼生駿駒丹山生鳳雛家有寧馨子慶在積善餘粹
然秀眉宇瑩徹鎮璠璣高聲誦論語健腕學大書頭頭
欲第一李揆文學職
業天下第一氣已凌空虛想其顧復意何異掌
上珠更期速騰踏爾祖立以須

鄭剛中字亨仲紹興二年進士第三人調温州軍事
判官秦檜薦除勅令所刪定官改樞密院編修官權
太常博士兼權尚書右司員外郎時大臣主和議公
奏言敵不可信不聽擢尚書員外郎監察御史遷殿
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尤明詳胡銓上書
言不當和欲斬秦檜帝大怒禍將不測公率臺屬夜

半入諫銓得編置又奏禮部侍郎曾開不當罷左史
施廷臣可逐柳約召命可寢四疏不報趨宗正少卿
改秘書少監簽樞樓照出諭京陝充參謀還除權尚
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試尚書禮部侍郎兼
權刑部侍郎除寶文閣直學士都承旨進學士出為
四川秦陝宣諭使與金人議分畫地界金使將至公
出關迎之父老遮道止公曰不延之入而以身任危
禍且必如其所欲而後已公曰彼入則使者安而蜀
危我出不過使者一死耳後豈無繼邪與金人爭詰
辨難終全階成秦鳳及奉高之半列據險要蜀賴以

藕香菴鈔

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陞資政殿學士
進爵滎陽郡侯是時蜀中勁卒十萬都統吳璘楊政
郭浩已加三少皆驕悍難制公每折之以威而接之
以恩皆帖伏聽命虞公允文嘗曰某舊與諸將往來
見其私居言動間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
大開營田自階成抵秦壑土三千頃歲收十八萬斛
蠲民間所斂七百萬即利州置監鑄小錢以救川引
之弊在蜀六年儲蓄豐積當時人每與宗忠簡公同
稱曰宗某如老虎之當北鄭某如伏熊之臨西其雅
重如此秦檜見蜀中富實使進金三萬兩又令下錢

米荆門公曰今日講和正為他日恢復計要當息民
儲備為先皆不從檜已不悅會金取北人在南者檜
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其首領李謹等十四日皆
驍勇公以其留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大怒文
致其罪落職奉祠桂陽監居住旋再濠州團練使副
復州安置又置獄九江鍛鍊無所得再徙封州著書
寫經問以詩文自娛無幾微怨懟意凡六年臨終索
筆自書兩頌而卒檜死追復原官後諡忠愍所著北
山集三十五卷周易窺餘十五卷經史端音五卷榻
辟烏有編等書子良嗣淳熙中以朝散郎直徽猷閣

竊香齋鈔

權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復以大府卿召至
官正議大夫卒有可軒奏議文集

觀溪漲

入夏天不雨溪流僅成派一夜漲梅霖拍岸輒澎湃衝
無隄防奔騰起湍瀨鷗鷺驚以翔魚蝦鼓而快殷耳如
怒雷聲勢如未殺曉風吹亂雲日出陰氣退所謂暴集
者縈紆以如帶浩浩北海若遐想見尊大沈冥涵萬象
吞吐容百怪小哉此溪流其涸可立待是以古君子德
量戒褊隘

書齋夏日

五月因暑濕衆謂如蒸炊惟我坐幽堂心忘適且怡開
窗面西山野竹平清涼芰荷間蒲葦秀色相因依幽禽
蔭嘉木水鳥時翻飛文書任探討風靜香如絲此殆有
至樂難令俗子知

此心

金華山下赤松鄉何日橫門杜短牆草履鷄衣甘淡薄
竹陰花陰共徜徉雨餘靜聽溪流激風過時聞稻米香
緘負此心剛未遂羨他陶子傲羲皇

題越江之岸人家

何人此地得幽居竹石中間宅一區可意江山千百里

藕香窈窕

有情花木兩三株應無俗客來驚犬時有輕舸可賣魚
卜築他年期效此更添數句古人書

和潘義榮

世態敬危轉覺難年來宜我面西山高情不出窗櫺外
至樂亦非文字間願得好風長款款不妨流水自潺潺
箇中有味誰同享俗子卑鄙莫疆攀

涉園偶成

顏齡正是投閒好淡薄誰知與拙兼棋信天機那論失
酒隨容量不教添靜衝小雨看花蕾時撥蒼苔候筍尖
幽鳥葉間如有語此翁難作鞅羣髯

感雪竹賦

鄭子夜半聞風過亭竹細響漸漉寒入衲被光在窗壁
晨興起戶四顧浩然乃階除之雪積也竹有高出林表
受雪既多壓而低者竿拳曲以屬地葉離披而附枝心
固虛而自然根亦牢而不迤然不畏其寒而畏其重頗
見高標困厄之可悲余乃呼童兮假長鑱之巨柄使盡
力兮擊修篁之凍壓觀負荷兮類積羽之將沈忽奮起
兮信泥塗之可拔色娟娟其復淨節落落其難合寒梢
一伸所謂此君之風流自不可奪也蓋其與蒲柳異類
松柏同條遭玄冥之彊梁兮雖抑遏而漫屈分嶰谷之

藕香稿鈔

餘煖兮終櫛植而不凋故積累之勢暫枉其直復還舊
觀則又吟風而飄搖也其在人也初如蔽欺之隔君子
權勢之折忠臣其窘迫而寒凍則夫子之被圍原憲之
居貧也終則如浸潤決其朋黨遽消其氣舒而休開則
二疏之高淵明之不復折其腰也雖然雲兮正全雪兮
未止拂挾漉漉之勢孰見猗猗之美在物猶然人胡不
爾亦有窮卧偃蹇于環堵之間者乎誰其引之使幡然
而起

諫議和疏

臣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

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已就和而在廷侍從
臺諫官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
下孝友格天金人改意事雖可喜可疑至於屈已之言
則臣子所不忍聞也且國家南渡以來間關險阻寒心
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金爭者非知則愚又況金
遣使休兵我何辭曰用兵金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金
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聽其甘言領其善意
少長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羣臣以
屈已則臣所未詳夫屈已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
子女者有供金繒有割地者有北面而稱臣者皆上為

竊香稿鈔

宗社下為生靈不得已而為之今國家之于金人土地
為其所據金繒子女為其取嵩高之號亦嘗自貶而臣
稱之屈已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
所本者孝君臣之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為親屈此孝也
安能使天下皆忘陛下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
人衆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載有如金使狂悖過一
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妄
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好也人
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
則見國人之情矣至于三軍士卒之情亦即此而可卜

陛下倘未以為信誠呼一二大將問之彼不至為麴瓊
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
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
者夫疆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
使者貽愕相顧觸藩而返則結仇造怨益不淺曷若卑
辭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臣臨以小事大稱臣
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逃大國之貴費辱願憐則是吾
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悔禍未如之
何也已然後督勗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
心再修甲寅之役臣恐金人便未能越長江如坦途也

竊香籀鈔

雖然臣有一焉陛下如欲謝死者必先呼集大將令各
以近土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誠開心諉之曰疆
敵要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金
再封一函紙又甚於此計將安出謂不可許即有邊陲
之警孰為吾當之臣不敢浮泛遠引前代為可觀之文
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日者為陛下言其梗槩愚
陋不足以奉承明詔臣罪當萬死

救胡銓疏

臣竊聞胡銓上書力詆大臣聖恩寬容止除名編置可
謂父母之恩矣然臣區區尚欲一言者獨以陛下南渡

以來未嘗拘顧忌諱逐一言者豈不以時方艱難事功未濟與其罪狂夫而容有後悔曷若並包並受以來天之言故其內懷一槩者雖伸吭感激怨咨天地陛下率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一胡銓以增盛德之光乎重念銓一介書生但聞衆論詢詢實不知使事曲折原其用意亦為愛君銓本貫吉州奉老母於此銓竄遠去毋將疇依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置銓於聖度之內使其子母相保不至狼狽誠莫大之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

忠義堂記

鷓香蓀鈔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程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民問疾苦頒條教約與為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為僚屬曰是堂規矩宏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溫人魯公末年親誓告牒其家傳寶之郡嘗為刊于石邇者天子宫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人所以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迹流風之地吾今求其像置繪堂上徙其名刻列之兩楹使後人知堂名之有屬公等以為宜乎幕

史東陽鄭某避席改容而進言曰真卿小邾子顏公子友之後自後自顏舍為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有唐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杲卿常山之名既凜凜如霜雪希烈之變真卿復振顯于後天其以忠義萃一門乎嘗考魯公上國凡能盡忠于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善為臣子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為難事至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識者尤以為不足道觀其平日議論慷慨落落難合唐旻誣之李岷非之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愛君憂國而

竊香籀鈔

不知禍之及已此蓋能以事親者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偷生假息固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于奸鈇逆鼎之旁二者惟人所自擇而已矣公為政之初暴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以銷杞載輔國千古奠壤奸人之氣其誰曰不宜公曰衆以為宜則子為我記于石

思耕亭記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上命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治利州示休息兵革裁省用度之意本路轉運判官兼權知利州事王涉乃移治城南虛其郡舍而宣撫所居焉

舍在城之而北隅有亭名清暉築于城上郡山東嘉林江峻潔乎其前亭蓋以是也歲月久深榜木已廢規模冗陋土木垂壓轉運公治而起之其一日置酒於其上會賓幙問之曰亭新矣吾以思耕易其故號可乎客疑而進曰是於亭何義且彊而仕老而休一犁谷口之雲豈不甚樂然公方為上經理西南思民日幾阜康不思以此報政而歸耕之思乎某曰噫嘻豈為是哉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予寔有成於斯亭夫嘉陵之源發于鳳之散旁由故鎮繚遶漁關循岷而出力未能載自漁關下武興浮三泉南流二百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入

篇香蓀鈔

閬東走安漢疾趨而合之漢初已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夔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灑瀕逆數至漁關之藥水號名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奔者又崎嶇雜亂於是諸灘之間者舟相銜旦晝犯險率破大竹為百丈有力者十百為羣背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却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過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人恃有此頗復盜用官米度贓問罪大則鑿舟沈之歲陷刑辟與籍入忘家者亦纍纍而有故漕粟之及漁關者計所亡失常入二

吾然後知田之不可不耕也武侯以草廬素定之畫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蓋千古矣吾君誠心善憐邊鄙不聳命中外以寬厚之澤蕩洗煩苛塞卒十萬今皆橐弓捲甲而卧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關外卒以平歲縵田為準不計獲戾第得粟一鍾即減漕粟三鍾之力俟諸營儲食能如晁錯所謂足支五歲則時赦農租當下天子之詔凡此皆某臨流之所深念者賓幙間而皆稱善某曰既吾言善則願與公等勉之

鄭嗣良

藕香窈窕

與何監秘書

耕字道夫

嘗謂世有公論非大賢無所歸人有至情非知己無所訴然而道可污也故公論或不得行天可勝也故至情或不得用而大賢知己俱不易得也故忠臣義士或遭陷窄齷志而沒沒之後至于名不稱焉豈不甚可哀邪所幸公論未始一日亡於下至情未始一日昧於心一旦道隆天定而與大賢知己者遇則事雖千載猶可白恨雖九京猶可平也某用是敢以先君子之故歷懇於閣下俯聽之伏念先君子幼學壯行惟古是訓晚出經世績用炳然紹興中被命守蜀更六寒暑而卒以尊君

愛氏竭忠盡瘁為權臣所嫉忌備諸險苦謫死嶺表與天下識與不識無不為痛後雖久已昭雪而未得大賢名筆作為文章以傳遠而信後則公論徒溢于千萬人之口無益也葬之日權臣之凶焰未熄不肖孤僅能敘次年月以納諸壙既乃負罪慄慄周遊四方覲得伸于知己以為不朽之托而歲復一歲邈焉無從懷此至情廢寢忘食常恐溘先朝露則終抱不孝已矣天或矜之特誘其衷俾控投于闈下亦竊意闈下必慨然於此也恭維某官以英才盛德為西之人傑敬歷既久入登華要則山益高斗益明凡諸大夫國人皆得已矜式而略

鷄香籟鈔

無異議則今之所謂大賢可歸以公論者舍闈下其誰也哉先君子守蜀之狀闈下既知之矣當先君子出蜀時闈下手送行之序率役造數十百人追餞于舟次其序有曰蜀人將彊配之于諸葛武侯韋南康之間而不知公之肯居與否也後三十有二年闈下袞袞登進而某自外入備數尚書郎亟走上謁荷闈下一見相慰勉如平生交且謂蜀人思我先君子果與武侯南康似噫斯言可忘哉則愚之所謂知己可訴以至情者舍闈下其謂也夫如是而不披肝膽以告焉則是先君子之潛德秘行無時而可發矣某舊讀韓昌黎文見張中丞傳

後序每掩卷太息曰使我先君子而過今之昌黎公其亦猶是乎夫張中丞固有李翰傳得昌黎公乃益顯若許遠雷萬春輩非昌黎公則朽腐而已耳豈能留芳于後世耶於乎今得所遇矣且自謂加于前人一等矣昌黎公曰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公屢道於兩州間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蓋謂從所經歷得之故審也而閣下于我先君子則親見而素聞之昌黎公又曰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二父志蓋傷其後之無所辨明也而閣下之於某則辱與之進而每勞問焉非加于前人一等邪閣下之慨然如此蓋可以無疑矣某于是勇于自決

竊香稿鈔

謹繕錄家傳八卷鄉風拜手以挽于執事者徜徉不擯拒為一肆業勒為銘文使永遠于神道則死者不死而某亦得與人于齒矣其為德可以淺深計也輕瀆嚴重伏希震越

滕茂寔秀穎

天寧節有感

蘇宗生五月五日以俗忌辟之十月十日

節臨重十慶天寧古殿焚香祝帝齡身在北方金佛刹眼臨南極老人星千官花覆常陪宴萬里雲遙阻在廷松柏滿山聊自壽小臣孤操亦青青

哀詞 并序

某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杖節幡裹其尸及有篆字九為之刊名埋于臺山寺下不必封樹者蓋昔年大年夢游清涼境界覺而失病所在恐於此有緣如死窮激則乞骸骨歸悉如前禱預作哀詞幾于不達方之淵明則不可亦庶幾少游之遺風也

塵鹽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求了無誦從事敢辭難殊鄰復盟好仗節來榆關城守守不下川塗望漫漫儉輩果不惜一往何當還牧羊因蘇武假道拘張騫流離念窘東坐閱四序遷同來悲言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

藕香菴鈔

弔國破家亦殘吁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歎波瀾卷大厦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渠干汗我顏昔齊破燕王羣臣望風奔王蠋尤守節庶人有千言絕手自絕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祿徒以世為民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河近或死朝昏斂我不須衣裹我以黃幡題作宋臣墓大字當深刊我室尚少艾兒女皆頑童四海無置錐飄流倍悲酸誰當給衣食使不危饑寒歲時一酌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何悠悠異鄉寄沈寃他時風雨夜草木空號山

右二詩載元好問所編中州集中略敘本末云茂寔

字秀穎姑蘇人初名果徽宗改賜焉以大學正兼明
堂司令與樞密院路允迪翰林修撰宗彥通使金割
二鎮太原尋奉密詔不下見拘欽宗北遷茂寔留雁
門臨終令以黃幡裹尸墓仍深刻九字云宋使者東
陽滕茂寔墓人哀之為起祠致祭焉愚謂茂寔自署
東陽而元云姑蘇者蓋其家在是爾滕甫元發東陽
人卒葬姑蘇觀受祿數世之言或豈其族裔朱文公
誌新安滕洙墓亦謂東陽則滕為東陽著姓散居四
方者多矣又按宋靖康初斡里雅布軍既遷尼瑪哈
尚留尤德遣僉書路允迪以和議之書止之茂寔即

竊香稿鈔

此時從行紹興十九年允迪守南京陷見逐其放還
可知十年張劬等自北歸言諸使不返者則茂寔已
死矣且允迪以僉書使而元徑稱樞密翰林修撰非
宋臣稱蓋誤也

敬鄉錄卷四

籍香籍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

敬鄉錄卷五

元 吳師道 撰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政和八年進士初為海州沭陽縣尉敗劇賊宋江境上詔改承奉郎紹興以後揚歷中外金人來歸侵疆樓照使陝西辟為幹辦公事又嘗充假金國生長使屢典大郡歷江西湖北浙東福建安撫使皆有治績在袁州時秦檜方用事監司郡守爭獻羨餘以希進公則以貸貧通租在衢州通判汪召錫倚撫宋室令矜語言謗訕公止之不聽獄

興汪迫其行人無敢過者公獨遣人慰安陰調護之
洪州轉運判官張常箋注前帥張宗元所贈張浚詩
言於朝欲併中之獄辭連百餘家公隨宜庇救多賴
以免會檜死事亦息還朝奉宜塞倖門開言路生財
不如節用侍讀三朝寶訓中篇奏祖宗創業為子孫
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
鑒又奏帝王之於史其要在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
漢書願摘其切於治體比讀之前後進見從容盡規
非一紹興末年知邊釁將起憂念至忘寢食其陳事
宜乾道初以左宣奉大夫致仕卒事詳見中興諸臣

藕香稿鈔

傳後諡莊敏

王師德師心之弟子淮

王師愈字與正一字齊賢幼時默成潘公令賦竹詩
末句云願堅松柏操同保歲寒心公異之年十三復
以書論為文養氣之法遂召致門下親教之與龜山
楊先生受易論語公又自從呂公居仁間知中朝文
獻之傳益自力於學父喪貧不得定族姻欲使從俗
火葬號泣不聽教學養母登紹興丁卯進士第與朱
子同年相從講貫又周游張宣公呂成公間以聖賢
之言為必可行師友之論為必可信初調建州崇安

尉母喪不行授臨江軍學校授改秩知潭州長沙縣
知嚴州信州乾道中召除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
數召見言事上又出手札俾條奏以進嘗對大臣稱
王師愈諫官御史才執政曾懷前貸內府錢數百為
戶部尚書揚按取諸積逋付金部以督之公以為此
實無可徵徒為罔上擾民持不可闕二人為巧語中
公遂罷知饒州就除本路轉運判官改荆湖北路又
任福建路最後除浙西提點刑獄丐祠卒階至中奉
大夫直煥章閣爵金華開國男其為政以仁恕為本
而綱目整嚴所至賑濟荒寬民力絕權豪長沙之捕

藕香稿鈔

妖巫信州之懾驕兵饒州之禽治妖賊韓政淮賊劉
伍徒衆皆卓卓可傳斥外二十年不復登朝人皆以
不究其用為恨云子瀚字伯海子柏即魯齋先生也
大愚呂公狀其行朱子為銘又有寧菴記瀚請為公
墓祠作也

方勺字仁聲著泊宅編十卷今世有之默成潘公集
內有贈方仁聲詩云學道悠悠未見功敢言凡質有
仙風他年一鉢江湖去先向苕溪訪葛洪前有序云
公吾里人客寓吳興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晚得
官無仕進意築菴西溪名曰雲茅以衛生養性為事

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云云。凡二百餘言，稱重甚至。真蹟藏柳道傳博士家。按公當政和乙未年己丑，十是時士之稍以才藝多者有岐路可競進，公超然高舉于此，豈非賢乎？泊宅在烏程，相傳張志和浮家泛宅之所，因號泊宅翁。蓋志和亦金華人，而寓吳興者二人，志操出處畧同，真足以相配而無愧。顧世罕知之，或以為嚴灘人者，未之攷也。弟甸字仁夫，有秦詛楚文及石經跋尾，攷証詳博，具見泊宅篇中。

賈廷佐 子野

上高宗論遣使書

藕香稿鈔

十二月十四日，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臣賈廷佐昧死百拜獻書皇帝陛下。臣聞之詩有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言人君之不可不自強也。書曰：其克詰爾戎，兵涉禹之迹，言武備之不可廢也。平居猶然而況處變亂之際乎？恭惟太祖太宗以聖神武略平定四海，創業垂統為子孫萬世之規模。陛下嗣守基緒，適丁艱難，正宜不負所託，銳意撥亂，信威四夷，功光祖宗為中興之聖帝。倘或委靡偷安，專主和議，信王倫之說，奉仇敵之詔，則隳祖宗之大烈，所謂蒙恥辱者，雖傾三江之水，不足以滌其穢。後將議陛下為何如主哉？陛下以天下之

大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為財用有民人以為
依附有人材以為任使若以久遠治安為念斷然誅王
倫以懲其賣國拘敵使以誚其悖禮然後上信天命下
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漢高迎太公之策也奈
何欲舍此數者聽信王倫詭詐之言輕以萬乘之尊臣
事仇敵此天下洵洵所未喻也臣不知陛下將講好稱
臣以中興邪將奮發講武以中興邪將聽金人之命以
偷安偏方無復中興之意耶臣為相廬一簿官至微也
敢越職犯分議論朝廷大事死有餘責然臣聞道路之
言謂王倫賣國要致金使名江南詔諭是指吾中國謂

竊香稿鈔

之江南既有詔諭必有金詔以詔陛下如陛下近遣台
臣李寀往江西事體一全其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
常有昔富弼爭獻納二字至以死拒今王倫為使要金
以詔來不以為怪而謂之功臣焉是晝不安食夜不安
寢義當號天取死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為
戎人諸侯取笑萬世又不忍見臣將為仇敵之陪屬嗟
乎此天也祖宗之天也一朝盡化為仇敵之天可乎此
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朝盡化為仇敵之地可乎無天可
戴無地可履雖生不如無生之為愈臣所以痛悼于心
越職犯分號天以取死耳臣聞端拱二年太宗以幅幘

未一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有成筭又念合以
衆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識洞今古明當世控制
之宜通前代備禦之術朕當虛心以待前席與談不以
疏遠見遺狂直加罪於乎祖宗之念慮其詳審不妄發
也如此況當彼時疆場特小倣耳猶不敢自任以今日
金人不遜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陛下自
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臺諫心知其非保
守祿位不肯正言但曰此前人之議耳此聖意所主耳
是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
料金使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啗

竊香稿鈔

陛下以拜彼之詔此雖三尺之童必以為給我耳天下
之氣勢兩敵則謂和之易成我弱彼疆則彼以吞我為
心何和之有以項羽之氣百戰百勝約和於漢割界鴻
溝已而項羽解兵謂可高枕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
乾張良陳平議以今漢有天下大半此天亡楚之時不
因其幾而取之是養虎自遺患也於是追項羽以并天
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又若六國之君割地奉秦以
求和秦陽和而陰傾之追亡逐北因利乘便盡有六國
之地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於乎恃疆吞弱自古而然
狼子野心尤不可測十有二年之間以和之說戲我盡

皆空言無一語信遷延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拜彼之詔則異日號令必從金出必將漸令我罷我某師退某舍稍忤其意兵有辭而來是陛下斂手以天下與金將無置錐之地矣不然則天下恥于屈辱將有不勝憤懣如勝廣輩爭出以競鹿天下亦非陛下有也陛下當彼之時雖悔無及為陛下萬全之計宜如臣策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取陵寢以迎父兄復境土以雪大恥何難之有語曰時哉不可失今金使名以詔來三軍憤憤諸將憤憤士大夫憤憤民心憤憤莫不願為陛下死矣其或者以其激我不可知也陛下

竊香稿鈔

若不恤衆心之不平但欲委靡從金則天下圜視而起將不怨金而怨陛下矣可不為之寒心哉陛下毋謂我弱不能與角若天已棄雖強終弱若天未棄雖弱終強陛下至此當照金人詭我以和遂大奮發以決於天漢高帝與楚王七十戰敗北者屢矣靈壁之役室家盡亡滎陽之役賴紀信免彷徨無聊一失職之人耳然卒能致坂下之捷以王天下惟至弱者能攻堅疆陛下若不自怯決意用兵欲致中興則席卷金人為漢高之勝直易事耳陛下無謂我將我兵非金之敵師直為壯曲為老王莽以百萬之衆攻漢有甲士四十二萬人有能為

兵法者六十三家旌旗輜重千里蔽空又有長人巨無
霸者以為壘尉又有猛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史謂自
秦漢出師之盛所未嘗有然光武於談笑間以兵三千
敗之於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二三將如岳飛
韓世忠皆忠義可使師之曲直又不待言而喻若決意
于戰則陛下以少破衆成光武之烈直易事耳所謂初
若磊磊落落有志者事終成也臣不勝大願陛下念祖
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斷然有意于撥亂
振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誅王倫拘金使以快天下之
心以振士民之氣然後下令決意用兵以雪大恥以復

鷄香稿鈔

境土遂選任大臣為大夫種以治于內名還王庶以監
督諸將為范蠡以治于外則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效
尤石晉之計萬萬不侔也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將士無
不服其威名此亦陛下中興二十八人之一也其可舍
諸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欲為光武欲為石
晉全在陛下斷不斷之間耳臣忠義所激號天取死願
陛下試與大臣共圖之萬一因臣微言反禍為福非臣
之幸乃宗社無疆之休不然則甘心受戮訴於太祖太
宗耳干冒天威臣無任隕越戴罪之至臣廷佐昧死百
拜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

正月初七日具官臣聞季文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又聞歐陽修之言曰士大夫光榮而飽不以國事為憂惟李翱恠唐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日金計叵測以和好來而使以詔諭可謂至無禮矣臣食陛下之祿不能致鷹鷂之效徒懷李翱之憂流涕痛哭未知死所臣近者不度愚賤嘗遣人詣闕冒進封章瀆犯天威自量必有斧鉞之誅而

竊香籀鈔

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但見道路涕傳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在榜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河南故地並無需索二十七日遂迎金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知其詳然而信如王倫之說奉金人之詔不振一戟不煩一戈迎母兄取梓宮坐收故地則可以與舞干羽以格有苗同日而語此陛下修德所致邪抑朝廷有大賢者金憚而為此舉邪陛下自視二者若茫然未有則金人之所以啗陛下者正可以為弔不可以為賀亦有以吳越之事告陛下者乎越王句踐因吳太宰嚭以行成率眾來朝吳王大喜過望以為信然獨伍子胥懼力諫以浮

解詐偽慎不可聽吳王怒賜子胥屬鏹之劍子胥曰必
植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而抉吾眼置東門之上以觀
越人之滅吳也其後越果大敗吳而滅之遷其主于甬
東與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
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蔽面而卒曰吾無面目見子
胥也今金之撫我猶越人之啗吳耳金日以吞我為心
何憚于我而欲歸我母兄還我故地夫三關不復雖得
中原陛下將何術以守之縱以金人和議灼然可信既
歸母兄矣又曰還我故地矣是金之德我甚厚異日有
無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

竊香稿鈔

豫之事乎豫父子事金甚謹既而金忌豫稍振而疑之
乃縛其子又縛其父束于闌闌之中以聽金詔盡為詭
為之辭其凶險不情類皆如此臣以謂今日之事正如
吳王墮越計中日後必有劉豫之禍可不為之寒心陛
下縱欲以母兄為辭臣事仇敵偷為目前之安自此國
勢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墮于陛下之手無復中興
之望復何面目戴黃屋以王天下哉傳曰鳳皇乘於風
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有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
西戎及後蒙恬侵胡闢數千里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
烽燧然後敢牧馬故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責自強

也今天下切齒恨不食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願為
陛下死事蓋至此極矣陛下若一旦不勝其憤屏絕和
議訣之于天與四海誓雪大恥如探物囊中可以必取
陛下何憚而不為此臣聞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
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
下是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惟曰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予曷敢有越厥
志是也以文武之至寬仁事有不可忍者見於一怒遂
安天下之民此所以為文武也又若齊威王之初委靡
不治諸侯並侵於是發怒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遂發

竊香稿鈔

兵以西而擊趙魏奔走請和人人皆為震動不敢飾非
諸侯聞之不敢加兵于齊者數十年由是觀之衰弱不
振之弊莫先乎自彊陛下以堯舜文武之資遭金陵侮
為日久矣今日之使尤可怪駭陛下何不發文武之怒
力圖中興之烈況以天下之大承祖宗積累之基厚澤
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為金藩鎮取笑後世賈誼所
謂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陛下寧不念自建炎
以來敦遣使臣冠蓋相望徒為紛紛略無少效雖徽考
諱旦尚不得聞今日遽欲還故地歸母兄納梓宮則是
金人為君子長者之事自古鄰敵之所未有方金人之

深入也。席卷皇族，不以為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為漢高之困者，屢矣。其殘忍酷烈如此，其極安在？陛下今日能保其為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不然，則將以我為劉豫，縱不得已，欲為母兄少屈，又念安然以復故地。臣恐異日必有不可堪者。而況咽喉之地，金既自據，蓋如往時收復燕山，以彼所棄來困我耳。陛下雄才大略，春秋鼎盛，倘於此時翻然易慮，為光武之所為，則萬世而下，仰陛下為聖主，願不偉哉！臣竊謂皇天仁愛陛下，所以告戒者甚明。乃者季冬十有九日辛未，天震雷，其占以為國家號令失常，舉錯錯謬。又占以為天以雷霆

竊香籀鈔

為威人君以兵刑為威。暮冬而雷，此不測之雷也。時方伏藏，俄然震驚，出人意外。良由國家委靡，金人慢侮，天意不平，欲陛下震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亦猶皇天震不測之雷也。雷出地奮，曰豫豫之卦，利用行師，此天意也。陛下有將有兵，何不試用之？用之勝，可以為光武用之，未勝，保守長江，尚不失為元帝。何必含羞忍恥，乞憐於仇敵哉？陛下毋憚金強，謂不可敵。漢武帝軍臣伊穉斜單于，馮陵不已。武帝震怒，選任衛青、霍去病以攻之。未幾，衛青討浦泥，破符離，逐白羊，擊樓煩，而匈奴遁。霍去病鏖皋蘭，下折斬，蘭盧侯二王，而昆邪降。自是匈奴

大衄稍息風塵之警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而漢人奮不顧命以直前雖匈奴之衆亦所不能當也又若李唐之初頡利常率衆百萬掃境入寇太宗念欲刷恥於天下遂率六總管出通漢出定襄出金河出大同出常安出廣武以討之無何俘頡利告太廟遂空漠北之庭夫漢之匈奴唐之頡利若不可敵然終底滅亡消息盈虛理當然耳今金之罪惡過軍臣頡利遠甚皇天后土亦厭之矣願陛下悟和討之非是下令四方發文王武王之怒行漢武唐宗之師四封之內四封之外選賢任才共圖興復分道並進夫金人以為我不足與者

竊香齋鈔

而我邊爾奮發非獨人助之天亦助之矣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惟陛下思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如天震電功光祖宗為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善為之辭曰還金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日修守禦旋為之謀亦不失策彼仇敵者寧有好心為我若必取信王倫隱忍自屈為金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母兄以復中原故地則是墮金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甘為子胥之死抉眼以觀天下之大盡為金有耳陛下當彼之時雖悔何及臣非不知言觸忌諱必遭誅殛然憂

國之心懷不能已庶幾宗廟社稷之靈助臣精誠感動
天聽其敢避死使後世有秦無人之歎哉臣不勝俯伏
待罪之至

師道嘗作賈刑定畫象贊并序云君臣父子之義不
明於天下奸臣倡邪說以誤其國賢人君子力爭而
不勝固末如之何默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千載而
下聞者猶感情激烈則民彝大典之重豈不足以有
所助者宋靖康之禍酷矣高宗脅於秦檜之謀忘仇
請和屈膝聽命紹興戊午遣使羣臣交口合辭以為
不可而胡公銓上疏言尤切直金人購以千金讀之

藕香影鈔

驚散東陽賈公廷佐時為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
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仇恥之不可忘名分之
不可貶和議約之不可信請拘王倫拘金使決意用
兵其激切之辭有曰陛下為金人諸侯臣為仇敵臣
屬曰此天下祖宗之天也此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朝
而化為仇敵之天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不如
無生曰陛下委靡從金則天下園視而起不怨金而
怨陛下曰劉豫之禍可謂寒心陛下尚何面目戴黃
屋王天下邪嗚呼其言一至此哉大略與胡公同皆
其君所不能堪又謂今有將可使有兵可戰直為壯

曲為老母以強弱多寡論是又本乎義理之正而深
識事勢之宜非區區較計利害之間者也胡公既遠
竄而公顧弗及豈以其猶不直斥檜而獲宥歟考之
宋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剛王庶曾開張燾晏敦復
魏砮許權趙雍胡理朱松張廣凌景夏常明范如圭
李明遜方廷寔梁汝嘉蘇符蕭振薛薇言鄭剛中之
徒章疏略見一二而廷佐曾不得齒名其間豈又以
小邑下官在所略邪魏揆之集議今亦無考世知誦
胡公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公字子野世居東陽之
蘭溪宣和中入太學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升朝為大

藕香窈窕

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
後薦起知處州遂致仕後贈朝奉大夫今其鄉猶稱
賈刪定六世孫某出公二書及家譜示予併獲拜其
像英風氣凜凜然若存吾鄉有人如是而忍使之泯
泯湮沒哉竊不自揆表而著之復為之贊曰

昔在紹興屈身和仇嗟嗟賈公獨為己羞越職叩
閤據憤陳義子房之忠仲連之志天地與立曰維
綱常二書之存千載有光其官則卑繫節甚偉遺
像凜然孰不仰止

敬鄉錄卷五

藕香菴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

敬鄉錄卷六

元 吳師道 撰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居石陵村嘗應進士舉有志功名不為無用之學紹興季年為書萬言極論減金事不果上咒悉用兵攻守險要死尤精地理著輿地會元志曰十卷為人抗直不能安曲里豪樓某乘其與縣宰有隙誣構之徙置筠州以赦得還嘗自謂業古文三十年有雜著六十篇要之皆無愧古作今存集七卷會元所考云

擬上高宗皇帝書

臣聞智者見成敗於未形之前衆人見成敗於已形之後今成敗之勢已昭然矣而勞於國議者且猶為之憂疑不可不與之辨臣謂今金人之勢其可以必滅者有三其事勢相關而不可緩者有七臣請先論其強弱之勢然後以次陳之為陛下獻今之進謀者莫不曰彼強而我弱彼衆而我寡彼大而我小疆弱不敵衆寡不關小大不戰事未可以先舉夫弱不可以敵強寡不可以敵衆小不可以敵大是天下之常語耳非所以為謀也古之人謀人之國者論其機會之可乘形勢之可勝而

竊香齋鈔

已初不在於他也苟以強弱小大衆寡而言則秦并六國而強胡為而喪符堅舉百萬之衆胡為而敗不知天下之理大則易危小則難傾強則易挫弱則難折是故取大國易取小國難滅強敵易滅弱敵難向使嬴秦不并天下而獨據崤關之險劉項雖彊能夷而滅之乎向使符堅不有中國而雄據關中之地謝安雖賢能挫而敗之乎此成敗之理不在於彊弱衆寡大小也審矣夫秦王之智力百倍于天下而劉項不階尺土之勢以滅之符堅之智力百倍于東晉而謝元以八千步兵挫之況今之金人才智不逮於庸常而吾之勢力萬倍於古

人破而滅之其為力也豈不易哉此臣所以灼知其勢雖若甚難而寔甚易者此也金之可以必滅者有五以臣之所得於見聞者言也若其政令之暴與不暴上下之和與不和民人之怨與不怨鄰國之侵與不侵今南北隔絕臣不知其詳皆在所不論臣嘗見疆壯之人無故而暴卒者先數月間其言語必失次其動作必失宜蓋身將亡而神必先喪矣今彼有意于犯我而隙穴露是天奪其魄而欲亡之也欲犯我而修吾之舊都是天先修之以待我也其兆如此此其可以必滅者一也自古人君其所以成非常之業建大世之功者莫不係於

竊香窹鈔

人心之向背今天下之民間陛下分兵四出若老若幼會過之際生語之間皆舉首加額曰願吾皇宗廟有靈天地有感一舉而誅滅之是吾民怒之也天欲亡之吾民怒之事何患乎不濟哉此其可以必滅者二也國家自偃兵以來智者無所施其謀勇者無所用其力愚者無所效其死貪者無所得其利其怒敵之氣樂鬪之心莫甚於此時也鼓而進之鋒必不可遏此其可以必滅者三也中原皆禮樂衣冠之俗所尚者聖賢之事所習者禮義之教一旦疆而易之豈其心哉夫以禮樂衣冠之俗而驅之以兵戈方矢大者必不願為仇敵之臣小

者必不願為仇敵之民今吾以其所願易其所不願彼不叛而歸我者吾不信也此其可以必滅者四也國家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滲漉于天下而固結于人心垂二百年非有窮兵黷武以害之而為天所亡也非有暴刑虐政以殘之而為天所棄也是宜中原之民未厭于我也其心未厭於我必日夜引領東望於我矣苟傳檄而呼之彼不望風而響應於我者吾不信也此其可以必滅者五也金不可以不滅其說亦有五者大抵以利害相反而言也且天奪其魄而欲亡之是天與我之時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此一不可不滅也百姓怒金人之

藕香稿鈔

剝斂於我久矣三軍怒金人之陵侮于我也亦已久矣苟逆其心而挫其氣臣恐陛下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也此二不可不滅也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漸習之效也中原雖禮義之地禮樂之俗疆而易之者三十餘年矣今而不取則凡生長於彼者舉將漸忘其本漸忘其本則無復有望於我矣此三不可不滅也中原之民雖深被吾先王之澤深感吾先王之德化今為金人所據者亦二十餘年矣今而不取數年之後老而壯者大抵已死後而生者不識吾先王之德化而惟今之知則亦無復望懷於我矣此四不可不滅也今

金所可幸其所和者惟增歲幣之一說耳倘可增幣以幸其少和則一二年之後我愈窮而弱彼愈富而疆彼得以乘四者之弊而肆其志我無一以待其變事勢之危可勝言哉此五不可不滅也夫金之可以必滅者既如此其不可不滅者又如彼則滅之之策其可不獻乎滅金之策有三而所用則一非有上中下三也皆所以因敵而制勝也用兵之法先發則制人後發則致於人今金雖有意於犯我而事不舉則謀未定謀未定則號令未一號令未一則屯乎未備陛下宜先其所發今諸將水陸並進直衝其屯戍之所而襲取之則破之必矣

竊香齋鈔

所謂疾電不及瞑目迅雷不及掩耳也破其屯戍奪其要害而守之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陛下然後進都江表以壯諸將聲援之勢以慰中原歸附者之心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蓋先發之策誠今日之至機也何者金自講和以來二三十年之間彼嘗恃疆凌我而我嘗屈於弱彼嘗以戰脅我而我嘗趨于和彼則不虞於我也一旦吾能反前日之所為出其不意以壓之乘其不備以入之勝之決矣此滅之策一也彼如大衆已舉警備已嚴陛下當使江淮之師堂堂之衆出壽春出盱眙出漣水以迎其前然後一軍出荆襄入陳蔡繞出其後

以潰河洛一軍出隴蜀入散關據關陝以震兩河天下
定矣蓋金以吾都吳會則必以吾所重者在東南彼如
傾國而來其大兵大將必聚于東南其西北必虛故吾
荆襄之衆得以向宛洛隴蜀之衆得以入關中關洛震
動則彼分我專事何有不濟昔者諸葛武侯嘗欲用兵
為蜀表裏之勢以圖中原矣蓋嘗為先主謀曰若跨荆
有益保其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
將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秦州
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未幾荆州為吳所虜取
而亮失荆襄表裏之勢故亮不能獨用蜀以取關中而

竊香稿鈔

亮之素志卒以不遂今者吳蜀一家荆襄一地臂指相
從表裏相應無所窒礙吾於此擁江淮之師牽綴賊勢
於淮南使荆襄隴蜀之衆擣其虛而潰其內此滅金之
策二也若其鋒未可當其勢未可遏陛下當斂江淮之
兵列江而守虛兩淮之地以待之金之所恃者騎而已
舟楫之間非其所長以吾所長控彼之短雖百萬之衆
無所用彼兵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輒渡吾非溝高壘據
江不與之戰夫千里興師速戰則利相持則不利延日
持久糧運不繼士心必危師久而無功則糧竭而財匱
其衆不自亂則必自潰勢之必然也此不戰而屈人兵

之策也擒之必矣此滅金之策三也抑嘗思之陛下必欲一舉而復中原滅仇敵非蜀兵不可何者彼以吾之精兵皆在於東南其慮之於我者亦東南也吾江淮之兵深入敵境則必與敵相遇不入則必與敵相持勢不能直進與之周旋於中原也蜀之於吳相去萬里勢若不相關彼必不虞於我也彼之意在東南而吾之意在西北吾得志於西北則東南之兵不足慮也用兵之法不過虛與實而已法曰實而備之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敵之實吾能備之敵之虛吾進而衝之則何不利之有且彼不與吾相持于東南吾之西兵固不可

竊香齋鈔

以深入惟其大兵大將舉聚于東南而吾之西兵得以乘其虛而擣之是猶秦兵雖彊而與項籍相持於河北不覺其主為漢所得也願陛下堅守東南運籌西北及其未發令蜀諸路召募豪智潛為進取之計就其間選智謀之將委以事宜候金人之衆舉皆南向便乘間深入正兵自鳳州出散關據鳳翔以招秦隴奇兵自興元出斜谷自洋州出駱谷皆不盈七百里入據長安以向潼關而又出荆襄之師擣洪農河洛以為之聲援若此則中原可指日而復矣此臣滅金之策所以尤恃乎蜀兵是故始終言之而不憚煩也願陛下深思而用之或

曰兵不預言在於臨敵制變予言毋乃謬乎臣應之曰不可預言者兵之勢也可預言者敵之情也法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又曰勝兵先勝而後戰不能先知敵之情則安能制勝於未戰之前乎昔聞韓信請益兵二萬北擊燕趙東擊濟南絕楚糧道而西會于滎陽使愚者聞之不笑其狂乎則以為迂也言出於口而成於手合若符契無毫髮之差苟規模不素定於內其能若是之神乎然臣之所言不徒虛語矣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而有七者曰順天曰立將曰屯兵曰彊兵曰防奸曰安民曰理財是也國家自偃兵以來陰陽不和居高者苦亢

竊香窹鈔

旱處下者怨水滯螟蟲不作陰害嘉穀而今歲尤甚當春陽發生之時而凍雪連月決自不止蠶麥所收百無一二今又加以大旱州縣決滯獄於逋租上下祈禱靡神不舉而絕無響應民心憂懼不知所為夫今欲舉大事而天意若此其可危乎哉臣伏覩陛下無暴刑虐政以動民之怨無窮兵黷武以傷民之和又刻心削志不為侈靡不樂游翫不興富室不營苑囿言斯聽謀斯從利則興之害則除之寬大之詔無時不下其所為皆善矣而天意若是者必有怨怒之氣積於下奸於上者故陰陽乖謬而雨暘為之不順臣聞故將岳飛忠義無

比志清宇宙一旦為權臣所害天下痛其冤至今大小猶云云也夫孝婦之冤不伸猶歷年為之不雨況忠臣義士勲業炳天地忠精貫日月無尺寸之封而反受大戮其怨怒之氣豈不充積于天地之間哉是歷二十餘年陰陽繆戾而災患不息也臣聞前相張浚陛下佐命勲臣雖一時兵挫地失而志在滅敵陛下不念秦伯用孟明之事聽妨功害能之說痛怨之終身錮而不用使天下之心失其所望夫勲舊忠義之士天下之所共望也臣晚生固不知浚之為人也然卜之人心則知浚之為人矣今浚雖未用而天下已期之是人心之所共望

竊香齋鈔

者斯人也人心之所歸天心之所係也陛下違其望而逆其心是逆天下之心矣逆天之心而望陰陽之和是却行而求全也且陛下為所無不善當大有為之時天之心當陰相而默助之今乃反若是之甚者蓋天意若曰吾將佑而助之反而逆吾之意吾其可不出災異以儆之乎此天所以示其眷顧之意而陛下不悟也不然災異之來何自而起乎臣願復故岳飛之封爵祿其子孫以申其冤在之氣詔復張浚以副天下之望則天時自順雨暘自若金人可得而滅矣此順天之說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下之勢不為安矣陛下

之所注意者誰邪未得其人宜求其人而用之已得其人宜明而立之不宜尚循常職也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夫士卒所以親附於將者以其威愛素有以服之也今有將之職而無將之權則威愛安足以及士卒乎邊境苟有倉卒陛下臨時授以斧鉞則諸將未必用其命士卒未必服其罰陛下今雖未欲築壇而拜之以張露其聲勢亦宜假之以將權授之以兵柄使之得以自由分置士卒號令諸將則三軍之士知所服從矣太公六韜言論將而次之以選將選將而次之以立將立將而次之以將威論定而後選選定

竊香稿鈔

而後立立定而後威可行焉此太公用兵之深旨也陛下無謂今日事未舉敵未動不可假而與之權也今分遣諸將屯劄要害者大抵皆武悍之夫持兵帶甲動以萬數節制雖有所歸權輕不足以抑之也臣恐輕操妄動上無制將以統之其變恐不在于敵矣此立將之說也用兵之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則屯守之說又在所先也昔晉將取吳或請益戍兵以備之而孫皓不聽及晉師起知其無備順流乘虛直造金陵若行于無人之地使皓聽其言增益精兵控其要害晉師雖彊且衆豈不殆哉今陛下神智先見因其使命求覺而知其必叛故

先分兵屯劄于江鄂兩淮之間據其衝要所謂無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者
然戰而不知分合之變不可戰守而不知分合之為變
變亦不可以守吳王知分兵以禦越之左右而不知為
中軍之所襲王莽知合衆以圍昆陽而不知為孤軍之
所敗此戰而不知分合之變者也秦王知固其外而不
知劉項擊其內元濟知據其前而不知李愬襲其後此
守而不知分合之變者也一分一合而後為變不唯用
於一陣之間為然也散而守令而攻進而鬪退而處皆
不離乎此也今屯兵之所地之相去遠者千餘里近者

鷄香籟鈔

數百里前後分離形勢孤立遇緩急左不及救左右不
及救右恐難有功宜分諸道各以重兵繼其後而為之
聲援為之統率謂如雨淮屯兵則一統于維揚沿江諸
屯則統率于建業上流委命于夏口沿漢聽令于襄陽
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一處受敵諸屯皆應表裡相
維縱橫相合號令相通若一身之運臂指攻其右則左
應之攻其左則右應之敵擊其左吾擊其右敵擊吾前
吾攻其後攻其可必救出其所不意吾之守敵不知其
所攻吾之攻敵不知其所守如此則勢雖分而實不分
地雖遠而實不遠以守則固以攻則克後然為善之善

者也若各自屯守前後不相應表裡不相關是不知分合之變者也守而不知分合之變且不能以自守安能制勝于敵哉此屯守之法不可不知也兵彊不在于眾而在于精不在于精而在于氣氣不壯雖精且眾不可恃今夫閭巷之間聚羣挾黨欲合門而別其雄者甲眾而乙寡乙雖寡其間有一人攘拳奮臂大呼而直前則乙之黨勇必倍而勝甲之眾雖至懦至弱者亦奮怒而不懼此無他氣使然也今朝廷久不用武州縣間多有慷慨感激之士寡壯勇敢之人聞國家將為滅敵之計莫不奮然而無由自數願陛下詔州縣其有豪勇敢死

竊香稿鈔

之士願奮義以助國立功者許自陳團結士伍皆勿黥捏擾為制號為義兵文武智謀之官擇其豐采可畏愛于下者使帥其眾教以攻守之法勿與官兵清雜養之有方教之有法賞格優厚用之則必欣然樂門大者貪功業小者貪爵賞所向必無前所戰必無敵官兵得以藉為聲援氣必倍勢益壯而兵益彊當之者潰觸之者敗此彊兵之策不可不早圖也今國家禁衛之兵及州鎮之兵皆已抽發于屯戍之所朝廷深思遠慮今州縣有立四隅官分結保伍而統之誠良策也以臣思之天下之民皆咸陛下仁厚之政惻怛之誠自非凶荒饑

僅之歲雖驅之為亂不可也然奸雄之人其黨與必眾其聲望必雄藏奸匿盜為之囊橐幸天下有變而肆其志今州縣往往以此曹雄于羣不逞之間豪暴而無賴者多從之四隅之職悉委之此類臣常以為憂且一郡之間有都分一都之中有保正副正副正之下有大小保長之說上下相率大小相維暗與古之比閭族黨之制相合而不善用之耳誠因此等級而卒伍之嚴為之制使各自安業不變惑其心遇有徽州縣長官臨時都統而用之孰敢為變哉不然適足為生事之端而已臣未見其利也夫奸雄之人難以法制而易以勢消彼之

竊香稿鈔

所資以動者皆其鄉黨無賴之徒勇健之夫也無賴而勇健以前疆兵之策召募之則十去其五矣誠令州縣厚賞以餌之多方以誘之則必盡得之矣朝廷資其用而奸以無所肆一舉而兩得之此防奸之策也今事未舉兵未出紛紛籍籍咸謂陛下為遷都之事臣不知其然否也臣謂遷都改邑在他時則可在今日則不可何者當無事之時人君遷動則弱者無憂危之心疆者無覬覦之望此其勢然矣陛下必欲遷都金陵以壯軍勢且宜偏守錢塘營繕城郭為不動之計使民心安而無所惑使奸雄之人靜而無所望待大軍將舉陛下明詔

天下董六師之衆為親征之舉以號于民然後親進而都之外足以聲援諸將慰撫三軍內足以安民心慰民望此安民之說也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則三軍所恃以動者財也況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理財之說其可後乎然理財之說固多矣臣欲望陛下行屯田募墾闢而今敵讐已萌兵力不可以罷邊堠有儆則貧民不可輕往臣欲望陛下算商車借商緡則臣不忍為桑宏羊韋賓都割剝天下以斂民怨其所欲言者姑望陛下權其所取以優民時其所用以省費耳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非百姓足而君能有足也蓋善

竊香稿鈔

藏者當無事之時則藏于民而聚于國當有事之時則取足于民而不使其怨是故民不足則君亦不足民有餘則君亦有餘然則斂散之術必有權以用之也權者非他濟時之急權時之宜也鬻官鬻賣度牒雖衰世之事然權一時之宜濟一時之急猶勝于橫賦暴害以斂民也且彼買官鬻買度牒者不以價例之高而樂欲得之者皆其有餘者也取其有餘以補不足是以天之道也此權其所取之說也夫祭祀之禮先王之常行固有天下者之所不可廢也然行之適時之豐殺講之合禮之誠實不務于耀虛文靡用度然後為得也古者掃地

而祭不以為非二簋之薄可以用享之今之儀則已繁矣而淳文虛費濫賞僭恩近世之弊尤極且如一青城之費用繒帛數十萬其中至有苑囿臺池游觀之所娛悅耳目之具此豈齊戒交神之義至于三軍之賞賚百官之賜予動以千萬計此何為者哉是以三軍一行諸道漕運勞于會計州縣官吏罷于督責文符之往來胥徒之窘迫急于星火今日大禮年分稍違者刑而不恕上催下迫蠶桑未畢而有納帛違限之罰利禾未熟而有輸粟不時之罪永結催課之徒杖責不乾于體枷錮不離于身嗚呼神祇祖考其樂於此乎哉且陛下所以

蕪香稿鈔

備園丘立明堂殺牲備禮以奉祖考以禋上帝豈非欲昭答其心奉承其意使神祇祖考鑒而享之安而樂之哉然天神地祇人鬼依人而行者也其所賴以為主而依附之者君而已今故都淪沒三十年矣神河帝岳曠而無主則神祇之心所以望於陛下者何如也故陵舊廟無所依歸則祖考之心所以望于陛下何如也謂宜明詔天下以恩賞無與于祭祀國步多艱財力不可以妄費臣民宜悉此意惟禮文儀衛之不可無者當其其餘一切減罷停橫恩以需有功省濫賜以待將士使帑藏豐實資用餘饒俟機會以復中原上以圖答神祇之

心下以圖報祖考之意其誰曰不可明堂之禮久廢不講陛下振舉舊典以易郊祭是誠有意于省費也然賞賚之格去郊禮無幾而羣臣上下皆知勢有所不可而無一人為陛下言之者豈非言之則不利於己乎且一郊之恩大者澤旁延于數世小者榮及于子孫非有公天下之心而不私乎己者孰肯為陛下言之哉臣願陛下斷自宸衷勿牽羣議裁節妄費以濟軍興則國用可足而五食可給矣此理財之術要在時其用以省費之說也夫漢屈羣策故能不借尺土而取天下楚傲羣策故雖敗天下而身敗于人今陛下并天下之謀兼天下

竊香籀鈔

之智將圖恢復以成不世之烈臣雖愚昧無高世統人之見然其所言皆於天下之公心而當于神明之理陛下無以為狂瞽之言而忽之也無以為冒進不根之言而屈之也臣草茅之士朝廷無先容之人而帝王之威雷霆不足以為喻臣非土木豈同欲危其親亡其身甘心于此僥倖于萬一哉誠恐機會一失雖悔不可復追故忠義之心感發于內不能自己言出於心而不自知也夫知者當安危未兆之時猶不忘于慮況事務已形乎聖人當無事之時猶不忽于聽況有為之際乎臣願陛下參酌人言推而行之以成天下之事業以遂天下

之公願則退而就戮臣無所憾

上太守鄭敷文書 景望

古之人一事之不知則終身以為恨非固務為該博而多識也以為天下之事所不必知者吾不知也固無害所當知者一有不知則或至于失昔者孟明視之代鄭蹇叔知其必敗于穀周亞夫之謀吳楚趙涉知峭澗之間必有伏使孟明知穀之隘而聽蹇叔之言則秦師無穀之悔矣使條侯不知穀澗可以藏奸伏而昧趙涉之策則中吳楚之謀必矣愚于此然後知地理之學兵家之所急而學士大夫之所當知也漢高帝之入秦也蕭

竊香稿鈔

何得秦圖籍國朝平南唐也先得其十九州之圖經故高帝之取天下太宗之伐江南皆能盡知當時險阻阨塞戶口多寡之處據形勢而守其必爭之地以之取勝而無所失愚然後又知輿圖地志誠國家之要典也竊怪夫今之學者東西南北之不知遠近險阻之不識當用兵多事之時指地圖按史冊高論天下之形勢而曰吾能辨其成敗之所以然而知今日攻守之勢所當然其欺我哉往者僕嘗謂讀左氏春秋至公矢魚于棠釋者曰高平方輿縣有武唐亭有魯侯觀魚臺求之地志不知方輿于今為何縣讀西漢書至圍羽垓下釋者曰

沛汶聚邑名也求之他志不知沛之汶于今為何邑于是徧求地志之書夷考之作者不可勝紀大抵皆雜而無統冗者失之穢簡者失之略誕者失之誣拘者失之泥慨然憫斯文之缺遂歷攷載籍搜括百氏而以今之州縣為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乍離乍合忽廢忽置變名易實而不可按辨者俾皆繩馬會歸于一凡古帝王之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爭會盟之地古基遺迹旁搜並取庶無遺焉其有乖繆則為之援據引証以相參攷實而不浮自成一家幾千萬言分為四十卷目之曰輿地會元志蓋

藕香齋鈔

取其統有宗而會有元也然今學者大抵急于利祿而專于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未遇知已是故書成而不克顯抑嘗觀古今之人才全而德巨者固無所不有而其下者則各專一藝業之終身而傳之于孫夔之于樂垂之于工羿之于射羲和之于厯而王良造父之于御皆專精致力於一藝之間而名于世後之為樂為工為射為厯為御者必稽焉蓋以其精且審也僕于斯文積力十餘年而文始就雖未敢以望古人而其用心亦勤矣其文多無資不能錄去年冬曾攜其稿見上舍陳亮同父僕與同父皆荆溪門下主也

荆溪

謂周將介之以見閣下與正字呂公近聞其到城曾袖
之以見閣下矣苟有可取則固望閣下主張之其有疎
謬而未全也望閣下指教之務欲成就之而後已無使
其淪沒而無傳也僕又嘗合古今夷夏草為一圖縱橫
丈餘了然可觀就館潘氏某主翁好事繪為帳以便觀
覽今借來以呈閣下知其用心不為無用之學也

書唐史諸傳

光弼以侍郎史崔衆傲倨不平之御史長揖宰相未為
無禮也因其不為禮即付兵而斬天子御史光弼其無
君哉曰若是者宣詔亦斬中丞此何理耶昔穰苴斬莊

竊香竊鈔

賈以明威者權也其于事也宜光弼之斬崔衆私恨非
權也 李光弼

馬燧平汴州解邢圍蹇田悅斬李懷光以奇制敵功亦
吳尚矣至于以私忿而交惡于李抱真暗于機會而甘
吐蕃之請縱敵生患而功以不立雖可嘉也亦可貶也
朱泚陷京師帝西幸李晟以孤軍當巨盜燧提大兵坐
太原止分五千援奉天燧亦異人哉 馬燧

予始讀顏真卿傳見其棄中原事嘗竊怪之以為宜守
以挫賊且以堅諸郡守城之心棄之則失策也及觀穆
寧傳見魯公以不用寧言為恨始知魯公之失實然穆

寧太宗以辭色折程名振見其不屈而後奇之遂用以為將意其勇也人君以是取人疏矣幸而中焉不可以為法

程名振

城居諫官數年不言事韓退之作諍臣論以激之城猶不屑也至貞元十年陸贄以論裴延齡事貶為太子賓客時城居官已八年矣則貞元三年為諫官也按德宗紀貞元六年殺皇太子妃太子幾廢夫吳通元史法書殺者罪其君之濫刑也今至殺太子妃殆非細事也而城猶不以屑意使後無延齡事則曠官尸祿城何以辭雖然城賢者在城則可在他人則曠官不可後之居

竊香籍鈔

是職者欲如城所為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則善矣

陽城唐三百年如貞觀之致治開元之升平高躡兩漢庶

幾三代州縣循良之治當不減于漢然唐史傳循吏者凡十五人而附見于傳者又數人如賈敦頤韋丹之徒雖時有一善之可紀然其人皆碌碌不足道無有一人如漢龔黃輩聲名磊落膾炙人口者讀唐史吾得二人焉如倪若水之泊汴以清正顯陸象先之治蜀以仁恕稱二子文雅足以飾吏事敦厚足以粹風俗則又非龔龔黃數子比擬也然史臣不傳之循吏者以循吏不足以傳二子也予于唐史取倪陸二子以為唐之循吏云

循崔隱甫不屈宰相牛仙客信乎其剛可尚也然黨李
林甫而逐張說何哉蓋憎愛之情異也剛則吾不知也

崔隱甫

朝宗嘗薦崔宗之嚴武于朝當時士咸歸重之至言不
願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今攷其傳亦初無甚過人
之事唐人乃云爾者蓋以其識拔後進之一節也然則
樂推挽士宜其名重於時哉 韓朝宗

敬鄉錄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敬鄉錄卷七

元 吳師道 撰

蘇簡字伯業遲之子遲則黃門公長子也遲字伯充
建炎二年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婺州奏減買羅
額按揮塵錄三年葉夢得為左丞十四日罷其自記
奏對語云知婺州蘇遲奏本州上供羅皇祐勅額一
萬足今增至五萬八千九百九十七足乞減一半上
惻然今依皇祐云法羅局奏今用度不同恐減太多
乞減二萬并八千有零從之父老為立生祠因家焉

卒葬蘭溪靈洞今棲真院側後贈少傅娶之蘇氏始
此公以祖恩補假承務郎宣和初調鄭州司刑曹滿
監華州錢監改京兆府曹達炎充江浙制置書寫機
宜文字通判宜州未上改饒州紹興初監都進奏院
江淮開都督府選入幕府守嚴州使者列薦請便養
守建州嚴人思其遺愛再除守嚴知處州直秘閣帥
廣東轉諫議大夫眉山縣男措置海盜有方除直徽
猷閣尋除直龍圖閣帥洪踰月罷次年辭召丐祠轉
中散大夫復龍圖閣致仕乾道初封中大夫二年卒
復贈少保有山堂文集二十卷

藕香窈窕

蘇 字伯行簡之弟以外祖梁子美恩授將仕郎主
新鄭簿辟江西帥屬改秩知錢塘縣諸軍審計司軍
器監丞兼權吏部郎出為閩曹守臺州丁父憂終喪
奉祠十年而卒祔葬蘭溪紫岩鄉少傅墓傍累贈朝
議大夫為人明敏遇事嚴辨在錢塘減稅課之無藝
者在閩罷運監神綱以請求得之者在台禁私鱈而
課自入倍在吏部主右選號為精詳平允事見簡所
撰墓誌

蘇諤字伯昌簡之子以祖恩初任浙東帥屬知台州
仙居縣江西運司幹官主管文字知柳州又除邵州

韶州繼遭父母喪服除入對除寧國司馬直秘閣明
州司馬召除工部郎中改兵部尚書郎補外直顯謨
閣湖南運副明州長史召除大理少卿太府卿秘閣
修撰知鎮江未上以弟誦卒丐便郡經理其喪得江
東運副改提刑未上遷江西後奉祠卒官朝議大夫
贈至正奉有拙齋集

蘇仲字伯言諤之弟父恩補將仕郎終知濠州

蘇誦字伯茂諤之子以祖恩初任紹興嵒縣主簿再
中漕舉知嚴州建德縣監都進奏院丁父憂免喪添
差通判秀州幹辦諸軍糧料院司農寺主簿將作丞

竊香窈窕

補外知衢州福建提舉就除通判轉朝散大夫

次韻張正民遊智者寺

養拙何所詣白晝門常關剝啄有好懷遶郭橫秋山佛
廬占山麓清淨非人間曳杖得晤語幽尋為怡顏三峰
聳而秀羣巘抱以環寺同喬木古僧與白雲間一鳥不
復鳴流泉自潺湲山林足勝踐世路羊腸艱

至後書事

歲盡意不盡日長愁更長將士介生蟻黔黎痕復瘡拂
膺念江夏掩面向山陽大隱未高枕巨壑仍望洋舊聞
死可禱或以酒自戕廢卷三太息撫時徒感傷

梨乃北方果東陽有遺種開花如雪潔結實論斤重似
聞風霜來採摘不旋踵膚瑩玉在手剖之醴泉湧甘涼
宜解醒席上賈餘勇甚美非耐久靡潰失前寵長安疑
父祖壓沙豈伯仲時方禁苞苴林下喜得共老人齒頰
寒食指難為動鄰牆有酒仙雙苞可持送

同諸孫賦冰筋

雪堆屋背已崔嵬溝瓦垂冰凍不摧乳石駢羅疑在谷
遺簪璀璨儼成堆
五寒侵被憐衰老咀嚼鳴牙憶尚孩
自古中原驗時令江南春候亦難裁

藕香蓀鈔

次韵徐惇濟久不食肉

舉家食肉迹雖陳端有寒儒繼後塵杜老長饒聊卒歲
顏生陋巷不逢長啖毡竊喜全高節食肉從來鄙要津
捫腹祇應多愧負天教吾黨合清貧

詠金橘

小小根莖出近

闕三
字

繁實傲秋天恍如列宿掛庭樹

幾誤饑兒逐彈圓荔子甘香欲爭席赤心粗俗敢羞肩
飲仙爵

闕三
字

賞賦客寡聞猶未編

重修板橋記

蘭谿縣陸走郡再合而近來者捐舟去者問津車音足

音憧憧達旦板橋屈其中途紫岩山谷縣邊春水時至
秋淋積潦眾壑悍激滙於橋下入于大溪橋壞弗治行
旅病涉廣智寺僧可威獨任其事因舊增新糜金錢二
百萬募緣僅二十萬傾竭衣鉢以足其費營于紹興辛
巳之冬成于隆興甲申之春礮石請書夫開道途謹關
梁吏事也予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惠矣而孟子議之
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古之君子於是乎
觀政郡縣多事力不暇給而重於勞民政廢不舉斯蓋
一端林下之人非有吏責而視朝涉者若已褰裳惕然
有不安乎其躬者誠可書也初威告鳩工嘗語之曰昔

鷄香菴鈔

者高橋於路累尺謂水不能冒曾不知增高易款客土
難把水甚至泛溢于道固自若也蓋當損高益平以便
馳驅厚其形址多為銘牙以殺水勢益其廣疏為三碶
以分湍流运用此說工不加倍而橋遂堅壯威多才藝
濟物之急若有不及者既買田一頃山七十畝以歸廣
智又雅飾佛殿創藏經樓鐘樓斯橋特其餘力云下元
日右中散大夫直龍圖閣致仕蘇簡

淨土禪寺新塑羅漢記

乾道庚寅婺州城西淨土禪寺新塑十八大阿羅漢像
偉岸奇古神彩瞭然士女大會香雲蟠結擎跪贊歎謂

殊勝事獨未曾有贊歎既已有問於衆是諸尊者或在
中土或在異域山椒水岩窮絕之境辛苦學道成此果
位天人恭敬龍鬼贊慕鳥獸降伏奉寶布金摘花獻果
皆得証發無上善心今我所睹諸相持以人力斲木為
體水土成塗體具膚全加被五采或現禪定偏袒趺坐
或現炷香支頤然然或擎盃水與大龍手同清涼趣或
伏猛虎使自消滅狼戾怖畏工以巧心幻出諸相而我
何為一瞻敬禮便當獲福無量無數況復辨香能為感
通數千萬里於刹那頃煮茗浮花神燈飛空如此顛倒
無有是處有答於衆是善男子心目內外妄作分別今

鷄香窠鈔

我與汝心從何來姓字甲乙更相稱謂自從無始逮於
今世不知幾身復幾姓字建立宮宇擡鐘布座妓樂歌
舞作大快樂如彼昆蟲螻蛄子等見如是事眩惑狂走
謂大奇異謂大神怪今汝所說亦復如是耳目可接汝
信不疑所不可接便謂顛倒瀕海有山其名天台石橋
梯空方大在焉下臨無地仰觀古木彼所見相種種奇
特不可名狀於信向人不作斯事於闡提惑偏示顯海
是諸尊者有大願力堅固如金剛應化如鍾谷法身圓
對規矩直立彼空中燈是你心燈彼甌中花是汝心花
心無有二法亦如是以心感心本來一故云何區別肉

身上偶惟心惟法徧滿虛空牆壁瓦礫皆具佛道間者
再拜慙愧失辭答者一笑退入於衆長老真惠大師請
記歲月眉山蘇諤以所聞者識之於石眉山蘇諤午日
書

蘇籀字仲茲進長子為進後以祖蔭補官陝州儀曹
掾任子諒薦入漕幕登朝為太府監丞將作監丞補
外參議夔府遠不能赴改會稽請祠歸卒累官朝請
大夫贈大中大夫少侍文定公講學以文學見知晁
以道張加父洪玉父諸公然自處方嚴不苟合故任
止於此喜論事多著述今存雙溪集十五卷穎濱遺

竊香稿鈔

言一卷

大父令賦舊扇

裁紈作團扇當暑不離手炎涼一推遷委擲昏塵垢蒙
蒙蛛絲網闇暗迷遠岫人情逐時移浪自分好醜一朝
收錄已迫朱明候開篋振浮埃清風亦生袖有愛必有
憎無新故無舊可憐漢婕妤好涕泣將誰咎賢哉楚令尹
無欣亦無詬

大父令賦捕魚

寒魚不樂水遇桡輒乘依溪邊簑笠翁智深魚莫知網
罟既不設釣竿亦罷攜蕭蕭徒手米一一取無遺幽人

買魚食心亦憐魚癡蚤知烹割苦寧如在流澌世人亦
異此外物常見羈好鑿李斯犬當觀莊子犧

去年

去年兵起清水巖黃河狹隘東陵頑戾如飄風速如鬼
犬豕涇虎豹豺貪馬星奔汙缺二地猛士皆裂髮指冠
潼雍見兵不及萬半闕甲冑屯河邊隆寒身體裂鞍瘃
亦復勉強橫戈鉞它司金繒封雍府犒軍紙襖如泥錢
軍士隔水相笑海殺身於爾何有馬同州告急唇齒喻
無兵赴救誠難旃元戎鈴下兵八百蒼頭廝養爭后先
廊延詔發五千騎此日收兵姑自全平時保甲例烏合

藕香窈窕

縣符迫促揮空拳甚哉田夫無鬪志一夕驚走如窮烟
漢將蒼黃結旌遁鉄騎勢合彌山川關中控弦誠萬騎
忠臣義士力何宣書生命運亦蹇劣我師疲少鄰敵堅
却憶長安無事日談及禍亂為尤愆飯囊酒甕誇厚福
捧土搗木皆才賢生靈未悉生得罪髓腦塗地尤蒼天
天公未肯息戎馬豈復不解鄰中原案圖戎索入百郡
我邦日蹙知誰憐吳中據江特舟楫惴惴慄聊偷安
旅人流徙隘城郭歲事寒薄理勢然去年往矣不須問
安枕而臥祈來年

臘雪

吞屋糝空嗥越犬如椽懸乳戰吳僧晶瑩一色紛無際
飄瞥羣花散却凝人心禽飛遭屏絕竹端松頂重何勝
將軍逐虜弓力濕坐屋書生能不能

秋辭三首

澹天高兮影徹警鶴鳴兮霜曉何是天之疾威絕千里
之寸草蛩鳴叢而哽咽鳥投葉而驚噪息人心之浮競
韜狂志而縮爪聳南阜之高枝睨快鶻之騫矯予不去
兮楸上思胡為乎天杪惟古人之奇懷超獨覺而遠到
乘千里之遺風獲萬仞之藏寶吞日珠兮月露瑩心精
之雪藻

鷄香窠鈔

其二

息恢台之煥煥兮金俯凝而火流天風淒以道繫兮悲
五勝之王囚下何草之不黃兮上何葉之或留維九華
之采采慰吾人之好修操殼螺之豆漆幸汙邪之滿篝
居老氏之藏室抑邱明之素侯鞭叱羊而視後神為馬
而天游恍鈞天兮帝所俯崑閭如浮漚畸於人而自然
捨吾道兮焉求

其三

始吾登兮終南既而涉兮崧邱縱風行而雲卧凜石瘦
而療收日昇上兮跳丸山滌霑兮脫裘豁二儀兮大全

得三秀兮巖陬獨策馬而歸來
芘茆葦兮三秋情廓落
其何慕求骯髒而與謀心
八極而氣完得逍遙之至游

二松賦

商邑岩巖羣山環中膏液夜涖英靈內鍾其人黃綺其
植日松翹翹我室契濶朋從二友忘言冉冉秋冬古之
遺直本缺 尺寸非可較量繩墨非可究窮凜凜乎
其可嚴憚也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形魄竦動圭璋印顯
矯矯乎其能勵精也如首陽之二賢如齊魯之兩翁石
望其堅山失其穹確乎其不可拔也如辭位之大伯邈
乎其不可拔也如憂世之元龍炎羲鬱攸金石銷鎔冰

籍香彩鈔

合九河雲屯萬峯毛髮磔磔不改聲容如蘭子之完璧
怒髮衝冠睢陽蔽江張髯乘壟天籟嗥鳴非鼓非鐘生
三秋之粟列時一警於昏聩若洞庭之樂鈞天之奏嘈
欲跌宕它樂莫同斷而支大室之壞輯而營靈臺之宮
如良弼之用舍係此邦之替隆雖然待雨露而茂遂積
歲月而強雄世俗莫得而企仰蛇鼠謬託於蔽蒙孰知
其筋幹鱗甲非特據地而摩空猶龍變化乘雲高縱排
陰助陽追日迴風超乎六合之表出乎造化之工遺瓌
珀與茯苓胎史附於倉公嗟夫世人欲速種柳與楓菌
生朽壤蔓延楚叢惟二友之不凡受正命於厥躬相與

唵嘯而作殆其莫逆於胸

東萊先生呂祖謙字伯恭

著述書目

許由 夏夜 春日西興道中 白鹿洞書院記

重修釣臺記 清曉出郊 城樓 竹窗 八詠樓

有感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漢弩機歌 野步

晚春 綠映亭 薛常州墓誌銘

呂祖儉字子約成公之弟

著述書目

霜月有感 和德鄰潘公新居 紹興三年封事

藕香窈窕

遊赤松記 癸丑封事 和晦翁燕歌 癸丑輪對

乙卯封事 寄黃侍丞 左藏文

呂喬年為成公後

著述書目

金貂亭記 明招寺二先生祠記 呂忠公贈江時

法詩

詔陽之遷道中呈汪時法

乙卯夏

南江一道水分明寂寂扁舟不記程
回望家山在雲際
夢魂猶對短書檠

汪氏諸郎子獨賢相從過嶺過韶川
九齧風味猶存否

莫向南華却問禪

一川風月下扁舟蕩漾金波泛白鷗此去韶江知幾里
九成縹渺在雲頭

道上有感

郡書亂插架荏苒忽忘年歸來誰謂心拂拭復茫然聖
遠道難繼事變如山連寒夜煨芋栗炎天浮藕蓮時與
舊朋傳曳杖訪林泉忽來朝市中歲月復推遷一朝落
南去道里有餘艱韶陽號善地九齡亦稱賢杜門省愆
咎夙夜問周旋異時歸故里拜掃明招旣目力儻未衰
庶幾守遺編

藕香窈窕

送汪時法歸金華

扁舟南去意茫然襆被追隨便欲前親故道途相與語
但言高義薄雲天

梅潦因仍不計旬舟車屢易敢因循昭真觀裡泠泠水
豈解遊人有怒瞋

霽虹解纜動江聲風不隨人舟易橫咫尺青泥含淡月
何時相對話平生

問途快閣得寬恩舟轉風移日未昏山月相忘期度歲
別懷祇覺暗銷魂

人言追送不嫌遠我獨衰殘嬾出門重教來時路旁候

猶留風月伴黃昏

歸去兒曹欲興言相思切處莫窺園吾宗事業無多子
守得簞瓢始見根

攜手山橋第一軒誰能結我夢中緣他年有意重過我
細細爐熏理舊編

送時法登舟

四山寒雨送行舟獨掩柴扉淚未收歸見故人應問我
為言卒歲敢優游

朱子與汪時法

七月十六日熹頓首啟去冬遠承訪及得以少款為慰

藕香窈窕

為感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為數
千里之行意氣偉然不勝嘆服未及致意忽辱手示獲
聞比日動履殊勝尤以為喜子約此行無愧人臣之義
而學者得粗知廉恥如熹等輩有愧於彼多矣聞廬陵
寓舍有園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
以忘其遷謫之懷也使中寓此病倦草略餘惟自愛不
宣

汪約叟哭大愚呂公詩

一封朝奏夕南遷抖擻精神笑出關只有詩書來眼底
更無儕輩散通街聖恩寬大時時降天意難明特地慳

鬻藥買田非立異甘心只作林泉計所求於世如斯爾
造物云何降毒厲嗟哉我公雖下世萬古千秋未嘗逝
家庭學問誠難繼我公超道獨能詣日月有光還有翳
行人潸然咸出涕嗟哉我公雖下世萬古千秋未嘗逝
往年蒼天夭伯氏歸咎云發千聖秘遺客蕭寺獨羈寄
未知曷犯蒼天意嗟哉我公雖下世萬古千秋未嘗逝
汪大度字法時自號獨善弟大章字約叟俱成公門
人公銘汪公將仕墓名灌者其父也慶元初忠公以
言事訐權奸貶韶州改徙廬陵獨善往返之伴送者
順風旨相凌辱獨善以義析之直欲與之坐獄朱子

竊香稿鈔

與之書深所敬嘆忠公道中示時法及宗歸詩並見
集中後忠公量移筠之高安寓居大愚寺以卒約叟
距秋試纔四之舍之就道護喪以歸有高安紀行載
其哭忠公詩獨善之孫開之字元思寶藏朱帖及忠
公手書七絕句嘗以刻之石後魯齋王先生昇二石
刻置麗澤書院約叟以之子時中記其父故人知監
路公卒於蘄妻弱子幼喪不能歸約叟走蘄載其柩
歸割地殯之孫某者客缺鄉朋滿前獨謀於忠簡
王公時為都司籍以主其缺而畢亦義士也元思
力貧好學其友胡讚為固窮集類聚聖賢言行貽之

元思自著貧約有不衣絹布不食夜飯不顧僕從不
妄收買不越人情不作雜書不轉假借不轉懇事不
為妄費不借人物凡十條魯齋少與元忠共學深究
四書之旨元思死相率朋友歛之欲遂葬焉其父不
從越十餘年父死遂得同窆且述其志行請銘于北
山何先生觀二公所與可知其人矣今具載忠公詩
朱子帖及約叟詩於止以著其節云

張垓字伯廣成公門人以恩入仕好義有氣節忠公
貶時在建康帥幕聞之即解裝貿輕貨間行追及之
於信安盡以贖之龍川陳公以事係大理獄鄉人畏

鷄香稿鈔

禍莫敢問伯廣奔走經營卒脫其難葉正則戴少望
少時甚貧未為人所知伯廣館之於家葉公帥建康
實始辟之再為湖廣總領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皆
有聲績以老奉祠而終成公教授嚴陵時伯廣從行
張宣公為守與呂公講切得在其間讀論語至君子
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宣公顧問伯廣起對曰此精神
之所偏至也人為萬物之靈雖賢不肖異習顧其用
之不同用之所在精神集焉篤好而專攻之之謂喻
宣公欣然是之

敬鄉錄卷七

臨香稿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

敬鄉錄卷八

元 吳師道 撰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所居名龍窟世稱龍川先生童
幼時受知周參政葵為上客隆興再議和公獨以為
非既薦于鄉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入太學議不
合棄去淳熙五年伏闕三上書孝宗驚異詔詣政事
堂時相使人諭意示恩公不應又嬖倖者欲一見之
踰垣而逃遂報罷歸十五年親至金陵觀形勢復上
書終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謗忌者羅織之

再係詔獄事白由免解奏名擢紹熙癸丑進士第一授承事郎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踰年病一夕卒後特諡文毅文集四十卷又有通史提綱等書其人既顯集亦盛行姑錄數篇著其大者其學之未粹則世自有定論云

龍川榜下第二名朱質皆嫠人人謂一不如二三不如四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聖人之治天下也有全勢焉勢之所在必力起而爭之不敢失非好大喜功必臣服天下以逞其欲也

竊香籀鈔

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勢不可以中立故也古之帝王即不幸遇變故而遇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所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庭外如元氣偏注於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過於庸臣而久不得聘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劉淵石勒之徒迭起于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

痛猶有所諉以自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亮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霸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係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禍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

藕香菴鈔

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大宋而頓使強鄰安坐而據之以二百年來之故都而為五十年敵人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金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元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為何事也況望其憤宗社之邱墟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

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願志在滅金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詐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父子將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用是皇皇奔走義不能一朝以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意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日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下以有為決不阻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束手延日而天地之正

竊香稿鈔

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大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而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秦楚齊魯皆衰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揮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于荊蠻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境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

天地之氣發泄于荆蠻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
僻陋之邦苟有明德黎民懷之三才具舍諸此今世儒
者之所未講也今金人之根植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
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
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
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
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之指畫方略
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
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
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

竊香稿鈔

否安坐而能者不可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
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
之人皆得其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
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聘
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
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敵
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令和好一
不通而朝野之論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
陛下亦不得而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
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屈也今也城郭宮室政

教號令一切不異於吾矣。黜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金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而爭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志乎？晉楚之伐于邲也，樂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人，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復。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

竊香稿鈔

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維陛下之所

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生而致也臣請為
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
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伏惟陛下幸試
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
土地人民用其兵甲財賦官爵惟其命所而人才亦各
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
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其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
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
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
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

藕香菴鈔

京師常宿重兵以為國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
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
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
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
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
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
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
此而立然契丹自石晉以來徂于常勝每以中國為不
足畏而侵陵窺伺之心無時而息微澶淵一戰則中國
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然慶厯增幣之事富

獨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宦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國家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令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股削之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

竊香齋鈔

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制以不次用之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輕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于朝廷別行封楮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于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乘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

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王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可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仇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事之屈於一隅勵忠復仇而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

藕香稿鈔

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税而大商無鉅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藉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冀中國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治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官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陛下幸試今臣

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閩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為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亡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履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于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為樂國也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

藕香菴鈔

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洩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鮮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于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

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氏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餘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于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

藕香齋鈔

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立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可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河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心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鷺有謀開豁無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大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

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瀘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天下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又啟陛下北向復仇之心今者去丙午丁未之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度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馳驅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物人如林其

竊香齋鈔

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氣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者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父君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以自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

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有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第二書

臣嘗嘆西周既衰幽王被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

竊香齋鈔

大義責其興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上追先王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氏賴以粗安宗祠賴以不絕然而周之臣之忘君父之大仇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置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仇之義則其君

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天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其民其君子有志於民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即安于一隅

藕香稿鈔

是有大功于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營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于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為美臣以識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磨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仇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

法拘為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簡諜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招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取籠絡為明臣以奮勵驅馳為最察見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奢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于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于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為天下之奇論而無取于辨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于陛下者也二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

藕香稿鈔

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人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伏而有獨運天下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向而效忠欵陛下喜其順旨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勇違也是以附會之風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仇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于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齎沐

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
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
決大有為之機務合于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
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
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平安無
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為之時陳天下之
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
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
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金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
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厲為

竊香稿鈔

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為動衆舉兵造事皆足以致人
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
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
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
辭皆以為社稷之臣彼具誓不與金俱生百敗而不折
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
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
賊彼其忘君父之仇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為天人之
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辨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
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早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

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裁甚

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法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輕齷拘擥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源未有窮已財用之人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年之餘其勢固必

竊香稿鈔

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于仇敵國家之恥未雪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仇之志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為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茆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為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為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為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扣囊底之智猶足以辨此願乃日復一日雖不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為拘擥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

然自奮於草莽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其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一年之計有可以開復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

竊香稿鈔

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莽亦不自知其問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惰不復知仇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為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為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心之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萎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黃帝

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
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
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金人
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再守其三曰藝祖皇
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
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
今天下之事爛然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
臣及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
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
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

藕香稿鈔

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
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
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
策百五六十一年之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
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
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
然而臣亦皇恐而退疏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
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為常何陳事召使面
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趨之使有能為太宗開禮樂
法度者其名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

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沒泯而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早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于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勝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為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人獨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為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來

藕香稿鈔

舊名已在學校之籍于法不得以上書言事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為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却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于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于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彌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闔

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
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敬鄉錄卷八

藕香菴鈔

敬鄉錄

卷九

陳亮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元 吳師道 撰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宣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於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

家而半沒於強敵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者春秋許九世復仇而再世則不問北為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祖宗櫛沐之所建置而僅守於偏隅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于宗廟社稷者非臣今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子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

竊香齋鈔

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馳驅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者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智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獲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旁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勞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才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震動

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之所向則吾之
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
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金人之不足畏
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昔人以為不可都
而錢鏐據之以杭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
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有則重湖沮洳而松江
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
以為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
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金人
能以輕師而徑至于破人國家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

竊香齋鈔

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見也臣嘗疑書
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
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焉未盡也京口連崗三面而大江
橫陳江旁極目十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穴之
藏虎也昔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
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
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
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方之表而不使
與中國而為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將固使謀夫勇士得
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

山陽如老羸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適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為長雖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和以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而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此北方為

竊香稿鈔

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知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所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金帛寶貨千兩連發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寞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金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澤者有限而輸諸金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令盡哉

陛下何不翻然使徵求之無厭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年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一時之雄曾不能終其世而金人之興至今不過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兄弟之禍其在眼中而方畏其為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鐘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鐘阜之支龍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

竊香窹鈔

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守天下不恃險以為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廢而臣嘗聞之鐘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鐘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元武湖以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者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千金敵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聞之守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豈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

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為雖有目前經營之勞焉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從今歲末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瞭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其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子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皇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

藕香稿鈔

者以斲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濶而廢異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為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為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才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戒喻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闕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金人非有方輿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

無作也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知如老莊所謂槁木死
灰與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
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服歸其孝
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
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
矣乙巳丙午之間金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
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金人略於奉
慰而陛下獨不形諸怒而不亦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
以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
下而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

竊香竊鈔

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
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
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
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
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
發之惟之其悵悵而不竭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
也陛下斷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今日至此乎臣猶為
陛下悵念以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不濟乎長
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兵之則電掃六合
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以天下格律守天下而

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程科舉之為正格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知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變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形勢之為何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兵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戎戍戍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于

竊香竊鈔

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于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能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高士傳序

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養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漸使然也即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

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高哉周澤既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難矣然顏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瑟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予以為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由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異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由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徇于外豈必後世之知我哉其屹然立於頽波靡俗之中可以為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

竊香稿鈔

公亦且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顏閔以來者四皓嚴光黃憲徐樞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然願為之者異矣令其遇特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予歷觀諸史見此者竊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閔於山林者史不得不盡載也總而為高士傳以備日覽諺曰非汝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時何嘗不為流涕哉嗟乎忠孝者立

身之大節為臣而洗君之恥父仇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為不顧而為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為人烏知安心生猶愧耳况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敗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即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既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問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義起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為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武庚者為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

竊香齋鈔

千載目之未瞑也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者翟義王陵母邱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之必責俯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膽憤發視其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趨起扶之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諸宜大書以示勸乃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譏甚遂傳之叛臣語曰蓋棺論定是果可信乎昔者胥高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顧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乃其冤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列為忠臣傳信千古以興頹俗此聖人勸懲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為多數政出令不拂民欲
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
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
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
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勝怠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
自守雖諄復諭之囂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卒不敢以
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忘故推遵商
之舊政以服其心故歷三世而後怙然從周推之此時
推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者舊強壯之民卒不肯

竊香竊鈔

從而從之者皆長生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
稱頑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伯夷叔齊孔子以
義而詩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之於書而齊是則商民
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為足以存高明君臣之義者
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為足以拒周
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勿克自已也夫義者立人
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
知所處由商而降惟東漢之君敦節尚廉退而商之遺
風故其甚忘也義士亦略如之然亦可以為流涕也已
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心

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褫則其功效豈小哉嗟夫高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為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特起者附之庶乎其聞風而興者豈徒備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上以仁政伯國以謀戰國以力必亂之不同所從來畢矣由漢起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興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焉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為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諂用事辨亦或

藕香菴鈔

以否否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於經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惟智為難仁義禮智遇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所編氓者也此不足論論漢以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張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舉少之雖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可長聲迹烜灼史筆中絕難有奇謀至計湮鬱弗耀余甚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取太史遷之所嘗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則次論列惟

意之從通曰謀臣傳其奇可資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為無取云耳

辨士傳序

古者兵興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易恨而歡者也被古人之用兵非以為得已也使而不失辭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蓋曲盡人情者莫如特達乎詩而使則道足以義開之以理廣譬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拏之辨不貴也及至列國之際強弱

鷄香籟鈔

之相形衆寡之相頃一時鮮廉寡恥之徒往乎其間搖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辱趣之以其所甚欲捭闔而鉗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原起于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師成風其習已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辨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興鄼陸侯通輩皆以辨聞然嗜利無恥不聞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此古之膚使誠為有間至其辨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由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辨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迹之著闕然

有愧史之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探者為辨士傳又為叙古今之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攷焉

英豪錄序

今天子即位之初金再渝盟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嘗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為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乎事勞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害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由英豪今上既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

藕香菴鈔

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乎此非天意也顧大實生之西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即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死耳而少敗焉不可也故飢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強敵吾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為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難則匠石之刈鼻也蓋其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媚之者謂之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

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踰時而千里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於好矣生者之惠奮固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好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願其誠好否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盍亦思所以用之凡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序

藕香窈窕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噉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其飲次張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無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乃其踞矣歌詠諧縱謹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開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善射乎次張曰願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十發而帖中者六七次張心願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

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况次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日後三年此間皆瓦礫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吁嘻長嘆不能自禁後遂不復見豈畏亂或死于兵抑有所奮而不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息紹興初韓世忠拒敵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敵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信已而金師咸退世忠力請留戰金人使謂曰聞南朝決水以灌我營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喜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

鷄香稿鈔

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傍徨江上莫知所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徑往說飛移軍美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蘊蓄甚富在府中屢以策干丞相不用後所獻朝多亦間當丞相意丞相喜欲官之後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蔡屢為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喜此等狂生我國

告之曰吾儕平生談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
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
少吾儕既不能辨而惡他人之能辨是誣天下以無士
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
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曰
世之豪傑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
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難
難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斬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
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而不大大而
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氏者記事之文可少

藕香菴鈔

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為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
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足
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
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玠其二曰死節者
李若水孫溥劉韜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
中王稟張叔夜何卓劉現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
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務劉光世
劉銳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
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辨士若邵公序祝子樞汪若海
其十曰義男若豫韓葛進石頭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

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東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門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者及之司馬子長周遊四方纂集舊聞而為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予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缺遺云耳

二烈女傳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嚴宣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詣杜氏門大言

竊香籜鈔

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為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懼大以俟既浴取鏡抹朱粉其衫衣盡飾俄登几而坐縻帛于梁為國其下庭不容冠抽之籠其首入整髮復冠乃死其家遑遽號嗷賊聞亦驚捨去於乎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從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為予言如此雖古之

烈女何以進焉予既傳其事以示予友應仲實實因謂予言宣和辛丑官分軍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并為執植其刃于旁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長女不為動掠髮伸頸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汙焉後有諗之曰若猶不能為姊所為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每日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即縱辭自解昂然有德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鞏豐字仲至號栗齋上世自鄆州須城縣渡江即所

竊香籜鈔

寓土斲為嫠之武義人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次授江東提刑司辦幹辦公事母喪免授浙東避本路改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久之提轄左藏庫奉祠卒公嘗從朱子問學聲實著其諸公間而陞沈冗詞以終時論嗟惜葉水心誌墓三致意焉尤工於詩多至三千餘首今東平集二十七卷又有耳目志若干卷

炊熟日有愴松楸

小樓吹斷玉笙哀春半餘寒去復來五歲一澆墳上土
望江心折刺桐開

敬鄉錄卷九

藕香稿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敬鄉錄

卷十

元 吳師道 撰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紹興庚辰進士調官主吉之永
新簿遷徽州錢事參軍未赴纂恢復二十策欲以進
於朝與諸公議不合而歸未幾卒龍川陳先生謂邑
士之稱雄者四人喻叔奇何茂恭陳德先喻季直是
也龍川未顯時茂恭可其才以其兄恢茂宏之女妻
之故其集中屢致此意嘗評其人山峙玉立地負海
涵目空四海獨能舉意一世豪傑其奇壯精致反覆

開闢而卒能闡自闡其意云

孝子顏氏碑銘

永嘉林侯元仲宰義烏下車未遑他事首訪顏孝子之墓曰邑田曲孝子名長史直致敬焉即束帶趨駕出邑之東四里展拜墓下禮容甚肅見其二塚纍然蔽叢棘中狐兔交迹樵木不禁侯愀然易色曰何以底民孝哉越明年政成將去又部刺史列其治狀上於朝候於是證圖牒盡反民所侵塋地繕以崇墉石壯北其址覽覆其上嚴扁鑰以限薪樵畜蹂時松檜數十百株表顏孝子墓四大字於道周過者必式之庀工於乾道丙戌秋

藕香菴鈔

七月旦閏月而就乃二千里走書木川諡予曰子枌榆也為我碑其上庶俾後人明吾心無替封殖則顏氏墟墓永有託且以善百里俗予觀漢承秦風俗大壞之後未易遽還於古自嬴政徂祖昭以子遭廢其母家習於見聞不為異卒身受其報死巡幸胡亥兄弟起相屠至於鮑魚雜腐齒載輜輶遺臭億齡劉李固英主忍出分羹語后失母道不哀其子逮太宗時號為黎民純厚訊賈生言則德色借鉏諍語取帚其遺風故在也孝子以匹夫有至性獨不移於習俗親葬自負其土感烏銜泥來助味吻為之傷因名縣曰烏傷其後或曰烏孝或曰

義烏皆必本於孝子故邑眎他縣曾無一姦民諍亂崔蒲繫孝子立其闕也且自古至富貴人邱壠雖錮南山徹九原亡不破者而孝子阡由漢迄今數千百年靡然獨存佳令君又從而旌護之則聞其風者孰不知勸哉侯忠者人也御太夫人官吾邑其政嚴而不殘盡心色養患不能博一笑也既帥之以身又屬之以孝子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予既為記其實且係之辭曰

由漢迄今千餘春錮銅斷漆知幾坟陵谷變遷不可尋顏氏有子歸然存孝肉順骨世所尊馬鬣蓬堞幾何分烏兮無知猶能馴肯有襟裾忘其親因以名縣淑吾民

鳴香窳鈔

為之長者教益敦一木抔土或見侵曾禽不如何足人

跋黃槐卿題太平樓樂府

一時之誣億載之信其利害遠近之相去不待明者而後見然其勇或不足者亦不能待也方秦氏忌人之短已既傳重議以箝天下之口而且以利啗之使告往往牀第燕私之語無不發露一可媒孽言者或至殺身滅族而告者遂有其富貴然秦氏死肉未寒是非乃定凡異時以言罪者類物色旌崇之而告者犬彘不口食其餘矣則誣信之長短何如哉予友黃槐卿有膽畧之士也當秦氏側目磨牙以嚙忠肉義骨之際獨不為威惕

成長短句以摩其須其仇因挾為可貨以控之且二十年矣會秦檜下世遂不及發其脫虎口者幸也凡前日黃氏之宗姻舊遊皆幸其發之後得免於禍已而復惜其不假手於仇及秦氏在時發之槐卿雖暫阨苟未至於死迨後其名日甚矣予則未敢以為然夫貴槐卿此言者以其處韋布而不忘君耳使果計其幸不幸之徒速而言之則言雖忠而意何取焉然曩時仇固得其迹屢欲發而不發仇今豈能終抑之哉槐卿之言不患其不自也南湖何恪茂恭父跋

西園記

藕香菴鈔

道烏傷而西多平疇沃野亡名谿山羸十五里少南有湖隄孔道曰南湖四山牆五一水蜿蜒貫之清流掩映山秀拔可喜可舟可園可屋而居凡瀕湖而居者舉何氏也余居之西林樾靜深源泉隨之而委其地視他山頗夷而多士宜果疏葩繞以藩垣紫荊截水為限日西園入門巨竹聳其巔修楊其沿其堤短花細草夾徑行可百步有堂曰林堂枕岡西湖峻嶺對峙如列屏障而亂峯疊巘又出其背倒影湖中翠光浮動淺則荷芰菰茨離披而去望之不盡深則白波際天微風過之怒濤奔放驚鱗潑刺助為奇壯水鳥族居飛鳴上下雲烟開

歛時晦明四時朝暮變態不齊而所過皆可樂尤於雪
月為宜其東有亭西湖陰以湖水出其南也西曰橫爽
以南嶺橫其前也其去堂階五六十步堂後有二堂左
所見惟竹曰竹屋右香草被其砌曰蘭坡從二堂階磴
而登有屋四楹為燕寢之地曰復齋齋之西壁盡伐櫺
檻依山升降而畦之藝以杞菊上有老松幾百株皆合
抱杉楠楓楮錯植其間無異也蒼藤碧蘿結樹杪石出
林中嵌空奇恠由石罅環行嬾姍而上僅七十丈至絕
頂因其峻培而亭之曰招隱圍以巖花花自地而升猶
不及於欄楯江梅數十株耀白於青林中天寒木脫心

鷄香籟鈔

舒目曠所見甚遠徑東三十步有曰彬亭椽楹皆杉木
而不斲徑二十步有柏亭悉柏為之其郁烈不歇二亭
皆可下瞰蒼波渺茫漁舟上下鷗鷺去來於喬木修篁
之外巨亭之北山益深竹樹陰翳餘草不植巨溪皆簷
蔔約行百餘步有堂屹然聚書數千卷曰讀書堂前甃
地以引山溜有魚數十尾行池可環池皆取草木之宜
陰者樹之幽邃間寂人迹所不及惟青樹翠蔓之所見
松聲鳥語之所聞也稍東木奴百樹亭於其中曰景陸
少折而止有亭巋然在叢薄翳徐之間級而登之遐矚
旁睇遙岑隱見膚寸數百里雲黃葛仙之峰俱在望焉

餘青並牆逶迤而去有別圃曰壺中穴墉以出其下絕
八十丈寄海棠翼之柯葉蒙絡如行龕洞岨於其坳曰
野堂堂後益樹以海棠數十百株花時明艷綺綰綉錯
有泉側出石岸泓澄盈咫猶循塗墮湖中凜然有聲前
一欄盡植芍藥欄下雜化花卉每種不過三本識其名
物而已湖岸多木芙蓉山水至是盈平遠堂外地數十
畝其平如掌梅杏梨柰橘柚各植以類而塢列之支徑
旁午絡以諸花其西有坡壠崛起數丈其高又二十尺
為臺而屋其上前有兩峰屹立曰兩峰亭瓦圓中之勝
可一目而盡也降亭趨松徑出湖上絕湖抵南山循湖

藕香窈窕

而堤遙見隔岸榭等參差出沒於松竹之末堤上有二
亭西曰清華以其含水木之滋也東曰浸山以其從西
園而望山與水平若出於水中也水激岸斷畧約過之
有巨石出水際可坐而釣遵南轉山腹而北至其麓有
枯梅二離立積莽中下有兩恠石如卧虎又數步將石
坎昌陽封其限塲水冽而甘冬夏不枯並梅臨水結茆
三間雲氣出入牖牕白雲巢蔽其前樞有木之前枝以
見水鳥皆視其背風起木末萬數皆和猿聲鶴唳以助
悽惋自是南則翳塞峭絕不可通也余觀林泉之樂非
仕者所能有雖有不能久也有且久其隱者乎然余非

隱者也未能無意於當世之事使果不可以有為則亦終於隱而已而造物者以是畀我厚矣今日讀書堂中間有得處足以自娛倦則掉舟散策徜徉於兩峰之間一泉一石一草一木皆為吾真有也客至具果蔬於山取魚鱉於湖去者不留留者徑醉亦何必仕哉且今之仕者皆入而不能出往往以官為家而視其官家為傳舍一日矣官則遑遑無所之而患失之心重若余之迂豈能必合於世哉故於其出者自為太平計苟得是以老則將益疏治其園池而賦之姑撫其凡而輒為之記

永新縣修學記

藕香菴鈔

永新故有學占縣治之左歲月多槐楸蠹撓將壓凡腐墜落成夷齖闕象貌黝昧學徒散逸閱三歲令熟視遠巡揆不可撐又重改營逮濮陽馬侯淙來一日祇謁廟下顧瞻喟然嘆曰飾學宮教秀民此下車政也我碌碌為簿書錢穀倥偬故未遑今終更纔四月使果不及新斯宮而去吾則不無負於邑人邑人達而賢者聞而諗其鄉大姓曰是故吾結髮所遊者且導吾後人焉苟學遂廢不嗣以墜教基不惟今君之責亦吾屬之差於是可動以義者二十人因爭出力剝木陶瓦鑿石輦土既具乃以乾道丙戌夏六月庀工一撤而新之凡為屋五

十楹重門夾廡而殿次講堂直廡列肄舍兩翼庑通廡
庾各以序為繪望精嚴服器整飭不侈不陋各中法程
秋八月上下釋奠於新宮以落其成百里之士聿來觀
禮禮成以長少堂堂上下簿南湖何恪揖而進曰諸君
知今日學之易於昔歟其亦知所自幸也歟自周之良
塾庠序學之隳人自為學雖兩漢盛際亦不過建學於
首善之地至郡邑之有學則係長吏之良唐常定三等
生員數而教養之法卒不立借不幸出僻絕貧陋之鄉
雖有聰明樸茂之資未易以學也非若今日里今申簿
海內外俱立學宮以幸多士雖今荒郡遠縣必置教官

藕香菴鈔

諭長張增弟子員室廡既稟圖吏資用一物以上悉給
之官就學者如歸令佐守貳咸主學事又以部刺史提
舉之諸君學於此時豈不為易且幸耶然自五六十載
以來士之守所聞而施於用者顧不知昔人若何耶殆
又病在乎學之過易也大抵學之難則識之也堅而其
行也亦不苟學之易則識之也不固逮行已忘之矣故
今之學者類如學之科舉而已科舉外則無所用學學
諸君可知學之幸而無忽於學之易稍能用意於科舉
之外以事其雖則一二父兄之不愛費以樂從佳令君
之敦明昭代學之至意與今抗顏之言及諸君所自處

者為幾僉曰唯唯願托先生之文以記不護辭其記後日戊寅也

仰山廟記

江西之俗機鬼病却醫藥不御惟巫史禳禱是信不愛費死且勿悟故一草木之妖一狐梟之祥往往尸而祝之既久祈不驗始覺其非不足以驚動禍福人輒并不祝所過頽祠僵像無一埃地無之至若廟教歸然而能奔走數百里之地事在若不及是必其神有大功德於此土受其報祀為無忤也仰山二王按圖牒肇於晉永嘉中降於宜春仰山之下袁人即其所祠之遠近因以

竊香窹鈔

地號其神應唐五季廟食不絕逮我宋受命悉主百神遇國有大慶必封錫今爵為八字王廟殿額孚惠境有水旱螟螣疾疫兵火禱之輒應故民戴神賜承永無窮已自大江以西家有其像飲食必祭昔韓退之行行焉道自信諱怪石不語其守袁也嘗以不雨禱於祠下有祈報二文見集中則神之威靈並孚於世尚矣濮陽馬侯淙來宰永新順民之願致民之敬度地於邑東之十里右角山之陰巒阜拱揖環繞若為翼衛形勢靈傑且為神之所降依因鑿為址立屋四十楹以揭虔妥靈寢殿言言門廡翼翼像貌祠器成中法程經始於隆興中

申某月甲子落成於某月甲子於是父老合辭以請於
邑簿南湖何恪願託文以記余既為記其始卒且依楚
辭作迎神以遺之俾歌以祀神而併刻諸名記一軌道
丙戌夏六月望其辭曰

神之廬兮獮潭之湄神之靈兮無不之禾中委兮山中
峙專樓神兮山之趾壽宮笑兀兮靈旂旖旎要神兮
下隨神去來兮風馬龜堵田兮莫石閣之下視浪度兮
戾止奚瞻彼兮釋此驅癘疫兮時雨暘投鉤鍬兮耕桑
侑洞簫兮莫清酤巨千禳兮福茲工

訥齋記

竊香齋鈔

多言近躁訥近禁嘿概諸中道均過也通於道者其言
如飢飽之於食不可欠餘也何給訥之過哉必不得已
而過於寧紬無給蓋訥之去重厚為不遠於吾道未甚
病也以其近仁義而敏於行焉耳雖然喋喋提給如啻
人刺口反覆如息夫躬輩則給固不如訥使託於訥者
如孔光之不言溫樹周仁之不世祕戲訥亦何足多哉
否則言事曾不能出口而所立甚偉若周絳侯口吃於
劇談默而好深沈之思若揚子雲者為幾矣然揆之無
擇於語默而語默當物者又不知相去幾也番陽胡侯
猶能接前輩能自強於古人事嗜學喜持論殆不能休

以其緒餘施於官者良可觀第病於莫能容忍人有不可其意輒面數之以是為人忌宦遊多不偶其外舅程公榜其所居曰訥齋正以砭其病也余謂古人能立身於無過之地者類知於其所不及者勉過者矯令人則一切諱之所以滋不古人如也今侯頓挫久矣更事且熟矣不患不訥訥且富貴矣余懼侯之既富貴當可言而猶守之以訥則非侯外舅名齋之意也大抵矯過者激極於反往往知強矯於彼而不悟顧取過於此者柳子厚賦佩韋蓋知矯夫剛急耳豈自料其過乃終在於脂韋哉則公之矯於言者似難膠於訥矣余因為通訥

竊香籍鈔

之說以遺之使歸而鐫諸石以記為實乾道丙戌四月十二日侯名璪字元質程公諱瑀字采伯余何恪茂恭父也

隱齋記

張侯湛九江名家子也其風流蘊藉餘前人典型余來官禾川逮察侯伯者猶四閱月以余之迂所至寡與侯獨厚我甚余亦樂為侯傾惜其遽終更去也臨分侯語余曰吾世家德化有先人之敝廬在凡士大夫由蜀漢來者舟銜軸車連軫日過吾門吾懶與事接脩然一室閉門却掃頗自適也今歸即偃仰其下矣嘗榜曰隱齋

子盍為我記之余笑曰才譖如侯宜頡頏以取世資隱非所以名齋也侯亦顧予艱然曰吾固非敢必隱然亦吾志爾子無詰我必記焉乃已余遂不敢詰不能辭因坐侯以議其將諸稱隱者非必去朝市裂冠裳巖棲穴處山衣霍食猿狄之與居鹿豕之與遊然後為隱凡能移世族日所馳騫以為不足留意于一物以自休足以為隱名如晉人或隱于卜或隱于賈或隱于屠釣俱不害其為隱雖吏亦可以隱稱也然士多膠于出處進退之際躁者不知隱隱者又固而不通微軒冕桎梏則泉石喉膏肓已故酷遺綿上之草木者未免于懃痛想華

藕香稿鈔

亭之鶴者蓋傷於子見脫要必垂老起高山定漢家父子紛圓如園綺報韓仇竟亟託辟穀以引去如留侯則幾于通矣使果以是隱庸何且侯以盛年一出為吏遽能獲于上官而同列不忌德于細民而巨室無怨望挾此以遊于世無患不合患諸公要人爭欲出我門下侯于此嘗知有所擇無一于進則不墜侯之門戶矣于名齋亦一助也侯頷且曰得此以記吾齋足矣余因書以授之

祭竈齋記

簿之秩下丞令而列尉上其權則遠出尉下自簿書程

督勾核外于縣事一不得以可否且檄傳于部郡刺史
僕僕道途無寧日故所至令丞尉治多葺而簿或寓于
老佛氏之屋就有之亦昇阮老腐不治亦其勢然也永
新為吉之邑支在大江之極西介于湖湘嶺嶠之間去
令行幾都二千里府七百里郡且二百里以僻絕氣習
固陋甚不特官室廬為然矧簿又冷官其治之卑陋老
腐抑固其勢也以予之迂且介既力不足以與世之名
智能據津要者遂則耽華屋之念不在踰壯四上而卒
就下科以進流落于此日與林蠻洞蜒處殆又其勢所
宜得也然予去其家千有七百里襍被就于廩單特予

竊香齋鈔

立至所託之廬復蠹撓將壓幾無以禦其寒暑風雨予
固不欲厲民以自便而新之然亦非敢視之遽廬因即
廳事之西偏汎治一室柱傾易腐級圯覆漏去壁而窗
使之虛明縱橫纜丈餘書數千百卷圍之長物一不置
以為退食之地休吏即偃仰嘯歌其下遇其意到理得
則恬然忘其為羈旅牢愁寧復知天壤間有所謂土堅
木木好高明之觀者哉榜之祭竈用漢孫寶事也寶之
學不能純病在好激以詭利為此事偶與吾說合大抵
君子之仕無崇卑必有以也卿相而不以行道所不屑
抱關擊柝而以貧未病也然居其職則不可以不安不

安而進則躁退則憊留則苟躁憊苟三者類非君子所
由也余因鐫諸石以自警云

宜齋記

子何手榜所居之齋曰宜有客睇而詰曰宜謂何將櫺
楹明曠宜展卷乎庭宇邃密宜遠翳乎可瑟可奕宜適
意乎有圖有刻宜寓目乎檣枕隱几眠坐適時宜寄傲
而養恬乎僕笑而應曰凡子之所謂宜者豈僕之所宜
哉僕每痛伯仲間兩盡其所宜今昔所難且以舜為兄
固宜矣而有象之弟以旦為弟固宜矣而有解之兄雖
聖賢猶不免于不幸矧中下乎故若兩龔之節二陸之

藕香齋鈔

文元仲之名德與夫共被易財推財爭死之事雖簡牘
浩茫汗牛充棟所載可屈指數而布粟不容豆箕相煎
之謂無世無之可謂難矣吾家二兄弟雖節未龔文末
陳名德未陳所幸父母俱存義方時導日對古人黃卷
中而尚友之吾兄所以待僕者既友愛矣而僕亦不敢
不恭此得孟軻氏三樂之一若令閭巷言同氣者方其
孩提嬉笑看核分咀不見斯須念或感啻真若骨肉自
然莫可間一旦愛奪長古猜忌不相能雖親在堂而鼎
異飪察私儲所爭纔錐刀手足為仇敵至有限閭不踰
連甍不過縱斧相痛且不顧遇急難往往束手旁觀甚

者陰擠而竊幸嗚乎此固禽獸之不如者也吾兄弟不
移于習俗如前教子致美之懿非日等之竊有意焉因
取詩人宜兄弟之義名齋以自樂客默然良久曰斯名
固宜矣子之兄弟其踐之無徒言無徒言客去因援筆
而誌諸壁時紹興己巳冬至日也

送余端明存

世儒類喜能吏而吾儒鄙之大率能吏若辦事而多流
于苛刻儒者以遜鈍不失于惠慈然能吏最易以得名
因取要官職故吾儒守道不堅者或利而從之所以循
良之治蔑如也昔班孟堅序東都循吏謂武時外事凶

鷄香籟鈔

奴致中國之凋弊吏少能以治化稱者惟董公孫倪三
人皆儒者故居官可紀蓋吾儒之政自有門庭不以時
而遷就也夫仲舒之學視漢羣儒則似醇矣若弘寬輩
時名為儒耳且猶知此則知今之去儒而吏者殆不名
弘寬若也雖然讀古人之書而官于今日之州縣亦難
乎其有聲矣有能未盡其志書之用且無失名譽者亦
千百而一二也番陽余公儒之醇者也其為吉水邑鉅
事夥吏瞻俗擴雅號不易治一切用其平日之所學者
以臨之卒能行教化於法令之中著誠篤于鉤鉅之外
匪亟匪徐不茹不吐而事亦因以集似有古之為邑者

氣象雖比更一二守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專屬強壯蜂起而公屹然不動如山惟知守吾學而已彼上官故所不悅之而亦自知之因剡章共薦于朝得倅長沙既受代士民皆重其去而為嗟咭涕洟相與祠於學宮以永其遺愛焉夫觀人之政必于其去之日去而人共之猶恨其不早則其故不問可知矣去而人共思之猶惜其不留其為政亦不問可知矣若吾宗漢大司空其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嘗見思此真儒者之政也公其得之矣凡士大夫以詩祖公之行者無慮數十百篇僉以僕與公加厚且使序其梗概云

藕香齋鈔

送喻叔奇丞鄱陽序

士嘆知己之難遇微難乎知己之遇也難遇足以知己者耳至寶橫棄道則不必待卞和遇而後收之雖牧豎之愚見必驚其元彩之異且知欲取攘玩矣若過而不顧者非狂則盲也然世豈盡狂與盲者耶以特以忌心之不去焉耳每世怪世之翹翹然以自樹立者多見毀於異己夫其所以毀之者豈真不知而毀之哉惟知其最賢于己忌心一萌勢不得不出于毀也彼忌我異已而毀我不相為謀然又有實不悅已而謬焉恭敬有實厚我近之則顧以汙己此皆所謂不足以知者夫既不

足以知己則吾詎可輕受其知哉宜其于世愈落落而難合也薌山俞公名世人也學志于古而仕必欲行其學由是學益成名益遠而任益困然公安之而不恤也得丞鄱陽待三年之次而始上視羣蜚刺天則公為迴翔甚矣然守乃侍御王公于今號為有道之士士皆樂其知而侍御之所亟稱詩者甚嚴而公非可以偽得而私于也乃獨與公深相知人徒知公于侍御為同舍生又為同年進士故相知初不知公之所以愛知于侍御者正不在同舍同年也蓋侍御之全舍今年豈惟為公而已哉然相知特深于他同舍同年者則必自有以相

鷄香籟鈔

知也夫丞之職最冷而秩介于令簿尉之間上下偏于簿與尉然昔為之者以無甚吏責也今則又有常平泉布之責也以公處之則為非其地僕與公有媿雅相好方僕僕從江外數千里乘而公遽東去然不敢為兒女感者誠樂公是行遇足以知己者耳吾君苟不先一州而後天下則侍御不久留鄱陽侍御歸則公亦歸矣僕雖不識侍御然以公知之我侍御亦當知我見侍御幸為我一出此序

永新縣主簿題名記

永新非壯邑簿非熟官即縣官可知居者之于世何如

也治故有甚數極陋甚又無石識居者名氏已去則不復訪其為誰予既因其陋而粗加葺焉使粗可居且磨諸壁以題居者名氏題蓋始于予俾繼予者嗣書不絕凡府寺之碑題名第書其名秩姓字到罷之日月而已若其人之賢否政之微惡類不書矧簿職簿書外無可書故令吏部選必以初解褐人者未欲驟責之以吏道所難姑簿假之祿使習于為吏爾然既去更數千百年之遠邑人睹其名氏有猶思之者有罵之而不置者則所謂人之賢否政之微惡終不可泯也簿又仕之濫觴尤不可忽乾道丙戌臘月旦南湖何恪記

鶴香稿鈔

陳炳字德先乾道二年進士嘗守道不仕龍川稱其人學一世不足以當其意其文清深勁麗要不可少云

宗忠簡公畫像贊

諸葛孔明平生勲業僅與吳魏鼎峙而君子每以伊呂俎豆之然亦疑獻者多矣余嘗語人曰偏師一出而三郡響應留屯渭上則軍民安堵此其胸中凜三代規模矣忠簡宗公名在國史事在天下當靖康建炎間廝隸孩童能道其出處公吾里人也其故居去予家無百步世或知其大者而其為人之詳則予實親得之父兄公

久連蹇場屋初似無意功名四十餘年始以進士末科
在選調為州縣小官將二十年晚倅登州黃冠師以俠
犯禁同官相愕然為好語謝遣之公曰何至是獨攝取
杖其背詎之朝謫監鎮江酒久之金渝盟得知磁州磁
正遭困攻危甚守城具百無一有公大開門以計誘之
金宵遁後守留謫京師以忠義激憤將士兩河豪傑投
誠聽命主以一押字得兵二十萬皆願效死力麾下自
州縣脫謫藉二年遂為當世社稷大臣公狀貌樸奇瞳
子黑白瞭然髯疏而勁磔磔立常語子弟曰人誰不
死等死耳有補于國吾榮多矣其忠壯蓋大惟每出兵

藕香菴鈔

必屈村計勝期喜誦左氏春秋少嘗盡以左氏事綴粘
壁間以便朝夕觀覽為文章直寫其肺腑無飾辭其亡
也兩河復危矣予每評公直孔明伯仲不獨其心相似
迹亦偶類雖然孔明何如人哉其于兵部嘗出公畫像
示予慕不能舍去誰不知敬公像獨于予心有感也為
之贊曰

平生孔明稱慕莫及像見見忠簡懦夫有立橫流砥柱
萬里長城欲奮空拳以植危傾猛將斂手氣指目使誰
知此公亦常布士

巢湖神母廟記

巢湖或曰焦湖幅員三百里北流底於合肥東薄居巢南匯大江以入于海而西控濡須其支溢于泌為三百六十有奇濤波晝夜無時蓋其底鏡平無窪凹以阨威故微風亦搏擊縱曳平地數丈烟氛相蒙漫不見畔岸枕篙無所施巧楫夫類拱手惟所之然四面皆可以帆無定所真若默有主宰稍黜黜不虔往往濟登纜咫尺復帆其舟浩漭直入無入故往來一委其可否于神而神毋實尸之神魏皇初間隱于巫湖故巢邑其隘也或血于石龜之口神既豫告于人不之信擇地之特高者走焉地陷而神獨免故人神之于湖之瀆予聞之士人

鷄香稿鈔

或水激清阡陌階梵歷歷可數所謂特高之地即今之姥山岌然湖心居民數十家皆龍氏他姓莫得居焉神亦龍氏也嘗歸其故家歸則香風芬馥相唇齒有獨山焉兩山出沒虛無間皆無草木崖根豎裂舟多碎于其下環湖廟不可指計而莫盛于中廟巨石鑿空關水而提殿庭煥儼礎柱突兀赫然金碧危出雲霄其西口廟新落成而東口則近阨于原燎多寶寺之下亦廟焉磴危趾高負抱林幽予得檄督網維塹烏合賈舟敝腐不堅網蔽虧姦不時病于阿幾八月既望兮泊東岸江淮機鬼禍福叟紛繙日翼雲大風不休懼不克濟私禱于

神主程有期訖定無虞願碑其事以答神貺既得吉雞
鳴解舟帆牆蔽天霽光澄明煙瑞雲倪莫辨東西清颺
披拂烏散後先忽舍復離問無人聲移卯達申隱見橫
青犯險徑前若驥著鞭頃刻岸吏卒歡呼相銜舳艫解
纜十河曾不掩旬萬斛登敷大振軍聲畢事告還復道
祠下居人左右勞訊相欣予曰神益靈矣感謝褚首退
問祝者送迎神未嘗詩實為闕文既與碑文詩以遺之
神令廟額靈惠始封累八字云

舟之來兮風高蕩泊滴兮帆招燎薰在堂兮潔渭牲牢
望神儼然兮斂衽願速濟我兮不崇朝舟之去兮風微

藕香菴鈔

波渺瀰兮迅于飛帆拂兮茫無涯眼眩膽栗兮將安之
我有願兮惟神焉依秋深兮木落葭葦蕭騷兮清日薄
神兮今焉在吞吐月星兮獨處廓神甚仁兮寧以為禍
愚有弗虔兮幸賁過天地一葉兮相繼神無波濤兮駭
我

望黃山詞

望黃山兮我我見接天以葱青紛羣峰兮怪奇眩百變
兮幽明朱沙湯兮山椒下白龍兮甚靈襲深潭兮百尺
夜有光兮晶熒山中泉兮娛嬉坐蛇虺兮隱形歲徂夏
兮不雨農失望兮麋驚禾稼鬱兮滿野垂槁死兮無城

訢哀恫兮神祠牲豆陳兮芬馨巫誇詡兮後先龍蹕處
兮皇寧合歸雲兮九霄麾雷兮雷霆前豐隆兮戒路
叱雨師兮建瓴予揭來兮江東元龍窟兮儲餅并邑荒
兮窮谷門雨版兮常扃汎襪楨兮良勤幾視日兮占星
粟星斗兮莫飽將填壑兮鰥梵宮吾卑兮何求職水旱
兮憂祿願時以雲兮又以雨黃之田兮世世可耕

泛秋浦辭

九華北兮瀨東石畏碗兮屈盤誰此遊兮萬頃初禹鑿
兮何年窈其深兮莫測微波湧矣淪連民連甍兮渚居
蠹百雉兮造天外涵青青兮幾城混金碧兮中邊羗予

竊香竊鈔

行兮酷暑修途邈兮回遭埃迷目兮眇昏僕馬瘦兮躓
顛若有人兮扁舟破菱荷以徑前接予袂兮俱往欲驚
我兮登仙與汝釣兮空明魚雜龍兮藻荇青與汝浴兮
靚深悲風度兮秋濤生汝遊兮嵌岩駭鷗鳧兮爭翻與
汝望兮茫冥冥若有無兮飛煙水一去兮入海問此程
兮數千指蓬萊兮一髮有安期兮偃伶紫貝闕兮珠宮
笑紛車兮塵寰沈瀆飲兮芝沓盍輕舉兮蛻蟬嗟吾生
兮窮屯履平地兮奔湍心炯炯兮猶在願託履兮人間
青老兮欲丹露溥溥兮山寒吾何歸兮日暮寄此懷兮
江之南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紹興丁丑進士嘗任鄱陽丞
紹興府倅權國子監主簿工部郎中出知處州號香
山為監簿上忠義傳起戰國王蠟終五代孫晟上下
一年一百年所取一百九十人凡二十卷乞頒之武
學授之將帥孝宗嘉之淳熙八年也有文集若干卷
龍川稱其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弟良弼
季直之文蔚茂馳騁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亶
亶而無厭也叔奇敏識強記嘗考試一士人賦當選
而用符秦字誤從竹黜之其人伺出院遮道中詰公
公形貌短小為立几上誦其所作一字不遺曰子賦

竊香藜鈔

雖工如格不合何其人愧謝去此事聞諸前輩云

三月二十四日再朝永祜陵

扁舟投曉出重城春浪初肥綠滿汀竹裡幾聲泥滑滑
河邊十里草青青人家艾葉驚飛燕水面楊花點翠萍
漸近昭陵佳氣集五雲松柏喜重經

次韻范伯廉機宜見寄

夫君自是穎囊錐何事翻為滄海遺造化小兒聊戲劇
山林大藥豈無資得閒因病還應樂信手揮毫却有詩
休歎銀盃成羽化會須拔劍撥年衰

詔檄身行出五門

畫舫珠簾出曉關便飛風過幾重灣路經僧舍漁村畔
身在煙霏霧靄間驚浪拂晴翰遠浦亂雲拖粉露崇山
偶因王事從心賞詩語匆匆不暇刪

春水

慶湖春水夜來生曉起雷聲逗雨聲去馬來牛心莫辨
鷓鴣鷓鴣眼俱明飄零花片有底意揉曳柳絲如許輕
旬月煙村半風雨榆錢好為買春晴

五舅處士惠訪小園作詩為謝

五舅名道氣相過如杞苗意行隨綠徑情話竟清霄送
酒花飛急撩人鳥語嬌不堪分手處風雨晚蕭蕭

藕香菴鈔

九日偕成均全官北山登高

輕霞朝日雨微茫沙路駸駸千里強照水有情楓葉赤
倚岩無數菊花黃興酣爭舉凌雲筆醉熟重浮滌海觴
明日蝶愁人亦懶未須歸去苦匆忙

忠義傳序

忠義者天下之大閉也亦天地勁正之氣之所寓也是
氣之在太虛間金得之更百鍊亦不變松與竹得之冒
嚴霜烈風積雪而不少衰人臣得之蹈白刃赴水火歷
萬物而不改其操由此其故也李白有詩有干其主人
之主皆欲其臣然則不忠于主亦人主之所不欲也蓋

人主之意若曰斯人也既忠于彼豈負于我哉苟負于彼必不忠于我矣且比于違武王者也武王封之美其正也太宰嚭成越王者也越王誅之惡其奸也丁公不殺漢高恩孰甚焉而報以大戮者豈非以其背于楚乎季布數窘高祖仇孰甚焉而赦為郎中者豈非以其義于羽乎徐世勣不負李密之黎陽太宗所以勤勤于托孤也鄧曉開李軌敗而入賀高祖所以廢而不齒也章聖皇帝東巡過巡遠雙廟徘徊嘆息嘉其盡節異代者金石刻以贊其忠夫巡等盡節于有唐之時而見褒于有宋之英主蓋則為人主之所貴不忠則為人主之所

竊香齋鈔

賤未有反覆賣國左右取容而見好于人主者亦未有果盡忠為國不為詭隨而見惡于人主者此忠義傳之所以作也傳起自列國終于五代博採正史旁及傳記天下國家之所以安危事之所以成敗可以裨名教可以勵風俗者乃在此選不然不錄也上下千餘年所取者不過一百九十人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已後之為人臣者可不慕哉

祭何茂恭文

嗟嗟茂恭其果然耶何昌于德何嗇于年何成之艱何奪之過病胡不聞計奚以傳為善得福造化所權宜壽

得天幸原若德卷卷不才才之有之有未自居有有
全茂恭之才煜然春妍茂恭之文浩乎如川茂恭之字
薛稷明乾茂恭之詩長吉謫仙謂宜西掖儂美許燕不
然東觀接武固遷胸中萬頃不施滴涓光欲千丈膚寸
靡然五十未加一病不痊二子白丁徧觀華巔人誰無
死子獨可憐嗟嗟茂恭吾實子賢我作豕文子推子先
磬水南湖日往月遷聯轡握手北陌西阡劇談月底痛
飲愁邊我吏江東書札翩翩不遠千舍尋我藍田我官
閩南不我棄捐藥物上穎朋來海埃二月初吉我熟我
眠勿夢子來談笑我前文字談懷胸懷究宣我因作詩

竊香籜鈔

欲寄未緣宣意彌月子隔重泉欲拆子棺道遠且遭憂
心斃斃涕泣連連千里致奠一哀告虔我酒孔甘我餽
即鮮嗟嗟茂恭尚歆此篇

五龍王廟記

龍王廟鄱陽故祀典也郡侯有禱虔則應賢有德則應
集英殿修撰永嘉王公由待御史守鄱之明年六月不
雨三日不雨龍失其職三日滂沛當修
如法是夕大雷電以雨闔境告足歲遂大稔人喜而後
知公之能約束而龍之知敬公也公檄將官趙廣修其
祠工甫畢有小龍似蛇見祠下蟠屈如一大錢文彩炳

煥廣見而拜之小龍昂首起立若與為禮者衆皆屬目
俄失所在亦甚異矣噫世人之諄諄喻之而不帥威而
使之而不肯况從于神乎况于龍乎今公之于龍一號
令之應亦如響既新其宇靈証煜然公之德與龍之所
以靈者不可不書也趙素剛直其言不妄說若龍是故
併記之

評詩

予嘗評論諸家詩杜子美如司馬溫公自是三代以還
第一等人無毫髮可議韓退之如簡相如顏平原雖死
向千載凜凜尚有生氣李太白如謝安石雖紆身朝紱

鷄香稿鈔

而志在林泉或攜妓自娛不拘小節要之蕭然有出塵
姿自不可掩揚子雲著書悔其少作韜藏偃仰不願人
知皓鶴冲天間鷗戲海回視前日始知烏鳶攫肉鵲鷄
爭巢蓋不啻糞壤耳孟浩然王維韋應物如志和雪水
和靖孤山雖未能追蹈高隱然不至為俗氣所蔽白樂
天如公羊傳經羽翼聖道根本教化忽其失也不能不
俗杜牧之如荆軻七首子房鉄錐豪健勇決吁可畏耶
其駭人也孟東野如繫桑餓人形影相弔悲鳴憔悴有
辛酸可憐之狀雖膏粱狐貉亦不能不為之憫然動心
李長吉如汲冢古書茫然異物雖瓌詭奇怪動人耳目

然莫能名狀不知其適用與否也

呂浩字子陽自號雪溪永康人初以賑粟當補官淳熙中領鄉薦會父兄為人誣構係獄子陽投匭上書願納所得官贖其罪書辭其偉朝奏夕報可由是知名子殊字愚牧第進士為江陵府教授迎子陽侍養官舍劉光祖時作帥以遺逸薦子陽于朝所著道思遺稿六卷事監韻語三卷老子支離解葉正則為序道思其菴名光祖為記殊尤善春秋學亦嘗教授永嘉

上孝宗皇帝救父兄書

藕香菴鈔

臣聞言動之過而非故為之此士君子之所不能免而王法之所宜宥也父兄之難而不能以死救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王法之所宜誅也宜宥而不獲宥宜誅而不及誅是雖匹夫之幸不幸猶螻蟻之自生自死于天地之間固無損于造化之功也匹夫之不獲尚足為至治之累自昔聖人在上蓋甚憂之凡下民之微有一不平而義激乎其中莫不使之朝聞而暮達不啻如家人之相與以情通焉嗚呼父子兄弟之際天下之至情也以不獲宥為不幸而自幸其不及誅揆之常情猶不能以自安况夫至情所在渾然一體無所間斷庸可以幸不

幸為區別坐視而弗之救畏一死之輕而廢大義之重不一仰叩天閭以庶幾一悟而甘自投于不孝之域也耶臣嫠之永康人世修儒業而未有顯者于是臣父縱臣之兄與臣宦學于外以從四方之士遊而求光其先業焉中焉問郡縣旱暵相仍聖意軫念赤子無以為生也降詔捐爵勸輸富室出粟以賑之臣父慨然動心令臣首出應命既而朝廷雖特授臣以一官然臣不佞自少稍有立志不忍假父之資以食君之祿于茲蓋三年去年之冬獲從羣士貢于禮部未能以遂其志而仇人怨家所競不滿百錢至誣臣之兄以叛逆誣臣之父以

藕香稿鈔

殺人叛逆天下之大愆也殺人天下之至惡也非至棘寺終不能自明一門父子既械係而極囹圄之苦獄告具而無纖芥之實卒從吏議以數年酒後戲言而重臣兄之罪搜抉獄文以家人共犯而坐臣父之罪夫酒後果有一二戲言而豈有異意此所謂言動之過而非故為之者也深山窮谷之中華門圭竇之戲言而至上瀆九重之尊則幾於失朝廷之體矣且怨仇告訐之情累歲不可知之事所不應治也有司今獨受而窮究之則幾于長告訐之風矣子實有罪則子受之固也搜抉微文以致其父則忠厚之氣亦少損矣昔漢女緹縈上書

乞為官婢以贖父罪猶足以感文帝之聽臣不佞亦嘗聞義矣父兄不幸誤入于罪而有司一致之以法則上以失朝廷之體下以長告訐之風而捐忠厚之意所關若是其大也乃不能乘是略出一言以動天聽寧不愧死于一女子乎臣重念士之求仕于時也亦將以行其忠云爾今日閨門踐履之基即異日朝廷設施之驗也平居父兄落難乃庸懦顧惜不能自出死力而哀救之是無父也豈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可以受君之爵食君之祿而立乎人之本朝哉臣願納此一官以贖父罪而甘以末伎自鬻于場屋之間無寧冒此一官以為無父

鷄香稿鈔

之子而無所容于聖明之世倘陛下哀矜其志而獨從其請則臣區區之志願足矣子弟之義庶乎其無負矣然豈臣父子一門之私恩而已哉苟以為國家自有定法雖子不能以及父遂置之而不問是非陛下之聖明有虧於漢文實臣之不肖有愧于一女子而不足以盡感動之臣也則惟有先乎父兄而死耳復何所恨哉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別荊州諸友

荊州三度別此別尤酸冷蒹葭逐岸靡煙雨隔林迴去棹行且留難離觴醉還醒緬懷荊州士鵲立霜毛整競

爽信何人班班紛脫穎况是清俊流魁然挈裘領相逢
名教樂殊忘舊機境草木臭味同何庸強畦畛虎豹識
避就寧忍覆陷穿人情不相遠頗諒心耿耿眼裡絕荆
蓐風生獨何幸時恨多曠遠赧容容發面頰分袂復自
茲深淵惜斷綆斷綆無續期分袂有時并但願各自珍
時當動深省一簣會成山九仞猶棄井要令百鍊金青
熒無留礦大哉乾坤內吾道相與永

題青溪神女祠次東坡韻

青溪為琳法師道場琳峨眉人一日思鄉水龍
女為致回足鮑為證

藕香菴鈔

生居萬山中二年依澤國偶于僧曹暇聊欲訪禪默再
拜神女祠劈山定何術上有琳公岩作論期破惑只令
澄潭中異影眩莫執宗源人幽窈峨眉如可及吾聞大
地出沒水中日胡為二鮑魚欲歸猶未得變化乘雲
雷那能繫不食山深風竅號天寒日車急寄語龍宮君
安隱藏故穴近來托恠多勿遣容易測

峨眉亭

採石山頭月正弦捉月臺邊酒滿船擾擾利名蟻慕羶
如公豈但酒獨賢平生醉裡詩三千捲起高江作長箋
悲哉人世隔天淵一日乘風反自然死生在我不在天

欲死得死豈其寃欲罷長風大放顛蒼茫何處可拍肩

呂殊

上林樞密書 大中

某聞舉事者為必順人心蘇公軾嘗言古今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人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所不可則反為危辱是非疑似之際尤必取決于人心而況今日送首之事是非較然詎可以犯人心獨行而不顧乎向者誅竄奸魁收名舊德雖未及大有所設施而天下翕然想望至治者無他衆心之所歸則未為而人已

鷄香稿鈔

信之矣夫未為而人信之則易為力欲為而人議之則難為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某切為閣下惜此舉動是舉也不審閣下其以為誠然耶或心不然而貌從之耶抑嘗誦言其不可而卒不勝同列之議耶今京都之內兒童婦女舉以為非至有掩口而不願言塞耳而不願聽人者人心所在相去不遠想閣下亦不知為非也豈惟閣下知其非相同列之人所謂異議者亦未必自以為是也夫彼未必自以為是而復不肯中止徘徊顧望欲將力排衆議而為之者其無乃以力排衆議之罪小而重違敵情之禍大耶夫重違敵情則和議未決和議

未決則邊釁未弭此固今日主議之人所為徘徊顧望者也抑不知和好之所以可恃者在吾國有人足以大服其心不在事事而從之以求厭其無窮之欲也數日以來學校諸生詣闕投匭已嘗及此閣下亦必聞之矣今區區欲為閣下言數語而已閣下以為持三公之首以送敵庭自開闢以來有之乎無之也閣下以碩德重望為蒼生而起乃使開闢以來所未有之事書之史冊傳之後世自閣下始豈不惜哉閣下以為敵得吾三公之首其止以謝邊民而已耶其必將用是以薦宗廟也其必將用是以傳告諸國也其必將用是以改元肆赦

藕香稿鈔

奉上尊號其必將用是以東封西禪刻石頌功也其君負中興之名其臣受不次之賞而吾君吾相乃含羞忍恥偷安一隅猶為國有人乎敵自得志以來八十年矣國力民心將帥士馬皆未必逮昔兩年之間技已止此吾不能少忍乃舉三公之首而亟亟授之以成其名是所謂藉寇兵而盜資糧也是所謂借樞于敵而授人以柄也其為失計不言可知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今者又言藉藉萬口一辭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為今之計誠能一紙布告遠近明言昨來以生靈為念勉從所請而內外臣庶以為未安所有

己差通謝副使等姑遲未行而前所謂小使者不憚再遣彼以吾為有人未必不從猶有難者則雖往復數四未害也况敵情叵測和議難成邊備其可弛乎均之未能備何至若是之迫切哉某昨到京都首聞斯議疏遠之人未知廟堂實意徒見人言如此不無私憂故竊為閣下惜此舉動也夫人固有好議論辨捷給訕上不遜以沽直者閣下視某何如人耶閣下被召親故間不過謂閣下行取高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耳如某者正以功名事業期間閣下其無以位在五人之下立議不專異時或可藉口也昔元祐諸公坐棄地之議而

竊香稿鈔

擯公死者非二今日之事未論為國計正使為身計亦已疎矣人事變遷詎可保耶惟閣下熟籌之無以人廢言則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敬鄉錄

卷十一

元 吳師道 撰

時氏居婺之清江名汝功者字德懋呂忠公銘其妻
邵氏墓序三子鎰鑄鎮孫瀚濟梁潛洽困泉弟汝翼
字德輔呂成公銘序三子鎬錡鏘孫澧源淇演溱灑
灑朱子為書丹又為作慈教菴記而名其妻邵氏皆
以鎬錡故一時見重于朱呂者如此成公與鑄全隆
興癸未進士自錡以下多從遊按鎬子涇亦公門人
而銘樂見者或此時未坐歟鑄字壽卿國子監書庫



官鎬甌寧縣尉淇字叔瞻紹熙庚戌進士涇字仲淵
由太學中嘉泰壬戌進士充浙東幹辦公事皆東萊
門人有可考者澧字子澧一字伯江鎬之子成公門
人有學行著尚書周官餘未成編而卒忠公誌墓執
友私諡曰夷介先生

宿茨道驛

笋輿倦長途夜投村即宿市井倚巒岡人煙半樵牧茅
簷俯清流翠巘出前屋山月照人寒有竟憐幽獨

澗字子澗一字叔觀鑑之子師成公名最著淳熙幸
丑進士初為温州天富南監押袋官歷臨安府教授

鷄香籜鈔

西外宗學教授知甯國縣通判袁州終朝散郎通判
台州成公輯書自秦誓沂洛誥未畢而卒澗以平昔
所聞補究之見所自為序有南堂文集若干卷季子
少章

從先生明招道中呈伯廣炳道

燕子楊花各自飛雨乾溪路綠初肥無人會得風雲意
可是千年瑟竟希

少章字天彝由鄉貢入太學登寶祐癸丑進士第天
才絕出博極羣書初授麗水縣主簿周薦改授婺州
添差教授兼麗澤書山長未幾改南康寧政授兼白

鹿洞書院山長逾年擢史館檢閱以凌躡劾罷授保
寧軍節度掌書記卒不大顯而終天彝自負甚高登
第時年近六十為忌嫉者沮格既而子女昏喪落落
不偶感激自傷平生所著易詩書論語孟子大義六
十餘卷又有論孟詩贊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千
篇總為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三山鄭士懿曰孤
雋峭拔自成一家真一世瑰偉人良不虛也

鳴鷄行

三里寥落秋夜長老雞望星初引吭一聲二聲天沆漭
客夢初回猶惚恍三聲四聲天漸明道上行人馬蹄響

竊香窈鈔

嗟爾行人人有心心長面短誰能尋薛君脫走窘思慮
劉牧起舞豪精神勿言咿喔纔滿座中有歎悲千萬個
君知種種在此雞只合雞聲塞天破吳中老翁百不忙
殺鷄釀酒酌年光黃紬軟暖蒲薦穩日出三竿猶在床
田園歸述懷 東狩行 遠別離 夜行水際 北
窗晚飲 聞行 書懷 山花 田園樂 歲暮
赤松道中 春山登城 上黃晚歸

書事七首

諸將紛然各自雄面前全隔馬牛風尚衣已辨通天帶
何日臨門送晉公

共說曾公有府城殿前數日淨邊塵白麻宣受人爭看
寶馬高秋報主身
特地今年荷主恩儲胥百萬給諸屯張彝自向河南死
懷翔驚翻賀六渾
莫為蒲騷高舉跳邊情轉眼又千迴吳房小敗寧非計
防後飛軍雪裡來
高帝神靈未可誣至今陵柏尚扶疎小臣服有一石淚
准擬北來都破除
北引黃河入宿河下裁鹿角起層波城中待哺一萬戶
咫尺南船那得過

鷄香籜鈔

瑪瑙遺基尚未斜兩京風物使人嗟先皇月出曾遊歷
空見春風發落花

題園門

林花落處憶初妍半折妖紅似隔年今日綠陰還漲眼
却思花落又茫然

遂性賦

余受性剛褊與物多忤賴先人明訓行年三十未墮
大節獨以寒餓切身之故通勉從俗懷薰猶同真之
懼思欲遠舉自遂翱翔世表而揆之義理或謂非宜
乃作遂性賦推天假命以自戒其辭曰

嗟予生之藐艱兮年未老而既衰
策編編髮之垂頰兮兀突跨其挂
頤遂流俗而泛濫兮忝先人之徽猷
懼年歲之已迫兮白日汨汨乎西流
惟世道之猶薄兮殷總總其相加
抑美球之極摯兮崇頑珉之積瑕
鳳凰低催于汙溼兮燕雀橫驚于蒼
冥冉冉披披而昏下兮奄四極而東
傾露織材以為觀兮蓄汚志而須便
苟茫芴其可冀兮殫溷濁其猶美予
高冠之岌岌兮荷夙訓于明師禪天
質而弗虔兮恐自棄于有司操方矩
而入員兮勢扞格而難親鞭跋駑而
不進兮邈鬼倏而神騰飾厲人以自
售矣諒愈修而更醜進與退其皆谷
矣忽茫洋

鷄香籟鈔

而失守予遊太行之崔嵬兮挾膠矐而無庸方闔閭門而脂牽兮遭洪流之奔洄維堪與之縕緼兮獨畀余以孤虛北杓翁智兮南箕簸愚卧擗標而屢起兮行鷓鷯而懷傷漂一身其何慄兮念世德之純剛望金華之紆緇兮蒼雲湧而上征翼萬山而繞雷兮傾千漲而沃楹仙人遺予以丹節兮敕朱鳥使奔走飛廉挾輶而翱翔兮豐隆執鞅以先後軼蒼顛而超忽荒兮覲洪造之宏矩挹沆瀣以徐沫兮攬青飈而遐翥旦弭節于陽谷兮夕予暨于流沙擷若木之芳藹兮塞碧奈之繁華賜天鼎之精啜兮給仙駕之副車蒼虬騁而前訶兮白鹿

三角巖然而騰余乘祥風而逆帝兮帝矯首而不歡曰
道可蹈兮而不可刑據殿中以自宅兮委羣誕之鮮扁
擲成虧于北景兮獨春容乎自然汝何文肆而質齷兮
內徬徨而靡怡忽橫潰而四出兮終不奠其所歸瞰故
鄉之草木兮紛披離而捷獵籬籬穿而不理兮落日汨
乎西陌彼孤兔猶首邱兮余何獨忍而違茲長太息以
掩涕兮馬蹇足而不啻魯叟之元德兮惟狂簡之為求
楚纍放而莫徵兮睇音臺而增憂申屠劊木以自閼兮
卒皜皜而完節馬生務近而不浮兮驅羸蹇于下澤茲
聖賢之奇致兮朗遺躅其猶白矧余懷之隘陋矣寧不

鷄香籜鈔

反顧而內索憶奉慈母之歡忻兮接羣昆之盜和棲衡
門而保靜兮填鳴瑟而長歌慨旁地之百弓兮觀卉木
之天真攬菱芡之披秀兮翫蓓蕾之懷新冬網鮮于微
波兮夏摘脍于鸞碕釀岩下之甘液兮浙玉山之精靡
迎夜氣之方來兮屏百慮以鎮之導聰明而適正兮却
謀畫而不持瑞慶以為宅兮廣漠以為庭視衆噓之淫
淫兮予胡孟晉以超羣悲人生之無幾兮耆纖芥而捐
軀涸方剛之英氣兮昌蕪穢之陋區惟自信而無惑矣
常陟降乎明神諒天性之固然兮何殃慶之足陳

徵玄修賦

徵玄修之終始兮實惟主滋下人握否泰之冥機兮運
盈虛之逸輪抗紫霄而忽蹶兮潛黃壤而遽申或千秋
而同狀兮或一息而異形禍夫晚酒兮眸子濫而不知
其旨通俠敵茲崇閑兮奇羞遠乎奴史般紛紛其萬變
兮職吾修其謀之叨厥程子于往聖兮曰禍福人其自
求之予冠切雲之顯章兮殘敬義以方且道愈亢而滋
窮兮芥不測其所極時純樸之介姿兮衆謂余其悻驕
柔顏色以接言兮彈膏澤而不韶負欄字之暖日兮受
締絡之淒風脂肪涸而萬物利其莫沾兮固一窮而獨
存昔仲尼之元良兮曾削迹而莫容虎踞尊而雄盼兮

竊香籜鈔

佩青廟之元弓回戰終而彌天兮擬聖車以為榔跖富
斃而縶壽兮絲猥附而龐合蕭縲綬而強死兮葱珩錫
夫腐餘元機餓而狂絕兮委芻豢于猿狙奔利而逢吉
兮蹈道而蒙尤恐前志之不然兮端拜而徵茲元修謂
穹邈其莫覲兮枉日月之盛明將廣裕而難撼兮又奚
用夫雷霆恢幽鬱之繫庭兮積忠魂與義魄張壽極之
備福兮叢魄瑣之猥籍予既不能滑稽以改節兮修又
顛而莫測登皇閣而陳詞兮曰予其流辟于裔民皇告
予以吉占矣願少安其勿憂孰有種而無穫兮孰既獻
而靡酌羌未運之方紹矣視恍恍若有亡逮考要其考

詳兮亦何以遁夫玄枵援勁詔以射日兮赤烏瞠而莫
逃揮悍鞭以笞社兮衆叢聚而呼號虛近而埋遠兮豈
不足以騁厥志尚爾驅之僥倖兮在裔子猶顛沛桓彝
則以待世兮世雜裔而萬殊要厥中之有類兮夫何怪
于須臾戴厥聲而折困矣負鄙號而恣睢亦一失而一
幸兮在哲士其擇之若骨脍而滋馨兮慈由澤而踰穢
賢世短而聲長兮愚年引而名厲彼聲利之兩濟兮乃
元氣之所會孰徧得而獲幸兮猶抱恨而慷慨舍一旦
之榮悴兮通往輒而並觀余色康而心怡兮視臭惡猶
肥甘亂曰養性保真復吾性兮體常履正順吾命兮仁

鷄香籜鈔

為吾居由義徑兮援古為則今為証兮要爽厥生孰殊
慶兮

大節堂碑

天下有大戒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義也予讀國史至
宣靖之際雖去之百餘年猶將撫膺裂眦感情太息而
當時士大夫目見其事知以身殉義者乃不過十數人
蓋未嘗不恨其少也然信安占三人焉則又未嘗不驚
其多三人者徐君諱徽言字彥猷毛君諱鼎字叔縝徐
君諱揆字宅卿國朝涵養天下士且皆七世崇極而祀
民風驕敵一日敵人驅數千百千揭竿掉刃而東南十

州望風橫潰守宰通捕莫有少撓其鋒異時邊牧長驅
頽顛折腰抱馬足弓須臾毋死豈足怪哉叔纘以區區
一士曹毅然當劇賊之衝城破而擒頭血而罵不絕口
宅卿在太學憤二聖之當厄上書敵廷自媿王蠟欲以
一介之微感激宇宙庶幾忠義之士聞風奮發至殞軀
喪元不悔彥猷守晉寧初破勅敵斬渠酋次第奏功既
而金師大至以全兵嬰城積攻百五十日糧竭矢窮士
死傷略盡猶慷慨坐堂皇見金師肆罵敵至不忍聞射
殺之立屍如植不仆予幼聞其事慨然想其高風來柯
山首訪遺像則風流墜絕久矣比三年乃得之為屋三

竊香窺鈔

楹榜曰大節奉而祠焉嗟乎彥猷乘邊障叔纘以恩得
官宅卿乃一布衣非世之所必責望也又非迫于勢而
有所不得已也向使隨俗遷徙苟以全體豈遂不容于
一時而三子者忠憤內發視國之傾君之辱若其家破
而身危果以蹈之無所疑却非性與義俱疇克至此世
降愈薄士大夫以委靡為之素習避就為深計三子之
事可使之一日少于天下耶願余安能姑以寓區區之
意庶其有發而已既序次之又為歌一章俾學者歌之
以酬神其詩曰

天降戎疾殄我民鴟鷂奮怒豺狼獍掩道赤鴉蔽陽精

夜羅鬼火塞要津當塗大吏腰纏金撓膺稽顙淚滿膺
嗔咄軟語若稚嬰欺賣宗祏傾皇靈有勇三子心稜稜
披狐援甲憑孤城城頽兵折氣益振目光如炬爍衆羣
或從辟雍曳長紳欲柱八極遮帝輶有倖三子辭轟轟
危立高罵聲吐霆頸血濺天天為昏斷屍峙立不仆傾
神扶鬼挾赫如鷲坐朝不與燕不宥寸武不踏黃金屏
性忠內發孰使令英氣挺挺曠古今搗來柯山訪厥孫
彷彿毅狀衝沓冥築堂泮宇覓深明悲風苦雨淒棘林
魄兮來歸肅冷冷寒哉曠宇疇非臣登茲堂兮企風神
鬚毛磔立心胆森勿俾三子專修名

藕香菴鈔

衢州修羣賢祠記

代思成兄

士能以德挺其身死而使人奉嘗之詠思之不忘夫豈
易能哉幸而得之不能聚而多也聚而多不能同出于
一州也三衢古來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山勢盤鬱
溪水清瀉士生于其壤興慕而來遊遂為此邦之人者
前後相望同出于一州暨聚而多益自嘉祐治平之間
清獻趙公以淳德高節師表天下屯田劉公治易圖鈞
深以悟學者皆為西安人建突俶擾丞相趙公侍讀范
公諫議馬公自北方徙以來而須江徐先生問道龜山
上饒汪尚書受學橫酒皆集郡下一時風旨淵粹藹然

被于鄉閭靖文寶謨二劉公天以信厚乎實有紀于世
尚書之子詹事聚書萬卷復演而大之三衢遂為道德
之藪他郡莫之敢望而擬也郡故有趙公祠蓋以太史
范公文正司馬公號曰景高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劉
寶謨兩汪公父子祠于郡東超化寺學之所祠惟劉屯
田徐先人生二人而已靖大劉公蓋未之祠也嘉熙二
年正月靖大之孫請于郡求附超化之祠太守秘書郎
寶文史公聞而嘆曰浮屠氏儒者所攘顧使羣賢要靈
其間其歆我哉按周禮大司樂掌學政凡有道有德有
死列於瞽宗殷學也然則德董其鄉即學而祭之何浮

竊香竊鈔

屠也于是捐錢二十萬有奇廣學之祠延為三楹奉景
高王公超化寺諸公之學司馬公舊已祠于稽古閣自
清獻公以下共若干人既成公與其僚俛而奠焉像貌
一新裸饋以倫恍然若聆廣室之論覩衆星之集不謂
其已遠在數百年之外也文學掾時某諗于衆曰道教
之不明上之所以化俗操民其說曠矣表崇前哲使徽
音淑音延續於後庶有發乎且士隸于學覽編策所載
哲行高德猶必慕愛尺覆思與之齊况其于親出其鄉
明太守又祠而昭之摩厯之資亦近矣出而講父老之
流傳入則瞻儀像之崇植是雖欲不化不可得也古之

善教者靡不務此叙其論撰以傳其心表其宅里封其
隧墓以著其跡矢人心之靈非可襲取而俗好之溺又
難以勢掩之也則亦養其見聞圍之以遠以感其與善
之心庶幾其自趨之而已蓋刑制威脅其事雖捷不若
微感陰誘取之之深也此明太守所為汲汲也世降逾
佚貶仕而得一郡謀計商畫不出貨利之間廩行帑實
則眾以能歸之矣其有汲汲于此者乎是何衛士之遭
也史公鄆人名彌鞏三世相家而被服雅素其利于學
者甚眾作為之碑此故不著云

玉成齋銘

為從弟
機作

竊香籀鈔

予從弟機名其齋曰玉成謂余為銘余謂機處約不禦
窮不惟天之懟而因以為得知其屬己者將以成己也
其亦異乎流俗之見矣銘以最之銘曰

若欲富且貴乎曠新脂壁疾疾疹所藏邪幅黜珩或以
蓄殃嘗試觀之釣魚之溪版築之場始之明持竿荷鋤
濺泥沒裳其為卑辱亦甚矣一出而際昌厯耿日月之
流光庸詎知竿鋤之為辱乃聽以裕其後而翊其旁然
則稽首受塊僂行乞漿舉天造物而磨礪斷椽百鍊成
鋼蓋功名之吳於是而出寶產德之奧鄉令弟秀齒受
學知方掇矜而見原思之肘曾不懟天彼蒼謂庶幾

造物之相成，一室而自防，方將積空之，之所增欽肅。殺之所凝，以待夫潦水之歸壑，屹然取其津梁，其果能然乎？則予不敢以殘景之矣。

陳師復哀辭

開禧初，先君為西外宗學校官，得有道莆田陳君宓時。主管睦宗院，朝夕從先君遊，甚相善也。先君剛毅而和，陳君徒和而已，然好善特甚，不立私見，是非皆取于人。每先君有所為，或出一文，必肅而拜，至他人小藝，雖不拜，亦拱而揖之。先君積異其所為，期之甚遠，未幾各解官去，不相聞者十年。陳君入為將作監主簿，果抗直有

竊香窈窕

聲，應詔言事，指刺權貴人，怒欲致之罪，未發，適得輪對。復上數千言，指刺彌切，遂得之南康軍。改南劍州治郡。如治家積，稅滯通，皆弛以予民，民愛親之，人人給足，而官積亦裕。既興學，修營保，百廢皆作。又作抵當庫，儲積倉峙數萬緡，以擬水旱。或問陳君公不他征，而富藏若此，何也？陳君曰：自有以為富無事征也。今之主郡者，統囊萬貨以奉要人，舟銜馬員者相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已。今天子即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丞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

卒卒之日家無餘財方陳君在睦宗院時少章方齠年
陳君愛之日置膝間背書為樂然望我良厚時語先君
此子他日必顯名其後陳君所就偉特為海內所慕而
少章遂潦倒甚不副陳君之望令其死也遠在千里外
又不得臨其窆哭之而先君塚上之木亦已中柱感念
疇昔涕不能禦因為哀辭一篇以寄予之悲其辭曰
吁嗟陳君其姿粹和忠則武持奸若敵聞善輟拜推兩
股粵我先子一見相絕違拒曰子愿純配我剛毅得處
所譬之酸醎相和成味乃登俎我特髡髦如鹿方茸雀
方乳君獨其賞捧置兩膝玩且舞別去再紀先子墳木

鷄香稿鈔

大中柱我亦顛沈卑踪隨跡翳林莽獨君烜烜勁氣上
拂摩九虎為當宿春訪君嶠南就談麈胡為不仁北風
招邀墮玄塢先友盡矣感傷熏心淚如雨我疑天公亦
若世談隘且竊隆就纖邪縛慷慨劇囚虜人亡世空嗟
此廣宙誰得拄相望千里欲就君窆腋不羽

與袁廣微侍郎書

少章不佞從士君子之後切聞端平之初重陰褰開白
日清照天下以為興運勝機當開泰之仕者建安真公
臨邛魏公與集之鄉人徐公蓋暨執事相與為四而已
數年以來三公者不幸往往頽落而執事獨巍然孤立

為海內之鎮其勢既已單危而推排媚嫉之士苟且搖
唇磨齒崇節百怪逆拒而陰搖之執事蓋亦察其風聲
料其動之必括望望焉而不敢就也夫急症危狀見諸
形色者大略可觀矣而倉岐和扁又或掉臂而舍去有
志之士戚戚以憂視山度林思欲遐翥冥引懼具不可
得也恐粟憂作之間則又聞執事我冠振佩惠然肯來
又為之欣欣以喜以為倉岐和扁肯踐乎吾門我症雖
甚急狀雖甚危尚有可藥者乎蓋今一世之去就視執
事以為准不識事執事何以處之天下非一夫所能獨
運也必將合二下之力心之所樂趨則氣至而力生故

藕香齋鈔

欲舍天下之力必先得天下之心此雖老生陳腐之常
談然而未可忽也議者謹曰吾憂兵之難財之不裕
而已若是者何足以為當務之急嗚呼獨不思兵財之
所係者乎天下之心作則天下之力生兵固可強也財
固可豐也此亦管子所謂寄政下令如流水之原者也
夫為國之道莫大于審輕重之等古之善治者揆其重
而操之度其輕而縱之操重之權不失而大小之務畢
舉今之所謂操縱者愚不知其何如也莫重于億萬年
之業也而今也輕之願重于失目前之利莫重于億萬
人之命也而今也又輕之願重于失僥倖之欲何其不

思之甚也此三者特其大者耳蓋天下萬物莫不各有輕重之等內外之勢攻守之宜財貨出入之節君子小人用舍之分宜操宜縱較然甚明而自端平距今六七年之間所操無非輕者所縱無非重者是以天下豪傑皆望風而不服小民戲侮以玩上之令而國勢日卑是無他故焉誘於苟安謂可支補以俟後之人而已得以幸免也夫輕者其利常近而重者其利必遠今上自朝廷下及郡國以至于奔走之小吏朝之籌不計夕夜之課不謀曉折腐木以支朽壤苟幸瞬息之不傾又何暇擇遠利而操之乎無怪乎本末之衡決泯泯焚焚而不

竊香籜鈔

可救也故愚謂今日之所急在于作天下之心而又當自持其操縱之權籌輕籌重輕重之籌審則一出令之頃聽之者犁然在目而天下之勢固已回矣某少受學于先子先子之師則東萊先生因東萊得事張朱二先生陸先生從東萊于鹿澤亦復獲承事于左右而又與先生潔齋先生為同年進士一時言論風旨深蔚昭朗少章章得竊其一二不敢自非欲從事于其間沈思靜索習不沾席者三十餘年于此矣易詩書皆涉其大趣而獨嘗深致意于春秋為書數十卷雖不敢自以為是抑不可謂不盡其心也嘗欲求正于當世之大儒以信

其說而今所謂大儒者惟在于執事舍是而弗求將焉
求乎頃者所憂症急狀危不暇乎為此是倉岐和扁肯
踐吾門而徒以症狀自委絕其絃而不操則過矣惟執
事上有以格君心之非使天下之勢安固寧謐如少章
者得優游飽食徐吐其所長而薦之文席執事為之是
其是非其非又下有以答學者之望則天下幸甚天下
幸甚某于執事無一日之雅然師門之舊先人之契亦
非率然而無因也故敢順天下之所全歸而自歸于執
事不復以自獻為羞其平生所為書貧不能以卒致獨
致其應事之作凡若干篇試一覽而詳焉

萬香齋鈔

三槐詩集序

博陵邵自元宣子于予為外諸父從之游將三十年矣
始宣子之父南陵君與其弟作齋西園皆好學有大才
兄弟鼎力名一時西園以禮部上一人歷華顯其名特
偉南陵一命為尉以死著齋在太學上舍奏名訖不得
仕三人榮悴不同然長老評其才不敢有所高下也宣
子總髮膝下承命不名他師朝夕肄業性又通悟蓋于
書無所不習讀羣經叢史旁箋雜解異全之說遺文別
集庾辭僻句深隱細碎之文以至虞初稗官巷談里諺
靡不該悉儕流會集問難卒發若某經所疑某史所闕

支脉邃深茫洋無端宣子必一一條析先引傳註次列
講解多者十餘家然後斷以己意聽者聳駭予嘗以語
滕侍郎仁伯仁伯日記問疑有種曩余師事南陵一日
同飯五六人或疑其辨者南陵誦雜歷不遺一字辭
習若流今宣子復善記若是真乃子也宣子暨嗜書故
人投其嗜寄遺必以書家雖貧藏書萬餘率手自校校
未勾墨一壺若繪畫予自省事交鄉里豪傑游太學同
舍即幾十人其博習可敬畏如宣子殆一二數而已宣
子生平撰著叢稿山委詩易皆有解春秋雜記尤多
嘗傳其地里書一卷考索本末郭景純酈道元不能過

鷄香籜鈔

也西園晚喜為詩故宣子少亦能詩吟就輒為人持去
不復省錄年四十有三惜其散逸始為簿錄傳之斷自
辛未之春迨今辛丑三十年間在紙墨間二千六百篇
然宣子少作尤工流麗有思度又十餘篇盡逸不存甚
可惜也古稱窮通有命不特其身至文字之傳類亦有
命存焉予觀隋唐以來至今詩人別集之傳不必皆有
宣子之能至或平凡已甚猶巨編大刻家有其書宣子
負能而窮吾未保其必傳也夫少則易挾易挾則傳宣
子之作十倍風雅抄者疲手腕攜者累篋筥未保其必
傳又可以多累之乎余不自揆輒惻其繁密取其精邃

者得八百篇手錄為十卷以行于世然亦多矣淵明康樂篇僅可八十要與日月爭光不但汗牛充棟而已宣子所尊事者路帶德音輩豐葉正則呂喬年兄弟遊江西熟驪塘危稹諸賢稍冷落宣子年亦七十有三目昏鬢秃枯槁蕭然矣予自十餘歲即以文藝為宣子賞異更唱迭酬尚班其見集中刪叙之責非余其誰既序次當以寄衢人鄭伯光使刊之若其經解雜文余不敢專宣子之友尚多必有能次之者

嚴州二先生祠堂記

代太守王會龍作

淳熙間廣漢張先生為桐廬郡太守而東萊呂先生為

藕香齋鈔

之郡文學兩先生皆大儒曠世或有之一時聚此邦為賓主其風流餘韻藹然被于溪山之間雖時移世改薄物細故侵蝕已俊而士食其澤自相枝梧者殆數十年此其豐恩遠德殆宜其尸而祝之者也而祠宇不達神靈散逸無以尊邦人之視聽四紀有奇而會龍為尹子茲迺即郡學之西塾間屋四楹為龕以奉之既成躬率僚吏釋菜成禮士之縱觀者莫不徘徊咨嘆內顧自飭若兩先生之尚存在其左右洋洋如也會龍切惟三代而降上之設教造士有登用選擢之利士始以利心應之而理義之實所以陰佐人心潛引國步者在私講之

師蓋自孔子孟子之時已然國朝道學鼎盛名師輩出至于江左則兩先生暨新安朱先生皆以精志全識開闡大學以迪羣心一時論議盈邑滿都士之有志于道者咸集其門其希進望用之士迺始入學于是學校為名利之途而諸先生之門為理義之藪析為二岐夫名利不足以持世則世所攸立舍先生之門將奚刺哉世故推移世賢閔響而學校固存上之設教造士豈以為利也而利則在焉勢之所必趨誰得而日之滔滔汨汨相緣而不已而一世所賴盡委于私講之師是將置造士之法于度好而登進選擢故為窅以瀕天下也今

竊香籜鈔

天下之士舉祗若帷朝夕所磨切者大抵不過考試之丈夫課試之文豈其毀禮背義而為之蓋亦出於禮義之遺故不當以得失衡慮而遷就其說耳誠于得失之外因課試之文以講奧析微則兩先生之教尚有可得而考者何至安于不可回之勢而自尼至此嚴雖隘陋其尺寸之地尚亦有之而揭雯妥靈必取於學校區區之意誠不欲使學校之設苟以專利而士之好修者必將求于學校之外也嚴土瘠而民勞善心易生自今以往凡食于學校者思兩先生而不可見俯而誦其書仰而覩其像如名利之不足專用舍榮辱瑩然不疑則理

義庶乎其全矣于以求先生之教尊夫子之學使世所
攸立不徒在于私講之師不亦郡太守之所當務哉祠
經始于某年之某日成于某年之某日

書王木叔秘監文集後

往時東萊先生講道金華吾宗人尊者翕然從之叔祖
鑄壽卿鉉長卿實為之領袖而壽卿與先生同為癸未
進士先生蓋兄視之而視長卿若弟伯父澧于雲涇仲
淵及吾先人則日在講下課試常最諸生是時四方來
學者常千餘人自永嘉者特多學行又冠諸郡尤與吾
宗人厚善子雲築室扁曰學古前植丹桂後倚蒼柏大

竊香齋鈔

皆蔽牛每休日則永嘉人憬集缺

葉公正則始介陳

公同甫以來已而戴公肖望錢公缺

徐公居厚

最厚來而劉公茂實蔣公行可陳公順剛則有往來其
間薛公士龍訪先生留數月先生挾以遊學古從容竟
日欲去尚日顧不忍舍發吾宗人是時皆饒于財夙戒
世義候諸公至爭先迎致之日漸月染至自忘其鄉音
相見類作溫語而日所談太平溫產也秘書少監王公
乾道進士于時相先達始仕為義烏尉獨識壽卿于先
生坐上先人時尚未第其後教授臨安乃始識公一見
遂如舊交日與王元后張伯廣詣直舍索談至引日連

宵不少倦視葉戴錢徐又親矣先人在宗人中獨後死
又嘗為天富鹽官所友永嘉之士殆百餘人案上竿牘
永嘉蓋十八九先人亦自然每聞人作溫語即喜就之
以宿契使然年來世緒不振前輩風旨影響無存不唯
吾宗人之哀而先友亦往往凋墜每思一時良聚未嘗
不自恨其生之晚不及躬洒掃奉丸杖從事于其間也
揭來南康貧起無棕而王君德適來為理掾聞其世緒
寶秘監公冢孫與之處數月文辨而華學博而審望而
知其不凡嘗促膝深語喟然嘆曰吾家其未卒衰乎今
日反永嘉之人矣昔先生嘗以紫微公結友江西以見

藕香齋鈔

江西書札為興起之候吾于永嘉亦先生之江西也王
君出秘監文集十六卷予書其後集中班班盡友先且
讀且泣不覺已終其卷敬書卷後若秘監公清文奧學
奇節茂行有葉公之銘不復贅書獨書其聞于先人者
云寶祐四年九月晦日

敬鄉錄

卷十二

元 吳師道 撰

王師古字唐卿金華人紹興甲戌進士嘗為南劍州
學教授刊龜山遺書守九江建拙堂於濂溪祠側歷
仕州縣皆有治績除廣東提點刑獄卒有文集及資
治通鑑集義八十卷呂忠公誌墓子謙之恭之益之
觀之有之渙之節之

王益之字行父淳熙丁未進士仕至大理司直著職
源五十卷西山真公讀書之記屢引其端

職源序

頃予尉分水縣介居山間官事簡寡簿職併尉尉雖不兼丞實行文書事邑小不具官余意自昔爾也一日余坐古剝堂皇上仰而望之丞署名其間徐而驗之蓋政和月日也訪諸左右丞置於何時始謝不知歸而問邑之老於習事者復謝不知邑人則陋矣然居官者亦復不知豈不重有愧於邑人歟退而考知其故天聖中京邑始置丞熙寧行免役等法壯縣亦置丞崇寧修熙豐之政雖小邑悉置丞茲邑之有丞惟此時為然建炎省冗職縣非萬戶以上丞亦從此罷矣平素不深考居一

竊香稿鈔

官則愧一官正恐異時所愧者不獨丞而已會予憂居屏謝外事繕開故編因欲略識今日置官本末涉獵廣博懼非諛聞單見所能任諸同志贊予決者什九籍予書者什五願合力以著其成者什三於是往時未見之書靡不畢集而新靜江校官徐尹清伯新九江郡幕官君仲文新瑞昌簿正倪君秀叔相與分任其事中甫弟又從旁掇拾以為之助區分彙聚越半歲而成凡前代創置國家沿襲元豐正名中興併省題其要而寘篇端官之故實職之典掌前賢遺迹先朝訓辭復取其雅馴以次列焉間有一事而諸書不同兼而存之官之冗散

諸書不具者立其目而闕其辭總三百六十門為五十卷名曰職源庶他日官仕一開卷之頃可以知其概前賢風節爛然在目反而求之已所未能者蓋加勉焉是書不無助也豈但一洗疇曩之愧而止哉始余用意不過錄之篋笥以備遺忘非敢示陋於人然三君子用力之勤屬意之遠非潔潔自挾以幸人之不知者此不可不傳不當以予兄弟之陋而併廢也清伯名澄仲文名質秀叔名瑀中甫弟觀之也

王謙之字吉甫淳熙甲辰進士

王象之字肖父慶元丙辰進士博學多識著輿地紀

竊香窈鈔

勝

輿地紀勝序

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志輿地有記或圖兩晰之山河或記歷代之疆域其書不為不多不過辨古今折同異考山川之形勢指南北之離合資游談而誇辨博則有之矣至若收什山川之精華以借助于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效奇於左右則未見其書此紀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吾少侍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荆閩靡國不到獨恨未能執簡操牘以紀其勝及仲兄

行甫西至錦城而叔兄仲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歸來道梁益事皆滾滾可聽然求西州圖記於篋中藏未能一二雖口以傳授而猶恐異時無所據依也余因暇日搜括天下地理之書及諸郡圖經參訂會萃每郡自為一編以郡之因革見之篇首而諸邑次之郡之風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華人物之奇傑吏治之循良方言之異聞故老之傳記與夫詩章文翰之關於風土者皆附見焉東南十六路則倣范蔚宗郡國志條例以在所為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第書品浩繁非一家所有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盡歸律度然而一郡

竊香窹鈔

亦庶幾開卷而盡得之則回視諸書似未為贅也或也又曰昔太史公方行天下上會稽探禹穴歷覽山川奇傑之氣以為著書立言之助先儒至欲效子長之遊而後始學其為文今子乃合天下之書不出戶牖而欲名山大川若躬履焉於子長之遊未免有戾乎余因自笑曰昔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書而得山川之趣其迹雖不同然未可盡以迹拘也當從議者而問之嘉定辛巳孟夏東陽王象之序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少從呂成公學得義命一語終身服膺初仕時方禁道學為考試

官獨以不背師訓對既足華貴又不以登權門沮年
垂六十始脫選權臣又沮之端化始以藉田今出守
盱眙除江東提點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親故
不得免人為國子祭酒遷貳卿文昌兼祭酒悉凡四
歲理宗即位以工部尚書為端明學士同知院事紹
定改元參知政事贊計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
德用進女事以正備嬪御世多稱之自辛巳還朝累
歲丐歸已而得請端平初詔下六七不能強後卒諡
端獻盤室其自號也有奏議雜著詩文二十四卷杜
範狀其行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景贈太師信國

鷄香稿鈔

公

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弱冠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初
為嚴州比較務受知張宣公不喜作縣故從宦迂迴
終于沅倅公潛心經籍學成行尊諸生中獨以大任
期喬行簡卒如其言著尚書中庸論語說周禮有隨
釋類編春秋左傳有紀事編年詩文若干卷今陳大
猷書集傳所引馬氏即其人號茂陵先生縣為立思
賢坊以尊慕之

孫光祖字華父初以公致仕恩入官寶慶三年中進
士第屢更外任後比司農卿總領淮西兵馬財賦練

兵豐財朝廷倚之安撫臨安作帥紹興專治浩繁彈壓權貴風績凜然留守建康前後三至威惠並行百廢修舉邊鄙又安敵人敬憚除觀文殿學士參知政事終同知樞密院事以卒宗季能臣也自號裕齋至今父老能談其政及書判可喜事云

祝馬將軍廟行竹枝詞

呂渭孫字希祖婺州東陽人武舉進士及第開禧初從軍為殿前司統領官薛象先宣撫京湖用為本司神勇統制神勇軍者創此號使募忠義人為之象先悉帳前兵千人授之渭孫將行坐教場立紅白二幟

藕香蓀鈔

於庭下謂衆曰此行當以死報國能偕死則偕往一人貪生敗吾事矣願行者立紅旗下不願行者立白旗下立紅旗者僅四百人渭孫即以六百人還宣司因下堂勞四百人徧拜之然後出軍令有軍士入民家擊碎二釜者渭孫笞殺之衆大驚所過秋毫無犯遂募士得四千人敵兵將入象先使守樊城敵至擊之小却都統制趙某召使還襄陽不來當斷浮梁樊城無梁渭孫知不可駐遂還時副都統魏友諒戰於神馬坡為敵所圍而遁有得其印而還襄陽者渭孫受之白於宣司言友諒存亡未可知且貽書乞假以

名位象先卽檄涓孫權神武軍副都統未發參謀官
陳益之至曰呂希祖方銳意立功豈可不少假借卽
更檄以為鄂州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未受命而友
諒歸涓孫往見友諒友諒疑其圖已伏其壻戶內躍
出殺之誣涓孫欲殺已申宣司後有密旨命象先體
究象先畏懦不敢問其究竟出朝野雜記不白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

八詠樓賦序

余鄉自古號佳山水而雙溪為之冠溪上有樓突然以
沈隱侯八詠得名學士大夫題詩滿壁獨未聞有賦之

竊香窈鈔

者去冬友人永嘉葉正則發焉欲和之而未果也方崇
之今春自嚴瀨來辱在同舍一見如故相識握手登樓
語及正則之賦薄暮罷歸夜半又叩門者余曰必有異
亟取火來發緘而視後賦也袞袞數百語正聲迭奏雅
什更和讀之如凭乎樓之闌而不知吾身之在陋室也
昔左太冲之賦三都也移家於京師訪事於張載積思
十年而成文又得皇甫謐劉逵衛瓘之徒從而序釋之
遂貴洛陽之紙陸機自一時重名懷欲懷而筆竟輟余
獨何人改自比乎大陸耶然崇之賦於半夜之頃不遲
於十年之久也貫通胸中洒落紙上而又奚問事于他

人也余賤且拙非能張人者而讀是賦者口自膾炙非假謚輩為之序解也雖然登是樓者知人自擇乎山川而不知山川之擇乎人知煙雲風景出沒乎山川者之可觀而不知石上之八章自高識遠見者觀之殆類乎簸糠者之眯目也故願君言之齊梁之間正道湮沒隱侯居是時并春稼秋往往得意瞻文辭之器識工於四聲八病之別而三經九法之大者置而不用懷中之詔至今羞之彼其視國如傳舍視君如奕棋而已之眷眷乎台司也則認為我有而不能頃刻忘嗚呼是何不少概乎吾心者耶出守是邦鬱鬱不樂哦為八詠以自陶

鷓鴣香籟鈔

寫解佩被褐之號不誣也願以是名樓辱矣夫并辱株陵泉貪交廣東陽之山川樓閣而有是羞英雄慷慨之士將必有洗濯而剔決之者二君子之作無乃有意於斯乎然予又有所謂甚畏者攻人不難攻已匪易等臯夔儕稷契人有是志也而彼哉彼哉卒陷乎是見善明而用心剛行矣著而習矣察是以涵養其心於平昔如渴必飲而饑必食故其得時位而立乎人之本朝會乎膠擾之境而施之盤錯之衝則如干將莫齊之擊割愈試而愈利是以君子之所素講明者余是邦氓也放懷而登盡興而旋風清月白乘乎山川之不暇而奚暇乎

其他

沈休文八詠詩語麗而思深後人遂以名樓照映千古為吾邦美談獨恨人累其文耳故愚不敢以入錄中而具載默東萊二先生之詩與夏敬仲之序者蓋以此也唐與正淳熙中嘗別為八詠冠以序稱休文之美而謂後人引佐梁之事嘗在齊之作為才名受屈呀一時諸公之論如此而與正獨反之其人竟何如哉

敬鄉錄卷十二

藕香齋鈔

敬鄉錄

卷十三

元 吳師道 撰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紹興癸丑進士第六人嘉定
初召試館職屢典藩郡以國子司業召端平末拜右
丞相等拜特進左丞相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以老
力請謝事加少師建鄉節還第明年薨年八十有六
諡文忠人稱之曰孔山先生因其所居山也在相位
無赫赫功其鄉人孫德之嘗謂其巨人長德平心宰
物夷險一節善類以為宗主者得之矣

奏請謚陳龍川呂大愚劄子

臣聞褒崇既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儒輩出其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於後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既蒙國家錫以美謚或錄其子孫而並時奮興其才學躋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褒卹者二人焉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伯之略期于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所為文號龍川集行于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

藕香齋鈔

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种放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出見之故為所讒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居進士第一曾未及小用而不祿其遺文為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家惜不究其所蘊而僅見諸空言也承議郎大府寺丞呂祖儉實祖謙之弟少與其兄研窮經傳悉本家學後祖謙死凡諸生皆承事祖儉呂氏之學益明慶元間韓侂胄用事中外側目莫敢言祖儉時在下僚獨抗章殿陛直指其失謫高安以死及侂胄益橫以罪誅滅人固恨曲突

從新之謀不早用也臣竊為亮與祖儉之學皆有遺文
具存學者同知所宗至若亮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
宗以修藝祖法度為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而雪
讐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于後先尤不可
磨滅祖儉當時奸氣焰薰灼之時首建抑絕之義其視
東都名節諸賢亦為無歉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者忠義
名節之士苟獲二臣亦足以激昂人心二臣者皆生于
婺臣少長接聞取為模範今獨後死遭時竊位倘不引
義一陳于上使獲表見于明時非惟有愧于前賢抑亦
無以垂示于後學況二臣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

竊香稿鈔

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臣竊照在法聲聞顯著者
雖無官爵特聽令謚又淳熙勅勲德節義聲實彰著者
不以官品特與命謚若亮與祖儉識足以明義氣足以
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後可謂
聲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謚臣愚欲望聖慈憫二
臣之不遇特頒睿旨下有司定謚庶幾天下之士知朝
廷風動之意翕然有所興起臣無任拳拳之至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通諸經尤精周禮從呂成
公學紹熙元年廷對極言小人倡道學之名以禍君
子非國家福末言今日之事莫大於復仇天子覽之

嘉歎擢第三僉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光宗以疾久不
覲省胎書樞密趙汝愚言之除國子錄乃與學官兵
奏凡再上復自以書諫焉寧宗即位上封事陳時事
數千言慶元初除太學博士韓侂冑用事求出外添
差通判紹興府權發遣邵武軍趙丞相既逐侂冑恨
封事有取訛斥誣以罪罷嘉泰初赴闕人勸必辨廷
對語自明不聽蘇師旦白侂冑欲害之亦不為動丁
父憂開禧復除祕書郎度支郎官為陳相陳自強取
所惡不肯往見侂冑時議用兵極諫其不可不報復
以補外去師旦敗有聞其家賓籍者獨無公及魏了

竊香稿鈔

翁名名還朝嘉定以來歷除郎官史館事有不敢爭
者往往出位爭之國除國子祭國不兩應詔言宜令
史彌遠終孝充接待金國賀生辰使歸奏弭盜等事
書監養奏人才御將帥又採時政為書言甚剴切兼
太子右諭德每正講直諫自以言事屢忤貴近丐祠
且言于東宮東宮力留之因言殿下宜愛人以德使
全進退又言殿下宜盡事親之道冊妃未定宜謹獨
自愛他日尤當正始者修其身而已出知嘉興風績
彌著改日慶元府未幾致仕歸踰年卒于家嘗作日
錄自序曰日錄者檢身之法也其不可書者即不可

行之事言皆可行行皆可書不至握筆齟齬不下則
不為小人之歸矣自號渾天居士取陳無已詩語婁
公大防嘗言王元石不可干以私真文忠謂其所言
有汲長儒王元之之風其見推如此有文集議春秋
臆脫通鑑釋標釋標者釋成公所標也僅至漢止後
諡忠簡子桀

王桀字文初以父蔭補官嘉定二十二年領漕薦明
第登進士第仕潭時真文忠為帥一見異之延致幕
下遂執弟子禮真公欲授以詞學曰所為學于先生
者義理之奧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真公益器重焉

鷄香稿鈔

為作潛齋記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督攝邵武
縣後復攝軍事盜起唐石親勒兵討平之是後登朝
徧歷清顯在外典大郡建籬間言論風績皆可稱記
其為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詳也襄蜀事急議遣使講
和時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公言者
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並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繼為
副都丞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不然利
害將深上然之令密院札下三閩諭旨嘉熙改元輸
對採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公仁明武推其
說復草兩札推廣前所言八事又以孝宗講軍實激

發上意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引真
公告寧宗為比史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公謂事有不
可不言者嘉定初彌遠起復忠簡上封事乞聽丞相
終喪時六月不雨忠簡以漢法災異策免為况今秋
冬之交雷電並作災有甚焉父既陳之于嘉定子獨
不可告之于淳祐忠孝之道無乃闕乎上疏備言之
後又以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為
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下一心十事之綱也前
後奏陳皆明正副切鑿鑿可行其為兩浙轉運判官
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船守

藕香窈鈔

險備且為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繼有他除時以米
不便就湖口縣造輪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兼都
大提舉浙江兵般江面幾千里調兵守隘悉力捍禦
以守江尤重于守淮瓜州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
調發專一守江置浙兵如呂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
江上下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以指麾
之是冬北兵擾揚子橋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
而退淳祐末除松江制置使江東安便節制無為和
州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營留守時察罕部衆過口
渡淮掠金剛臺蹂蘄黃命徐明等將出皖城既捷復

薄之于泚水之南貽敗之於是巡江引水軍大開軸
轡相衝幾三十里經歷故都舊邑山川險阨考求故
迹驅馬憑高遠覽慨然又以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
宜修飾行宮諸殿室推京口法創遊擊軍萬二千家
衝萬艘兩年在建江上晏然寶祐二年除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密院事封吳郡開國侯與宰相不合言者
攻之以學士領洞霄宮祠歸優游山水間景定初薨
贈七官位特進公既因真公知朱子之學凡其門人
高弟必加禮敬之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朱子以真
公配為侍讀請問大學衍義有奏議文集若干卷工

竊香齋鈔

詩二藁若干卷書法祖率更作大字尤清勁可愛云
右二篇皆括其家傳節略

鄭氏館中書事

元石

今年移硯席又上白雲邊夜氣清於水春愁薄似烟庭
前松已腦門外柳應綿尤喜安床處更深無杜鵑

潘氏由括蒼徙金華諱宗回者始以儒學起家仕至
左朝奉大夫晚得復州未上卒壽昌縣丞宗說者宗
回兄弟也呂成公兩銘潘朝散墓二人子也一諱好
謙字伯益子景連夔景達一諱好古字伯御一字敏
修子景珪景參景憲景愈景泌景良也景珪仕至中

散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勅令所刪修官臨安少
尹景憲字叔度由大學登進士第與呂成公同年調
荆門軍教授不行後充太平州教授晚以子自覺字
身甫呂成公為作字辭者試禮部選請致仕改承事
郎卒景愈字叔昌登進士第仕至安慶教授景良成
公婿也景憲景愈皆學於呂公之門而朱子往還問
道甚密景憲嘗取建寧社倉法行於鄉朱子為記朱
子長子塾留婺從呂公游景憲以女妻子朱子嘗書
有宋吉士潘伯御墓及銘景憲墓云潘自牧者字
牧之景憲子慶元丙辰進士為福州教授時著記纂

竊香齋鈔

淵海若干卷今行于世嘗為潭州分司糧料院太平
縣常山縣令

陳大猷字闕東陽人紹定己丑進士著書集傳採輯
羣言附以己意李文清公宗勉為序由從仕郎兩浙
轉運司準備差遣除六部架閣宋季其說盛行云
傅寅字同叔號杏溪義烏人水心葉公誌東陽吳蔡
墓稱吳氏父子興於學父文煥知能知徐力能致唐
蔡能厚於傅樂成其名徐謂畸叔範唐謂仲友與正
傅即同叔也又云同叔蔡之外弟精通右書特有隱
趣吳巖奉如師遜愛如法多出資用經理其家相與

終身不失尺寸云同叔所著有羣書百考章如愚俊
卿考索出於此而加詳考索盛行而百考鮮有讀者
矣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慶元初丙辰進士仕至國博
官講有考索一百卷又撮其要為卓約二十卷便於
舉子業者

潘墀金華人嘗為處州教授因蜀人所編朱子語類
中論語一門補其未備者為論語語類號介軒

缺

奉行公田

王萬字號一居義烏之鳳林與城中王氏通譜早游

藕香窠鈔

江淮理宗為諫官以言史氏事忤旨出省為太常少
卿尋補外上雖以史氏故出萬然以其亢直無所阿
撓居常思之會侍御史闕宰相進擬數人皆不可上
意上曰王萬真其選也聞其已卒嗟惜久之因降手
詔有云王萬立朝蹇諤有古遺直為郡廉平有古遺
愛且其家貧母老朕甚念之賜官楮五百千平江府
撥田五百以贍其家仍命太常議謚於是贈秘閣修
撰謚忠惠有文集若干卷子臬緣父恩亦仕至大府
寺丞

敬鄉錄卷十三

敬鄉錄

卷十四

元 吳師道 撰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呂成公門人鄉薦第一成公與學者書云茂欽作魁大可喜使世俗知本分為學者不與科舉相妨後入太學舍選第一慶元初釋褐為國子學錄佐江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蘄州增陴浚隍繕樓櫓修器械作惠民倉真文忠公為作記十四年金人侵邊一日破五關遂自關入踐躡蘄時公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孥歸聞寇至而止時州兵

迎新者半又分於憲司存者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
守募死士迎擊十里外大破之敵百道攻城池陽合
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榘援二郡擁兵境上遷延不進
攻益急公又調兵殺其二將夜出劫其寨而還敵始
憚之會黃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公激
勵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力戰死之公付州印
於虞兵使懷以歸朝廷謂其家人曰爾等宜速死毋
辱即帥兵巷戰自子至寅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
者左右略盡引劍自刎時年七十餘妻許氏及子婦
若孫皆赴水死自城守至陷凡二十六日時三月十

竊香窈窕

七也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
蘄陽名褒忠士允贈通直郎妻以下皆褒贈有差獨
長子士昭以先返家獲全同時死者通判秦鉅教授
阮希甫軍事判官趙興標知蘄春縣林概主簿甯時
鳳領統孫中江旺監轄嚴剛中並真公墓義宗知縣
事陳仲垓亦立廟于縣治之西歲以死事之日致祭
之宋寧宗紀書金陷蘄黃事云何大節葉城遁誠之
死之當時士大夫記此者羅大經云蘄黃相繼陷茂
欽果決全節立可遯懦敗事立可大節字也時少章
云黃守懦甚逆戰境上敗死其庶官空其城以逃按

劉克莊答傅諫議伯成書云何憲初護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復自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為敵騎擁入大江死於赤壁磯下建安陸通判石孝淳狀而逃死吏民無以遁辨之甚詳又有聞二守臣計詩云初聞邊報暗吞聲想見登樵與敵爭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傷心百口同臨穴極目孤城絕救兵多少虎臣提將印誰知戰死是書生何老長身李白鬚傳聞死尚握州符戰場便可營雙廟大學今方出二儒史館何人徵逸事羽林無日訪遺孤病夫疇昔曾同幕西望關山涕自濡疑許遠之句為何發也

藕香窈窕

又云茂欽死守孤城或咎其不知變坑陷生靈者蓋當時煩言如此何公死事惟劉公所辨明白可以正史氏之誣二詩亦佳故附著于此以見其實大節太平州人慶元丙辰進士也

徐僑字崇甫淳熙十四年進士早從學於東萊門人葉邦子應後登朱子之門其官序學行並見諡議

賜諡勅命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准批下太常寺狀准省禮部交本寺狀抗等待罪奉常稽諸縉紳之論金謂故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提舉祐神觀兼讀侍讀寶

謨閣侍制致仕徐僑資稟清勁氣節委特十逸侍卿九
辭次對垂文固辭郊恩皆得請而後已本寺所合照近
降指揮檢舉申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照近來黃幹李
燾劉宰例下本寺為徐僑議諡其于風化實非小補

諡議

竊謂宋文公朱子發揮聖傳開闢後學辨析于毫分之
異究極于底蘊之微者凡以使人精體實踐由此身而
達之閨門鄉黨推之於天下國家而非徒口耳誦習之
之謂也善乎侍讀徐公僑之言也比年以來晦菴先生
之書滿天下家藏人誦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

藕香稿鈔

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嗚呼若徐公者
可謂得其所以言者歟公主上饒簿時請學于朱先生
之門首言不可直以人心為人欲即為先生首肯謂勉
齋黃公曰崇文明白剛直士也講學已有意趣又謂趙
戶曹曰主簿析理殊精可從之游又嘗答書曰日用工
夫已得之勿令間斷且命以毅名齋自是所造益深所
養益固今觀門人相與次公家傳規模正大而梯級甚
明綱領提挈而節目不遺則公之學可見矣今考公平
生踐履次第燕居獨處如對神明者公之修身也承志
婉愉居喪哀毀者公之事親也男女以正長幼有序者

公之居家也小夫野人事有慊於心必曰提舉得無聞之乎州縣長吏政有慊于心必曰毅齋得無知之乎則公之居鄉也又以涖官立朝觀之自初仕不肯輕受部刺史薦為郡幕以詳刑使者待以敵已禮提舉江東常平茶鹽上便民事極言貪吏債帥而願明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入憂家之慮憂國此嘉定十二年也時宰怒嗾言者罷公越六年從臣有自為公請祠者始主管華州雲臺觀公迄不受祿紹定二年遂告老再謝乃得請環堵之室怡然樂道蓋已忘情軒冕矣一旦上親政碩儒宿望弓旌四出遂詔公落致仕提點江東刑獄未幾

藕香稿鈔

除秘書少監又未幾除太常少卿且諭旨趣覲公首奏以正心為本知人為急謂舉天下之民皆瘠由天下之官皆墨也凡數千言上為竦聽在講帷以經傳所載反愛之言反覆開導上用是復濟邸王爵請廢王安石從祀而祠周程張朱五先生欲以忠定趙公侑食茂陵上皆如其請每與上從容講濂洛之學剖析理欲因致勸懲且著讀易記以進上褒嘉再三常置御几間斯可謂君臣之盛矣會金使至公以無國書恐失大體宜館之于外如晉叔向辭鄭故事忤丞相意遂力乞休致章十上上諭留甚勤未幾除工部侍郎丐去益力章六上遂

命以內祠侍讀公觀辭不已宣命親諭乃勉就職如論
並相各私其和如乞名崔公與之開督府如保全故相
相臣子復起議和之師創建邸第家廟皆隨事採正頃
之以病申前請辭益苦上意惻然始以寶謨閣待制奉
外祠猶公猶力辭次對思終于不受而止嗚呼士大夫
厚貌深情苟以欺世取名者方其平居猶可強自矯飾
名利日月東西遞往還四時遷易不曾聞要知天地生
成妙只在陰陽進退間

克齋銘

天地于人曰仁者心外物翳之神曜淵沈天理之微人

竊香籀鈔

欲之熾率理若登從若如墜世有堅敵若名與利白刃
敢蹈鐵石其壘號有力者坐以風靡我其克之育育莫
施其殆庶乎顏氏如愚千萬人敵勇匪曾養敬以為帥
智以立幟禮陣堂堂無奇無偽人蟻伏辜天君止位

四訓

每論讀語竊見夫子所以誨人不倦而於深防
者有五因約輯而為四訓奉以自儆焉

不講是憂

理室則憂悅此則習

理洽則悅自謂不厭猶恐其失十

五始志逮矩不踰十室忠信好不我如我非生知敏以
求之發憤忘食老知不至終夜不寐以思無益於我何

有要在默識易加數年無大過焉女何不為可興者詩
君子就道無求安飽篤信守善隨道隱見三年不易匪
在前小可慕悅則起而奪之矣公凜然一節自守弗渝
遜寵辭榮萬乘不能強而留海識與不識聞公之風皆
心誠服之非精體實踐卓然不負其師之學疇能然哉
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臨官潔正曰清公講明正學卓
為宗師可不謂文乎操持大節不愛好官可不謂清乎
請以文清為諡謹議

覆

從來人生之最重者道而道之收拾人心者在知與守

藕香菴鈔

士君子以知道為難知之矣守尤難是故非明無以知
非剛無以守人必無私也然後明必無欲也然後剛無
私則此心不為外物所掩而知之的無欲則此心不為
外物所屈而守之固是君子之難能也謹具以覆

具見
濂洛

雅風

偶書二絕

有源一本流無窮有物萬殊生不同自從太極兩儀後
往古來今感應中

志於穀寡尤寡悔奚俟干祿六蔽有言務不是力好仁
好信終墮愚賊入孝出悌文乃有餘賊人之子惡置讀

書不思則罔不重奚固愛人以道為己乃古子以四教多識一貫謀道不憂約禮弗畔毋怠而寢莫省所誨毋悅而畫自安于退遷怒貳過不萌于微未聞好者有焉其誰博無成名曷從庶幾進而不止惟顏是希

右訓學

好無以尚安與利異其遠乎哉我欲斯至終食無違造次于是立人達人欲不徇己能好能惡占其為矣一日用力未見不足加我加人誰能無欲巧言令色有之則鮮剛毅木訥近之則漸小人未有君子不憂勇則可必生其弗求苟志無惡過可知先難後獲能行是為靜而

竊香稿鈔

樂山無加其身動而出門如見大賓已所不欲于人勿施其在那家夫誰怨之參敬而忠行此三者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吾則豈敢若是與聖子所罕言謂不可偏克己之偏復禮之全視聽言動罔或有愆由人乎哉天下歸焉三月不違心存者天其庶矣乎亞聖大賢

右訓仁

巧則鮮仁知難宜詘恥于過行惟訥欺敏有德必有就道必謹聖人示教曾無爾隱賜不受命億惟善辭野哉由也誨女知之信始觀今子子何誅舍欲為辭求非吾

徒詩書執禮先後從性與天道樂在其中審於答問與
點是偃考之德行騫中雍然默而識之予欲無焉時行
物坐何哉者天斯道之傳得之寡矣回也如愚參子曰
唯

右訓言

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人而無信又烏可焉見賓承祭每
事必然車無輓軌寸步莫前犬馬能養孝何以別兵食
可去民無不立親諫不違謹有餘力國以是道君事後
食兼是二者言行無愧豈但州里蠻貊行矣立參于前
輿倚于衡隨所見焉則著則明為仁大方循道坦履君

竊香齋鈔

子一之日誠而已

右訓敬錄

陳韡字子華福州長樂人父孔碩北山先生朱子高
弟也北山嘗任婺戶曹韡生于廨舍初郡有玉蟾大
王廟在子城上時見白玉蟾形大小不常咸靈甚屬
韡生時見玉蟾入其室實異氣所感也性英果有威
略年未三十出奇破淮東寇紹定中為福建招捕使
平汀邵劔三州盜屢開閩督兵終樞密使諡忠肅亦
名臣也韡嘗以征殺所得婦人乳頭糟以食遠饋其
親北山食之甘初不知也後更索之無以應詰其故

遂以實告北山驚惋得心疾藥物不能療其友人問疾公語之故友曰子事朱先生幾年何年矣乃不能自愈此疾耶公問之則曰誦程子四箴足矣于是日誦不輟月餘脫然復舊之殘忍蓋有自來臨終誦明月雙溪水清水八詠樓句而逝此事雖近怪屢聞諸前輩蓋有所授云

孫道子後避賈似道名改德之字

闕

東陽人自號

東白蓋縣之山名登

闕

進士似道父涉客也

博學善文章以涉故亦頗倨視似道仕止秘書監丞有文集若干卷讀大事記未見

藕香窈窕

諸暨接待院記

佛入中國千三百載其教日盛梵宮緇廬所在充斥諸暨越之支邑而寺額隸祠曹者六十四他可慨已觀音院居縣北七十里興創竟後僧如端介予友胡君昔來請記于聞釋氏之祖有為石室者每度人輒置籌其中積久不勝記若寺不勝記不幾乎室中之籌乎雖然不可不記也初胡氏子幼能持素出家誦法華經如流水人稱之如昔言法華云慶元初謁鄞縣田主簿一德自言生無益于世覬隨願力作利濟事兵厨水通浣溪犬牙三邑杭城往來者道焉而故無接待得地數弓當給

廬治供以便去來田善之法華不愛膚體披攘經營以開禧初得度名法通聞郡僧慧雲世廬氏之術乃禮其嗣道祺師迎之共職補治歷二十年稍具而法華寂臨終口緣事猶弗置紹定改元慧雲得請徙故院額道祺繼創門閤鐘樓略稱事矣妙端法華之弟子也醫所入夥滋欲治具故而大之會田縣丞宋卿首捐金他助者亦至斧斤不絕聲又二十年始續于成自大殿經藏西方閣像設以及堂奧廡序庫帑浴溜深穩周備而又殖產為永遠計噫何其能也周官羈旅有委積道路有館侯此王者之大政也至漢猶設陌里亭侯後世置不論

竊香窈鈔

顧異教得竊拾其遺意以私惠其徒而其人又多行足以動衆材足以辦事堅忍強力必于成而後已則其教雖欲不盛得乎仁宗朝撫之可棲以醫立菜園院曾子固謂之用力之勤刻意之專故所為無不如志深歎世儒不能建必世百年之功則彼之盛由此之衰其所感發深矣嗟夫棲持十年耳未知慧雲于傳孫孫傳子綿歷五十年之遠也以儒者之時計之則仁可洽禮樂可興奈何其不能然哉予之不可不記以是夫

顯慶寺林泉記

旌德顯慶寺嵌天小陵嶺間面二高峰而龍井之水橫

贊以入于湖信士壞也寺後大石巔眉蒼然雲逗粲然
星離筋脈奇瘦如覩夔源竅穴玲瓏如鑿混沌環行卒
愕疑欲搏噬其勝絕尤在右腋方池湛湛舊有亭翼然
主僧智印以其與薌林冷泉鼎峙更扁曰林泉蓋合二
者而言之也講課餘閒拄頤眺望意造物之無盡藏必
有如隋珠和璧之不露者集數客佩褭鋤決疏沮如剔
決堪岩澗谷透邃俄若異境蔽虧往復疑于無窮意甚
樂之覓竹引泉激流過頽又數十舉武亭于岩上取無
心由岫之義名以靜雲稍東漫壠坡陀龍鼻注水散亂
幽竇上蔭老水小徑斗折西向著亭取煙光凝而暮山

鷄香籟鈔

紫之句名以凝紫羣岡擁護萬壑千霄而層巒疊嶺無
不合奇轉勢自獻于几席之下矣靈苗異卉莫可名狀
禽聲上下與鐘梵答大非人間世也一日印以書緘圖
示予請記其勝予曰師主于教者也教主于學者也山
之登峯造極非師之講贊也乎泉之窮源究非本師之
探索乎升高而明敞遠望而通達非師之屏除障闔乎
信如是則可游乎物之表矣師曰然乃筆授刊之岩上

岷縣平糴倉記

東陽何侯洎刻之數月立倉平糴踰兩年而就其民樂
而歌舞之相與走邑西鄰境請某記其事某惟魏之平

糴接手春秋之末最得古意漢常平隋義倉不能外也
國朝熙豐之大臣建置倉法吏不堪其嚴始苟偷以逃
責扁閉廩廡遞相付受不敢嘗省脫遇賑發往往多腐
為飛埃惠不下究茲平糴之所以不可不講歟刻居千
岩萬壑中田少食難類多取給于舟泛溪流滲汙至或
不時則負郭之氓盼盼然無所得食茲平糴之所以尤
不可後歟侯下車之初民以饑告首捐公帑督市僧負
販一時藉以少紓久則無策于是平糴之義起焉樽節
浮費得緡錢為萬者三以時而出之糴時而出之視其
糴之直無所取盈歲增月益通至十萬緡巧視縣治之

蕪香稿鈔

南為堂三間扁曰存受兩廡倍之即以為厥標以春頌
而秋斂之之號門墉有嚴池屋咸具費若干緡而民不
知役亦可謂難矣已侯又惟倉有耗有費取廢寺若豪
民欺隱官田地充之以其羨置曰或以濟窮乏之不能
糴者出納之事盡委之鄉之寓公善士吏不能一搖乎
于中條疏密而防慮疏密遠刻何韋歟道子嘗謂天下
事無不可為特患士大夫不以為家之心為國爾侯所
節費用多例所入一切屏去說重力難以就茲緒殆不
啻如其家之為先是學宮推圮棟桴梁柱岌岌如坐漏
舟中侯悉力整治然後堅好如新成日會弟員聘請上

庠名流迪以義理之學侯亦聞至據案抗聲衍析大義士皆蘇醒起立嗟乎平糴以養民興學以養士養民政也養士則知教矣侯造朝有日由是以致其用其設施詎止如今所覩哉侯名夢祥字視履名父之子道子居同里知之詳故備書之以塞剗民之望且以慰其去後之思云寶祐三年記

北山先生何基字子恭魯齋先生王伯字會之同金華人魯齋師北山者也二先生之學上接紫陽之傳以明道為己任當宋之季北山屢召不赴魯齋亦不肯任之片言垂訓明正精密而標點諸書尤極開示

藕香稿鈔

之初北山所著少而有諸事發揮傳布已久魯齋所著甚多比年于燼火傳抄者僅存導江張須魯齋門人以其道顯于北方吾里金履祥俱登何王之門又會粹推明其旨今亦行于時學者知尊二先生而淵源行實之詳或未之悉則亦未能深知也二先生之文皆關義理非敢有所去取今據金公所編濂洛風雅中諸詩具文亦各採數篇不能悉錄而行以狀墉誌誥詞祭文之屬附于後使世之士得以有考而此不復詳叙云

暮春感興 春日閒居 春晚郊行

法清寺水珠呈杜季高 寬兒輩

上五詩俱載濂洛風雅茲不錄

繫辭發揮序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著策設而易之占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舍是則無以為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道之根源也在易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攷著策自然之變作為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而不迷吉凶悔吝之途云爾至文王之係彖周公之係文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

藕香稿鈔

然又不過即卦象之所值而依卜筮為訓俾之觀變玩占趨吉避凶以為處已應物之方而不失其是非之正

而已

文俱見北山發揮此不詳錄

魯齋箴 潛夫井銘 北山先生行狀

楊侍郎文仲請贈 二先生劄子

特補迪功郎特添差婺州文學教授兼麗澤書院

山長誥

依前迪功郎特授史館校勘誥

崇政殿說書降詔

特諡文定誥 金履祥祭北山何先生文

魯齋王先生

三君子贊

為金吉父書

愛日齋箴

為族孫樸作

秋蘭辭

知立齋踏月歌

老菊次時所性韻

題定武蘭亭副本 漁舟晚唱

風雲掩靄

野渡

山居

已上四首皆題畫

八詠樓

屈平 張子房

武侯像

羊叔子

與何無適宿山寺

陶淵明

元夕獨坐

題愚齋梅軸

蘭亭記

新火次韻

已上俱瀛洛風雅所載茲

不具呂太后像贊

武后像贊

周子太極圖說行

義序 六義字原序

正始音序

書附傳序

藕香窈鈔

魯經章句序

魯齋記

魯齋先生塘誌

葉由庚作

魯齋先生文集目後題

通齋作

祭魯齋先生文又率

諸生祭文

奉焚黃告魯齋文

俱仁山作

葉由庚字成父夔漕諱綦之子以口吃不受世賞從

毅齋徐文清公游稱其靜慮無他好講學有所得與

北山何先生魯齋王先生往來尤密故北山之卒也

魯齋為之狀其行魯齋之作成父為之誌其塘嘗謂

先天圖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為四八以至于六十四

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如此生生

無窮皆天地本然之數河圖止于四象以為水火木

金即其中以為土說到五行上實各有義不必將
先天圖立並參較也又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一向為言語文
字纏蔽奪其精神必待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
日也識者以為名言

王品字剛仲號立齋魯齋先生之從子幼從劉摛堂
炎學卒業于北山何先生有詩集若干卷

夜對梅花示彥恭姪

羈旅不自怡坐閱芳歲晚江湖有莫逆梅花還到眼平
生相籍慰風期無近遠今夕共短檠與子興不淺

鷄香籟鈔

其二

羈旅閱世紛坐念百憂集共子時據談滿懷冰雪激儀
型雖有常梅花靜玉立何用對忘憂歲寒端有益

道士舒道紀 晚唐人

赤松子廟

松老赤松原松間廟宛然人皆有兄弟誰共得神仙雙
鶴冲天去羣羊化石眠至今丹井水香滿北山田

浩然觀

澄心坐清境虛白生林端夜靜笑聲出月明松影寒絳
霞封藥竈碧竇濺齋壇海樹幾回老先生碁未殘

此赤松道士舒道紀晚唐人僧貫休集中屢有與舒道士詩又悼其下世云仙廟詩難繼注云詩師題赤松子廟兄弟神仙一聯人皆服之自今觀之終篇精絕古今題此者殆無過也浩然觀在蘭谿郭東一里許唐所建玄宗祠壇有丹井舊名靈瑞宋治平中改今名此題蓋後人易之也語意亦佳二詩外他無傳然豈在多乎哉皇初平自號赤松見神仙傳與神農時為兩師服水玉能入火不燒張子房欲從之游者各為一人郡志既括神仙傳所載又引太平寰宇記赤松子遊金華山以火自

竊香影鈔

焚太平廣記二人奕棋自稱赤松子安期生云云皆附會之說後人往往誤以為一晉志東陽郡長山縣注有赤松子廟此詩題極為明著也

僧保暹字希白金華人普惠院僧喜為詩著有青囊訣一卷景德初直昭文館陳充所序九詩僧詩暹其一也

寄行肇上人

舊隱湖西寺青山千萬峰來書度深雪歸夢斷疎鐘開口與時僻論心似我慵流年共衰鬢昨夜又聞蛩

重登文兆師水閣

重來久凭闌臨水景多閒高樹下殘照寒潮平遠山夜
吟常負宿秋病久思還早晚離城裡從茲定掩關

白閣元貞

一從歸白閣更不入長安絕頂無人上西風徹夜寒懸
崖乘雪度飛瀑過雲看應念馳名者青門路得難

秋居書懷

默默疎林下獨知秋氣濃半生猶是客昨夜更聞蛩吟
苦仍成癖年衰自覺慵終期拂衣去江上有諸峰